

哪怕要只木盆也好，
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样啦！”
于是老头儿走向蓝色的大海，
看到大海微微地起着波澜。
老头儿就对金鱼叫唤，
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
“你要什么呀，老爷爷？”
老头儿向她行个礼回答：
“行行好吧，鱼娘娘，
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一顿，
不让我这老头儿安宁。
她要一只新的木盆，
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能再用。”
金鱼回答说：
“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
你们马上会有一只新木盆。”

老头儿回到老太婆那儿，
老太婆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
老太婆却骂得更厉害：
“你这傻瓜，真是老糊涂！
真是老笨蛋，你只要了只木盆。
木盆能值几个钱？
滚回去，老笨蛋，再到金鱼那儿去。
对她行个礼，向她要座木房子。”

于是老头儿又走向蓝色的大海
(蔚蓝的大海翻动起来)。
老头儿就对金鱼叫唤，
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
“你要什么呀，老爷爷？”
老头儿向她行个礼回答：
“行行好吧，鱼娘娘！
老太婆把我骂得更厉害，
她不让我老头儿安宁，
唠叨不休的老婆娘要座木房。”
金鱼回答说：
“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
就这样吧：你们就会有一座木房。”

老头儿走向自己的泥棚，
泥棚已经变得无影无踪，
他前面是座有敞亮房间的木房，
有砖砌的白色烟囱，

还有橡木板的大门，老太婆坐在窗口下，
指着丈夫破口大骂：

“你这傻瓜，十十足足的老糊涂！
老混蛋，你只要了座木房！
快滚，去向金鱼行个礼说：
我不愿再做低贱的庄稼婆，
我要做世袭的贵妇人。”

老头儿走向蓝色的大海
(蔚蓝的大海骚动起来)。

老头儿又对金鱼叫唤，
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

“你要什么呀，老爷爷？”

老头儿向她行个礼回答：

“行行好吧，鱼娘娘！
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大，
她不让我老头儿安宁。
她已经不愿意做庄稼婆，
她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

金鱼回答说：

“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

老头儿回到老太婆那儿。
他看到什么呀？一座高大的楼房。

他的老太婆站在台阶上，
穿着名贵的黑貂皮坎肩，
头上戴着锦绣的头饰，
脖子上围满珍珠，
两手戴着嵌宝石的金戒指，
脚上穿了双红皮靴子。

勤劳的奴仆们在她面前站着，
她鞭打他们，揪他们的额发。

老头儿对他的老太婆说：

“您好，高贵的夫人！
想来，这回您的心总该满足了吧。”

老太婆对他大声呵叱，
派他到马棚里去干活。

过了一星期，又过一星期，
老太婆胡闹得更厉害，
她又打发老头到金鱼那儿去：

“给我滚，去对金鱼行个礼，
说我不愿再做贵妇人，
我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老头儿吓了一跳，恳求说：

“怎么啦，婆娘，你吃了疯药？
你连走路、说话也不像样！
你会惹得全国人笑话。”
老太婆愈加冒火，
她刮了丈夫一记耳光。
“乡巴佬，你敢跟我顶嘴，
跟我这世袭贵妇人争吵？——
快滚到海边去，老实对你说，
你不去，也得押你去。”

老头儿走向海边
(蔚蓝的大海变得阴沉昏暗)。
他又对金鱼叫唤，
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
“你要什么呀，老爷爷？”
老头儿向她行个礼回答：
“行行好吧，鱼娘娘，
我的老太婆又在大吵大嚷：
她不愿再做贵妇人，
她要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金鱼回答说：
“别难受，去吧，上帝保佑你。
好吧，老太婆就会做上女皇！”

老头儿回到老太婆那里。
怎么，他面前竟是皇家的宫殿，
他的老太婆当了女皇，
正坐在桌边用膳，
大臣贵族侍候她，
给她斟上外国运来的美酒，
她吃着花式的糕点，
周围站着威风凛凛的卫士，
肩上都扛着锋利的斧钺。
老头儿一看——吓了一跳！
连忙对老太婆行礼叩头，
说道：“您好，威严的女皇！
好啦，这回您的心总该满足了吧。”
老太婆瞧都不瞧他一眼，
吩咐把他赶跑。
大臣贵族一齐奔过来，
抓住老头的脖子往外推。
到了门口，卫士们赶来，
差点用利斧把老头砍倒。
人们都嘲笑他：

“老糊涂，真是活该！
这是给你点儿教训：
往后你得安守本分！”

过了一星期，又过一星期，
老太婆胡闹得更加不成话。
她派了朝臣去找她的丈夫，
他们找到了老头把他押来。
老太婆对老头儿说：
“滚回去，去对金鱼行个礼。
我不愿再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我要做海上的女霸王，
让我生活在海洋上，
叫金鱼来侍候我，
听我随便使唤。”

老头儿不敢顶嘴，
也不敢开口违拗。
于是他跑到蔚蓝色的海边，
看到海上起了昏暗的风暴，
怒涛汹涌澎湃，
不住地奔腾，喧嚷，怒吼。
老头儿对金鱼叫唤，
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
“你要什么呀，老爷爷？”
老头儿对她行个礼回答：
“行行好吧，鱼娘娘！
我把这该死的老太婆怎么办？
她已经不愿再做女皇了，
她要做海上的女霸王；
这样，她好生活在汪洋大海，
叫你亲自去侍候她，
听她随便使唤。”
金鱼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尾巴在水里一划，
游到深深的大海里去了。
老头儿在海边久久地等待回答，
可是没有等到，
他只得回去见老太婆。

一看：他前面依旧是那间破泥棚，
她的老太婆坐在门槛上，
她前面还是那只破木盆。

严寒老人

奥陀耶夫斯基

一句谚语说得好，什么也不会白来，不劳动，什么也得不到。

一所房子里住着两个女孩子——一个是巧姑娘，一个是懒姑娘。和她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保姆。

巧姑娘聪明伶俐：她每天起得很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上衣服；起床就干活儿——生炉子、和面、扫地、喂公鸡，然后到井边去打水。

这工夫，懒姑娘还躺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地打哈欠，伸懒腰，等躺腻了，就迷迷糊糊地说：“阿姨，给我穿上袜子！阿姨，给我系上鞋！”过一会又说，“阿姨，有甜面包吗？”她起床后，蹦蹦跳跳一阵，就坐到窗前去数苍蝇：飞来了几只？飞走了几只？懒姑娘把苍蝇全数完了，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可干，也不知道从何入手。她想再躺到床上，可是这会儿不困；她想吃点什么，可是这会儿不饿；她想再坐到窗前数苍蝇，可是连苍蝇都数腻了。倒霉的懒姑娘坐在那儿哭哭啼啼，怨天尤人，抱怨自己太闷得慌，仿佛这都应该怪别人似的。

这时候，巧姑娘已经回来了，她把水过滤一下，再往水罐里倒。她多么会独出心裁地想办法呀！假使水不干净，她就用一张纸卷成筒儿，里面放一点小木炭或大沙粒，将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往纸筒里倒水。水通过砂子和木炭滴进罐子里，变得跟玻璃一样透明而洁净。巧姑娘做完这件事以后，开始织袜子或做头巾，再不然就缝衬衫、剪裁衣裳，嘴里还唱起一支做针线活儿的歌。她从来不会闷得慌，因为她没有工夫寂寞——她一会儿忙这个，一会儿忙那个，转眼之间，天就黑了，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有一天，巧姑娘遇到一件倒霉事——她到井边打水，用绳子把水桶吊到井里后，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这可怎么办？

可怜的巧姑娘哭了，她去找保姆，告诉保姆，她遇到了什么倒霉事。保姆普拉斯柯薇亚是个很严厉、很暴躁的人，她说道：

“你自己惹的祸，自己想办法吧！你自己把水桶掉下井，那就自己把它捞出来吧！”

没有法子，可怜的巧姑娘只好又到井边去了，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爬到井底。这时候，出现了奇迹。她刚一到井底，就看见面前有个炉子，炉子里有个包子，烤得很有火色，焦黄焦黄的。包子呆在烤炉里，一面朝外张望一面说：

“我已经熟了，烤得焦黄焦黄，还放了葡萄干和沙糖。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谁就可以跟我走！”

巧姑娘毫不迟疑地一把抓起铲子，把包子取出来，掖在怀里。

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结满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我们是熟透了的、多汁的小苹果、我们用树根吸收养料，我们用冰凉的露水洗澡；谁把我们从树上摇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巧姑娘走到树跟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子，金黄色小苹果噼里啪啦掉在她围裙里。

巧姑娘又继续往前走。她一看：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他坐在一条冰制的长凳上，正在吃雪团子；他一摇头，白霜从头发上纷纷落下；他一喘气，冒出一股浓浓的水蒸汽。

“啊！”他说，“你好呀，巧姑娘！谢谢你，给我送来了烤包子；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热呼呼的东西了。”

他让巧姑娘坐在身旁，他们两个人一起把包子当作早点，还吃了点金色的小苹果。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严寒老人说。“你把水桶掉在我的井里了。我可以还给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儿。如果你聪明机灵，那你会有好处的；如果你偷懒耍滑，那你可没好处。现在啊，”严寒老人补充了一句，“我这老头儿该休息了。去给我铺床。注意，把鸭绒褥子拍得松松的。”

巧姑娘照办了……他们到严寒老人家里去了。严寒老人的房子整个是冰砌成的。门窗地板全是冰的，四面墙壁用无数雪花装饰着。太阳光在上面闪烁，屋里一切都像金刚钻似地光芒四射。严寒老人的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蓬蓬松松的白雪花。实在冷极了，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巧姑娘动手将雪搅松，好让老人睡觉的时候觉得软一些。可怜她的两只手都冻僵了，纤细的手指头发白了，就像冬天在冰窟窿里洗衣服的穷人似的——冷得要命，寒风吹面，衣服冻冰，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点办法也没有——穷人得干活儿呀。

“没有关系，”严寒老人说，“你用雪搓搓手指头，就会暖和过来，不会冻坏的。我可是个好心的老头儿；你瞧瞧，看看我这儿有什么稀罕玩意儿。”

他说着，把雪花鸭绒褥子和被子掀了起来，巧姑娘看见鸭绒褥子底下钻出了小绿苗。巧姑娘很心疼那些可怜的小绿苗，便对严寒老人说：

“喏，你说你是个好心的老头儿，可你干吗把小绿苗压在雪花鸭绒褥子底下，不让它们长到世界上来呢？”

“我不放它们出来，是因为还不到时候，庄稼还没有到生长期。秋天，农民种下了它，它就发了芽，假使它现在长大，冬天它会冰坏的，到夏天就不能成熟了。所以，我用雪花鸭绒褥子把小绿苗盖起来，自己还躺在它上面压着，不让雪花被风刮走。等春天一来，雪花鸭绒被融化了，绿苗将抽穗，那时你再来看看，还要结麦粒呢！农民打下麦粒，送到磨坊去，磨粉工人把麦粒磨成面粉，巧姑娘你，就可以用面粉烤面包了。”

“严寒老爷爷，请你告诉我，”巧姑娘说，“你干吗呆在井里呢？”

“我干吗呆在井里，因为春天快来了呀！”严寒老人说。“我觉得很热。你知道，连夏天井里都很凉快，即使在顶炎热的夏天，井水都是冰凉冰凉的。”

“严寒老爷爷，”巧姑娘问道，“你干吗冬天在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敲一家家的窗户？”

“我干吗敲窗户，”严寒老人回答道，“是为了提醒人们别忘了生炉子和按时关上烟道呀！要不然，我可知道，有那种马虎人，虽然把炉子生上了，可是忘记关烟道，或者关的不是时候，没等煤全部烧透就把烟道关上了，弄得屋里尽是煤气，人们的脑袋痛，眼睛发晕，甚至还能把人熏死呢。此外，世界上还有冬天挨冻的人，他们没有大衣，也没有钱买木柴，我敲窗户，是为了让大家别忘记帮助那些人。”

好心的严寒老人说到这里，摸了摸巧姑娘的头，就躺到雪床上去睡觉了。

这时，巧姑娘把屋里到处都收拾干净，到厨房做好了饭，又把老人的外

衣和内衣全缝补好、织补好了。

老人醒来时，对一切非常满意，向巧姑娘道谢。后来，他们坐下来吃午饭。午饭丰盛极了，特别好吃的，是老人亲自做的冰淇淋。

巧姑娘就这样在严寒老人家里住了整整三天。

第三天，严寒老人对巧姑娘说：

“谢谢你！你是个聪明的小姑娘，你给了我这个老人很大安慰，我也不会欠你的情。你知道，人们干活儿是可以赚钱的，现在我把水桶还给你，我往水桶里放了一大把五戈比银币，另外，我还送给你一个钻石别针作纪念，你用它来别你的围巾吧！”

巧姑娘向严寒老人道谢后，别上小钻石别针，拿了水桶，向井口走去。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爬回了人间。

她刚走到家门口，她经常喂的那只公鸡看见她，高兴极了，立刻飞上围墙，大声叫道：

喔喔喔！喔喔喔！

巧姑娘的桶里钱多多！

巧姑娘回到家里，把遇到的事情全讲了。保姆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她说：

“懒姑娘，你看，干活儿能挣到什么，你也到那个老头儿家里去吧！为他辛苦几天，干几天活儿吧！你给他收拾收拾屋子，在厨房里做做饭，把他的内衣外衣都缝补好。那样，你也可以挣一把五戈比银币，那将是很及时的，因为我们正缺过节用的钱呢！”

懒姑娘很不乐意到老人那儿去干活儿，但是她希望得到一些五戈比银币，也想得到一个小钻石别针。

于是懒姑娘就照巧姑娘那样走到井边，抓住绳子，扑通一声一直滑到井底。到了井底，她一看，前面有个炉子，炉子烤箱里有个包子，焦黄焦黄的，烤得很有火色。包子从烤炉里一面朝外张望一面说：

“我已经熟了，烤得焦黄焦黄的，还放了葡萄干和沙糖。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谁就可以跟我走！”

懒姑娘对它说：

“哼！我才不干那事儿呐！我可不能让自己受累，我可不愿意拿起铲子往烤炉里送；你要是想出来，就自己出来吧。”

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我们是熟透了的、多汁的小苹果；我们用树根吸取养料，我们用冰凉的露水洗澡；谁把我们从树上摇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哼！我才不干那事儿呐！”懒姑娘回答。“我可不能让自己受累，我可不愿意抬起两只小手，抓住树枝摇……等你们自己掉下来，我再拾也来得及！”

懒姑娘说完就从苹果树旁边走过去。她走到了严寒老人那里。老人还像以前那样坐在冰制的长凳上吃雪团子。

“小姑娘，你有什么事？”他问道：

“我来找你，”懒姑娘回答，“我想干几天活儿，挣点工钱。”

“小姑娘，你说得有道理，”老人回答。“干活儿是要给工钱的。不过，

咱们得看看，你活儿干得怎么样！你去把我的鸭绒褥子拍拍松，然后给我做饭，再给我缝补外衣，织补内衣。”

懒姑娘向老人家里走去时，一路上想：

“我才不让自己受累呢！我才不让自己手指头挨冻呢！也许老头儿看不出，他在没有拍松的鸭绒褥子上也照样能睡着。”

不知道老人是真没看出，还是假装没看出，反正他往床上一躺就睡着了，懒姑娘到厨房里去了，她在厨房里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她爱吃，可是她从来没想过怎样做吃的东西，而且她也懒得去瞧别人怎么做。她朝四面一看，有蔬菜，有鱼，有肉，有醋，有芥末，有克瓦斯——样样俱全。她琢磨来琢磨去，好歹把蔬菜收拾干净了，把鱼和肉切成块儿，然后为了省事，将洗过的蔬菜和鱼、肉一起放在锅里，再加上点芥末，倒进点醋和克瓦斯，心想：

“何必一样一样单做，自我麻烦呢？反正到肚子里全混在一块儿了。”

老人醒了，要吃饭。懒姑娘将锅给他囫囵端来了，连台布也没有铺。严寒老人尝了一口，立刻皱起眉头，只听见他嘴里的沙子被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响。

“你的饭做得可真不错呀！”他笑眯眯地说。“咱们再瞧瞧，你别的活儿干得怎么样。”

懒姑娘尝了尝，马上吐了出来。老人呼哧了一会儿，只好亲自动手，做了一顿美味可口的午饭。懒姑娘吃别人做的饭津津有味，把手指头都舔干净了。

老人吃完午饭，又躺下休息；他提醒懒姑娘，他的内衣没有织补，外衣也没有缝补。

懒姑娘懒了一会儿，但没有办法，只好翻开老人的内衣和外衣查看。但是，这时候她也为难起来，因为懒姑娘虽然穿过内衣和外衣，可是从来没问过衣服是怎么做的。她没有拿惯针，所以一拿起来就被针尖刺破了手，赶紧把针丢下。老人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觉似的，他叫懒姑娘过去吃晚饭，然后让她睡觉。

这正合懒姑娘的心意。她暗自想到：

“也许这样就能对付过去。妹妹何必自找麻烦干那些活儿呢！老头儿对人挺亲热，就这样，平白地，他准也能送我一大把五戈比银币。”

第三天，懒姑娘求严寒老人放她回家，并把工作报酬给她。

“你干了些什么活儿呀？”老人问道，“说实在的，你还应该给我钱呢！因为不是你为我干了活儿，而是我为你干了活儿。”

“哎呀，那可不行！”懒姑娘回答。“要知道，我在你这儿住了整整三天呀。”

“亲爱的，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老人说道。“住在这儿跟给我干活儿，可是两码事；干活儿与干活儿也不同。你记住这话，将来会有用的。不过，假使你不觉得受良心责备的话，我也可以给你点奖赏——你干的活儿值多少钱，我就给你多高的奖赏。”

严寒老人说完这几句话，就把一个非常大的银锭放到懒姑娘的一只手里，又把一个非常大的钻石放到另一只手里。

懒姑娘高兴极了，急忙把两件东西抓在手里，连谢也没有谢老人一声，就跑回家去了。

她回到家里大吹其牛，说：

“瞧，我挣来了什么。妹妹可没法跟我比，我挣来的不是一小把五戈比银币，也不是一颗小钻石，而是一个大银锭——喏，多重啊！——还有一颗差不多有拳头大的钻石……用这个，过节可以买新东西了……”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银锭竟化了，流到地板上去了。原来那是一团冰冻的水银。这时候，钻石也开始融化。公鸡飞上围墙，大声啼叫：

喔喔喔！喔喔喔！

懒姑娘手里冰箸握！

孩子们，你们想一想，猜一猜，这篇童话里，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哪些话是照直说的，哪些话是绕弯儿说的；哪些话是说着玩的，哪些话是有教育意义的……

雪 姑 娘

达 利

从前，有一个老公公和一个老婆婆，他们没有儿女，也没有孙儿孙女。有一天过节，他们走到大门外去，看别人家的孩子滚雪球、打雪仗玩。老公公捡起一个雪球，说道：

“老婆婆，要是你我有一个女儿，这么雪白，这么圆乎乎的，多好！”

老婆婆瞅瞅雪球，只摇了摇头，说道：

“有什么办法呢！——不行啊，没处找去啊！”

老公公将雪球拿进屋，放在一只陶磁罐里，盖上一块破布，搁在窗台上。太阳出来了，把陶磁罐晒得暖烘烘的，雪就开始融化。老公公和老婆婆忽然听见陶磁罐里，破布底下，有什么在尖声叫唤。他们走到窗口去一瞧，陶磁罐里躺着一个小姑娘，像雪一样白，像雪球一样圆，她向他们说：

“我是雪姑娘，我是用春天的雪滚成的，被春天的太阳晒暖了，涂上了胭脂。”

老公公和老婆婆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把她从罐里拿了出来，老婆婆赶紧给她裁衣裳、缝衣裳，老公公用一条手巾把她包起来，抱在怀里照看着，唱道：

睡吧，我们的雪姑娘！
甜蜜蜜的小胖胖！
你是用春雪滚成，
被春天的太阳晒得暖洋洋。
我们给你吃，
我们给你喝，
给你穿上花衣裳，
还教给你聪明才智！

雪姑娘渐渐长大了，老公公和老婆婆心里很喜欢。她是那样聪明，那样有智慧，可以说只有童话里才有这种人，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

老公公和老婆婆的一切都非常顺利：屋里挺好，院里也不错，牲口平平安安过了冬，该把家禽放到外面去了。可是刚把家禽从屋里移到畜栏里去，就出了一件倒霉事儿：狐狸来找老公公的看家狗朱奇卡，它假装有病，拚命央求朱奇卡，它用很尖很尖的小细嗓子恳求道：

“朱切恩卡！朱巧克！小白脚，丝绸般的尾巴，放我到畜栏里去暖和暖和吧！”

朱奇卡随着老公公在树林里跑了整整一天，不知道老婆婆把家禽撵到畜栏里去了，它对患病的狐狸产生了怜悯心，就放狐狸进去了。狐狸咬死两只鸡，拖回家去了。老公公知道这件事后，打了朱奇卡一顿，把它从院里赶了出去。

“你乐意上哪儿，就上那儿去吧！”他说，“你不配给我看家！”

朱切恩卡和朱巧克都是朱奇卡的爱称。

朱奇卡哭哭啼啼地离开了老公公家的院子，只有老婆婆和雪姑娘心疼朱奇卡。

夏季来临了，浆果开始成熟，雪姑娘的女友们邀她一同到树林里去采浆果。老公公和老婆婆连听都不乐意听这种话，他们不放雪姑娘去。女孩子们许下诺言说，她们绝对不让雪姑娘离开她们；雪姑娘自己也要求老公公和老婆婆放她去采浆果，去看看树林。老公公和老婆婆只好给了她一只篮子和一块馅饼，让她去了。

女孩子们和雪姑娘手挽手跑去，可是一到了树林里，一看见浆果，就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大家你往东，我往西，只顾采浆果和在树林里“啊呜！啊呜！”地互相召唤。

女孩子们采到不少浆果，可是在树林里把雪姑娘给丢了。

雪姑娘叫唤着女友们——没有人答应。可怜的雪姑娘哭开了，她寻找回去的路，可怎么也找不到路了。她爬到一棵树上，高声喊着：“啊呜！啊呜！”

一只熊走过来，把干树枝踩得劈啪地响，把灌木丛压得直往下弯。熊说：“美丽的姑娘，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啊呜！啊呜！我是雪姑娘，我是用春雪滚成的，春天的太阳给我涂上了胭脂。我的女友们求老公公和老婆婆放我出来，他们同意了；女友们把我带到树林里来，可是她们丢下我不管了！”

“下来吧！”熊说。“我送你回家去！”

“熊呀，我可不干，”雪姑娘回答道。“我不跟你去，我怕你——你会把我吃掉的！”

熊走了。

跑来一只大灰狼，说道：

“怎么啦？美丽的姑娘！你哭什么？”

“啊呜！啊呜！我是雪姑娘，我是用春雪滚成的，春天的太阳给我涂上了胭脂。我的女友们求老公公和老婆婆放我到树林里来采浆果，他们同意了；女友们把我带到树林里来，就丢下我不管了！”

“下来吧！”大灰狼说道。“我送你回家去！”

“狼呀，我可不干，我不跟你去，我怕你——你会把我吃掉的！”

狼走了。狐狸过来了，说：

“怎么啦？美丽的姑娘！你哭什么？”

“啊呜！啊呜！我是雪姑娘，我是用春雪滚成的，春天的太阳给我涂上了胭脂。我的女友们求老公公和老婆婆放我到树林里来采浆果，他们同意了。女友们把我带到树林里来，就丢下我不管了！”

“哎呀！美人儿！哎呀！聪明伶俐的姑娘！哎呀！我的不幸的姑娘！快下来吧！我送你回家去！”

“狐狸呀！我可不干。你说的全是甜蜜讨好的话。我怕你——你会把我带到狼那儿去的，你会把我交给熊的……我不跟你走！”

狐狸开始绕着那棵树走，不断地瞧雪姑娘，想把她从树上引诱下来，雪姑娘怎么也不下来。

“汪，汪，汪！”一只狗在树林里叫了起来。

雪姑娘高声喊道：

“啊呜！阿呜！好朱奇卡！啊呜！啊呜！我的亲爱的！我在这儿——我是雪姑娘，我是用春雪滚成的，春天的太阳给我涂上了胭脂。我的女友们求

老公公和老婆婆放我到树林里来采浆果，他们同意了。女友们把我带到树林里来，就丢下我不管了。熊想把我带走，我没有跟它去；狼想把我带走，我拒绝了；狐狸想引诱我，我没上当。朱奇卡！我跟你走！”

狐狸一听见狗叫声，立刻将蓬松的大尾巴一晃，就溜走了！

雪姑娘从树上爬了下来。朱奇卡跑过来，跟她接吻，把她的小脸蛋都舔遍了，然后带她回家去了。

熊站在树墩后面，狼站在树木间，狐狸往灌木丛里乱钻。

朱奇卡汪汪地叫个不停，大家都怕它，谁也不敢过来。

朱奇卡带着雪姑娘回到家里，老公公和老婆婆都高兴得哭了。他们给雪姑娘吃饱了，喝足了，让她躺下睡觉，给她盖上被子，唱道：

睡吧，我们的雪姑娘！
甜蜜蜜的小胖胖！
你是用春雪滚成，
被春天的太阳晒得暖洋洋！
我们给你吃，
我们给你喝，
给你穿上花衣裳，
还教给你聪明才智！

他们原谅了朱奇卡，给它牛奶喝，对它表示欢迎，把它放在老地方，叫它看院子。

弟兄俩

列夫·托尔斯泰

弟兄俩一同出去旅行，中午，他们在树林里躺下来休息，醒来时，看见身旁有一块石头，石头上写着几行字。他们仔细瞧了瞧，读道：

“谁找到这块石头，请朝日出方向向林中走去。林中有一条河，请游过这条河到达彼岸。在那里将遇到一只母熊带着两只小熊——请从母熊身边抢走两只小熊，头也不回地往山里跑。山上有一所房子，在那所房子里会找到幸福。”

哥儿俩读完石头上的字，弟弟说：“咱俩一块儿去吧！也许我们能游过那条河，把两只小熊带到那所房子里，一同找到幸福。”

哥哥听了说道：

“我不到树林里去捉小熊，劝你也别去。第一：谁也不知道，石头上写的字是不是实话；也许这只是为了开个玩笑。也许我们并没有看明白。第二：即使石头上写的字是实话，我们到树林里去，等天黑了，我们走不到那条河边，迷了路怎么办！再说，就是我们找到那条河，也许河很宽，水很急，我们怎么游过去呢？第三：即使我们游过河去了，难道从母熊身边抢走两只小熊容易吗？万一它把我们咬死，我们不但得不到幸福，还会白白把命送掉。第四：即使我们把两只小熊抢到手，也不可能一口气跑到山里。还有，石头上也没提到主要的事：我们在那所房子里将找到什么样的幸福？也许那儿等待着我们的那种幸福，根本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弟弟说：

“我认为不是这样。人家不会多余地把这种话写在石头上。一切写得明明白白。第一：我们就是试试的话，也不会倒霉。第二：假使我们不去，别人读了石头上的字，就会找到幸福，我们却一无所获。第三：不费点力气，不干点事情，世上什么也不能使人快乐。第四：我不乐意让别人认为我有所畏惧。”

这时，哥哥说：

“谚语说得好：占大便宜得吃小亏。还有，‘十鸟在树，不如一鸟在手。’”

弟弟说：

“我可听说过这样一个谚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有，‘放平的石头，流不过水去。’我认为，应该去。”

弟弟去了，哥哥留了下来。

弟弟刚走进树林，就遇到一条河，他游过河到了彼岸，看见一只母熊。母熊正在酣睡。他抓起两只小熊，头也不回地往山里跑去。他刚跑到山顶，迎面走来一群人，赶来一辆轿式马车，请他坐上，把他送进城里，让他当了皇帝。

他当了五年皇帝。第六年，另外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皇帝率兵来攻打他，占领了那个城，把他赶下了台。于是弟弟又去旅行，去找哥哥。

哥哥住在农村里，不阔，也不穷。弟兄俩见面，十分欢喜，开始讲各自的经历。

哥哥说：

“结果还是我对：我一直安安静静地过好日子；你虽然当过皇帝，可是

看见了不少不幸的事。”

弟弟说：

“我并不因为那时自己进了树林，上了山而伤心。虽然我现在不如意，但是我的生活是值得回忆的，你却连可回忆的事情都没有。”

雇工叶米良和空鼓

列夫·托尔斯泰

叶米良住在主人家里干活。有一天，叶米良沿草地走去上工，看见一只青蛙在前面蹦跶，他一脚差点踩在青蛙身上。叶米良当心地跨了过去。忽然，他听见有谁在背后叫他。叶米良回头看看，只见一个美丽的姑娘站在那儿向他说：

“叶米良，你为什么不娶媳妇？”

“亲爱的姑娘，我怎么娶媳妇？我所有东西都在这儿呢！我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嫁给我呀。”

姑娘说：

“你娶我吧！”

叶米良爱上了这姑娘，对她说：

“我很乐意，不过咱们在哪儿住呢？”

“吃饭才是需要想的问题！”姑娘说。“只要多干点活，少睡点觉，就行了——那样，我们到哪儿都能吃饱穿暖。”

“好吧，”叶米良说，“咱俩结婚吧。咱俩上哪儿去呢？”

“进城去吧！”

叶米良和姑娘进城去了。姑娘把他带到城边一所小房子里去。他们结了婚，开始过日子。

有一天，沙皇乘马车出城，路过叶米良的家。叶米良的妻子出来看看沙皇。沙皇见了她，很惊讶，心想：“哪儿来的这么一个美人儿？”沙皇让马车停下，把叶米良的妻子叫过去问道：

“你是谁？”

“我是庄稼人叶米良的妻子，”她回答。

“像你这样一个美人儿，怎么嫁给庄稼汉呢？你应该当皇后。”

“谢谢您说这么亲切的话。我嫁给庄稼汉，也觉得很好。”

沙皇跟她说了一会儿话，又乘马车继续往前走。沙皇回到皇宫后，念念不忘叶米良的妻子。他整夜失眠，一个劲儿琢磨，怎样能把叶米良的妻子抢到手，却怎么也想不出个好办法。他把仆人们叫到跟前，命令他们为他想办法。仆人们对沙皇说：

“你把叶米良雇到宫里来干活儿吧！我们用重活儿把他累死，他妻子成了寡妇，那就可以娶她了。”

沙皇就这样做了，他派人去找叶米良，叫他到皇宫里来当管院子的人，让他夫妻俩都住在皇宫的院子里。

差官来向叶米良说了。妻子对丈夫说：

“行啊，去吧！你白天干活，夜里回我这儿来吧。”

叶米良来到皇宫，沙皇的管家问他：

“你怎么没带妻子，一个人来了？”

“我带她来干什么？——她有房子住。”

在皇宫的院子里，让叶米良干两个人的活儿。叶米良开始干活儿，根本没指望自己能够全干完。可是一瞧，天还没黑，就都干完了。管家看他都干完了，叫他第二天干四个人的活儿。

叶米良回到家里。家里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炉子生好了，食物都烤得了，嫩熟了。妻子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等丈夫回家。妻子把丈夫迎进去，开出晚饭，给丈夫吃饱了，喝足了，问他干活儿的事情。

“是呀，”叶米良说，“情况不妙——让我干的活儿超过我的力量，又有限期，他们准得把我累死。”

“你别担心工作的事儿，”妻子说，“你别往后看，也别往前看，别看已经干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光埋头干活儿就行了。什么都来得及干完的。”

叶米良躺下睡觉。第二天早上又去了。他开始干活儿，一次也没回头看。一瞧，天快黑的时候，什么都干完了。天黑以前就回家过夜去了。

皇宫里不断给叶米良增加工作量，可是叶米良总是按限期干完；回家去过夜。过了一个星期，宫里的仆人们看到他们没法用粗活儿累垮这个庄稼汉，就开始让他做复杂的工作。用复杂的工作也没能把叶米良累垮。木工活儿、石工活儿、盖房工的活儿——不论让叶米良干什么，他都按限期干完，然后回到妻子那儿去过夜。又过了一个星期，沙皇把仆人们叫过去，问道：

“我是白给你们饭吃怎么着？已经过了两个星期，我还看不出你们搞出了什么结果。你们本来想用重活儿把叶米良累死，可是我从窗口看见，每天都回家，还总唱歌。要不，就是你们想嘲弄我？”

沙皇的仆人们开始替自己辩白，说：

“我们先是拼命想用粗活儿把他累垮，可怎么也制不住他。他干什么都像用扫帚扫地一样省劲儿，根本不累。我们就让他干复杂的活儿，以为他一定不会干；可是也没能难倒他。他是怎么应付的呢！他什么都会，什么都干。准是他，或者他的妻子会妖术。我们自己也对他腻烦了。现在我们想给他一个无法完成的工作。我们想命令他一天之内在皇宫对面盖一所大教堂。要是他盖不起来，那就以不服从论罪，砍掉他的脑袋。”

沙皇派人去找叶米良。

“听着，”沙皇对叶米良说，“我命令你在皇宫对面的广场上盖一所大教堂，明天晚上就必须盖好。要是你能盖好，给你奖赏；盖不好，就处死你。”

叶米良听完沙皇的话，一转身，就回家去了。他想：“唉，这回我可没有命了！”他回到妻子身边，说道：

“得啦，我的妻啊，快收拾收拾东西，咱们得赶紧逃命去；不逃走，咱们就没有命了。”

“怎么，”妻子说，“你害怕了，想逃走吗？”

“那怎么能不害怕呢？沙皇叫我明天一天之内盖起一所大教堂。沙皇威吓我说，如果我盖不起，就砍我的头，只剩下一条路：趁着还来得及，赶紧逃走。”

妻子没有采纳他的主意，说：

“沙皇有的是兵，跑到哪儿也得被他们逮住。从他手里是逃不脱的。既然他现在还有权，那就得听他的。”

“办不到，怎么听他的呢？”

“那个……老兄！别难过，吃完饭就睡觉吧；明天早晨起早一点，什么都来得及做的。”

叶米良躺下睡觉。妻子叫醒了他，说：

“快去盖完那所大教堂，喏，给你钉子和槌子——给你留下了干一天的活儿。”

叶米良走进城去一看：真的，广场中间立着一所崭新的大教堂，还剩下一点没盖完，叶米良动手干那一点没干完的活儿，快到晚上的时候，什么都干完了。

沙皇醒来时，从皇宫里一看，一所大教堂立在那儿。叶米良不慌不忙地走来走去，在有些地方钉几个钉子。沙皇看见大教堂，心里一点儿也不高兴，反而觉得很懊恼，因为没有理由处死叶米良，也没法抢他的妻子了。

沙皇又把仆人们召去，说道：

“这工作，叶米良也完成了，没有理由处死他。这工作，对他来说还太容易。得想出个更复杂一些的工作。你们想想吧，要是想不出来，我就先把你们处死。”

仆人们为他想出一个办法，叫他命令叶米良挖一条河，这条河得环绕皇宫流过，还得有大船在河上航行。沙皇把叶米良召去，命令他完成新的工作。

“既然你一夜之间就能盖起一所大教堂，那么这工作你也一定能完成。明天就必须按我的命令完成一切。如果完成不了，就砍你的头。”

叶米良更发愁了，愁眉不展地回到妻子身边。

“你为什么发愁呀？”妻子问他，“是不是沙皇又下了新的命令？”

叶米良讲给她听了，说：

“咱们得逃走。”

妻子说：

“逃不走的；跑到哪儿，都会被兵逮住。得听从沙皇。”

“怎么听从呢？”

“那个……老兄，什么事儿你也别发愁。吃完晚饭，就睡觉吧。明天起早一点，什么都来得及做。”

叶米良躺下睡觉。第二天一清早，妻子叫醒了他，说：

“你到皇宫去吧，什么都做好了。只在皇宫对面的码头上还剩下一个小土丘，你拿铁锹铲平它就就行了。”

叶米良走进城去，看见皇宫周围有一条河，河上有大船在航行。叶米良来到皇宫对面的码头跟前，只见有一块地方不平，就开始铲平它。

沙皇醒来时，看见在原来没有河的地方出现了一条河，河上有大船在航行，叶米良在用铁锹铲平一个小土丘。沙皇大吃一惊；沙皇看见河与大船，心里一点儿也不高兴，反而觉得很懊恼，因为没有理由处死叶米良，也没法抢他的妻子了。沙皇暗暗想道：“没有任何一种工作他完成不了的，现在怎么办呢？”

他把仆人们召去，和他们一起想办法。

“你们得给我想出这么一种工作，让叶米良没有力量完成。要不，不论我们想出什么新花样，他全完成了，这样我就没法把他的妻子抢到手。”

仆人们想呀，想呀，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来到沙皇面前，对沙皇说：

“得把叶米良召来，告诉他：你到那不知是何处的地方去，把不知为何物的东西取回来。这回他可跑不掉了，不论他到哪儿去，你都说，他去的地方不对；不论他取回什么东西，你都说，他取回的东西不对。那时就可以处死他，把他的妻子抢到手了。”

沙皇大喜，说：

“这主意，你们想得很聪明。”

沙皇派人去将叶米良召来，对他说：

“你到那不知是何处的地方去，把那不知为何物的东西取回来。如果你不取回那东西，就砍掉你的脑袋。”

叶米良回到妻子身边，把沙皇命令他的事情告诉了她。妻子思索起来。

“是啦，”她说，“人家教会了沙皇给他找麻烦。现在可得干得聪明一些了。”

妻子坐在那儿，想了想，然后对丈夫说：

“你得走很远，到我们的老奶奶家里去，她是个乡下人，是兵士的母亲。你要请她怜悯。她给你一件东西，你就拿着直奔皇宫，我也在那儿。这回我躲不过去了。他们会把我抢去，不过，我在那儿不会呆很久。如果你完全照老奶奶嘱咐的那样做，你很快就能把我救出来。”

妻子给丈夫准备好了行装，给他一个小手提包和一个小纺锤，说：

“你把这个交给她。她看了这个，就可以知道，你是我的丈夫了。”

妻子指给叶米良看了走哪条路，叶米良就出发了，他走到城外，看见兵士们正在练操。叶米良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兵士们练了一会儿操，坐下来休息。叶米良走过去问道：

“大哥，你们知道不知道，往哪儿走是不知是何处的地方？怎样取回来不知为何物的东西？”

兵士们听了都很奇怪，问道：

“是谁叫你去找的？”

“沙皇，”叶米良回答。

“喏，我们自己自从入伍以来，就是总到那不知是何处的地方去，可是总走不到；我们就是在找那不知为何物的东西，可是总找不到。我们帮助不了你。”

叶米良与士兵一起坐了片刻，继续往前走去，他走呀，走呀，走进一座树林。树林里有一所小木房。小木房里有一位老奶奶，乡下人，兵士的母亲，坐在那儿纺麻，她正在哭，手指头不是伸到嘴里去蘸唾沫，而是举到眼睛旁边去抹眼泪。她一看见叶米良，就大喊一声：

“干吗来了？”

叶米良将纺锤递给她，告诉她，是妻子打发他来的。老太婆立刻态度变温和了，开始问长问短。叶米良把自己的事情都讲给她听了，他怎样娶了那姑娘为妻，怎样搬到城里去住，怎样被召进宫里去当管院子的，怎样在宫里工作，盖了一所大教堂，造了一条有大船航行的河，怎样现在沙皇命他到不知是何处的地方去，取回不知为何物的东西。

老太婆听完，就不哭了，自言自语地嘟囔道：

“看来时候到了。好吧，”她说，“孩子，坐下，吃点东西！”

叶米良吃了点东西后，老太婆对他说：

“给你这个线团。你把它放在地上滚，你跟在它后面走，它往哪儿滚，你就往哪儿走。你需要走很远，一直走到大海边。到了海边，你可以看见一个大城市。你走进城市，求那最靠边的一家人家留你过夜。那时你就能找到你需要找的东西了！”

“奶奶，我怎能认出它来呢？”

“它的话，人们比对父母亲的话还要听。你什么时候看见这样的东西，那就是了。你赶紧抓起来，给沙皇送去吧！你给沙皇送去后，他会对你说，

你送去的東西不對。那時你就說：‘要是不對，那就應該把它打碎，’你照那玩藝兒敲一下，然後拿到河邊，砸碎了扔在水裡，那時，妻子將回到你身邊，我也可以不哭了”

葉米良向老奶奶告辭，把線團放在地上向前滾去。線團滾呀，滾呀，把葉米良帶到大海邊。海邊有一座大城市。城邊有一所高大的房子。葉米良要求房子里的人留他過夜，人家放他進去了。他躺下便睡。第二天早晨，葉米良早早就醒了，聽見那家人家的父親起床了，叫兒子起來去砍柴。兒子不聽。

“還早呢，”兒子說，“呆會兒砍也來得及。”

葉米良聽見那家人家的母親從爐頂上說：

“孩子，去吧，你爹渾身骨頭痛。他自己怎麼去得了？該去了”

兒子只巴咤巴咤嘴唇，又睡着了。他剛睡着，突然大街上有什么東西咚咚、噼噼啪啪地大響。兒子跳起身，穿上衣服，就跑出去了。葉米良也跳起身，跟在他後面跑出去看，是什麼東西咚咚地響，對什麼東西兒子比對父母還聽從。

葉米良跑到外面去一看，一個人肚子上掛着一個圓玩藝兒，在大街上一邊走，一邊用兩根小棍兒敲那個圓玩藝兒。原來就是那圓玩藝兒咚咚地響；兒子就是聽它的話。葉米良跑到跟前去，仔細瞧那玩藝兒。只見它像只木桶似的圓溜溜，兩面繃着皮子。他問那人，圓玩藝兒叫什麼。

“是鼓，”那人回答。

“它是空的嗎？”

“是空的，”那人回答。

葉米良覺得很奇怪，向那人要，那人沒給他。葉米良就不再要了，跟在鼓手後面走去。走了整整一天，等鼓手躺下睡覺的時候，葉米良抓起鼓來就跑了。他跑呀，跑呀，跑回自己家裡去。他以為能看見妻子，可是妻子已經不在家了。葉米良離開後的第二天，人家就把她送到沙皇那兒去了。

葉米良到皇宮里去，讓人報告沙皇：那個到不知是何處的地方去，取不知為何物的東西的人來了。報告了沙皇。沙皇命葉米良第二天再來。葉米良又讓人報告沙皇，說：

“現在我來了，送來了沙皇命我送來的東西，讓沙皇出來見我吧，不然我自己去找他。”

沙皇出來了，說：

“你上哪兒去了？”

他照實說了。

“去的地方不對，”沙皇說，“你取回什麼東西？”

葉米良想給沙皇看看，可是沙皇不看，說：

“取回的東西不對。”

“既然不對，那就應該砸碎。”葉米良說，

“去它的吧！”

葉米良背着鼓走出皇宮，敲了一下。他一敲鼓，立刻整個皇家軍隊都集合到他身旁了。皇家軍隊向葉米良行敬禮，聽候他的命令。沙皇從窗口向自己的軍隊大喊，不許他們跟葉米良走。軍隊不聽沙皇的話，都跟着葉米良走去。沙皇看見這種情況，立刻下令把葉米良的妻子交還給葉米良，並且求葉米良把鼓交給他。

“我不能給，”葉米良說，“別人叫我把它砸碎，將碎片扔在河裡。”

叶米良背着鼓走到河边，所有的兵士也都跟着他来到河边。叶米良在河边把鼓砸得粉碎，把碎片扔在河里，于是所有的兵全跑了。叶米良却带着妻子回自己家里去了。

从那一天起，沙皇就不再打搅他了。他开始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过好日子。

狮子和小狗

列夫·托尔斯泰

英国伦敦动物园里饲养着许多野兽。谁要去观看动物，就要买票，或者带只小狗、小猫之类的动物去喂野兽。

有一个人想去动物园，就在街上逮了一只小狗。他来到动物园后，把门的让他进去了，而把小狗扔到铁笼子里去喂狮子。

小狗夹着尾巴蜷缩在铁笼子的一个角落里。狮子走到它跟前，伸出鼻子闻了闻它。

小狗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不住地摇着尾巴。

狮子伸出前爪摸了摸小狗的肚子，把它骨碌翻了个个儿。

小狗纵身跳起来，抬起前爪，站在狮子面前。

狮子看了看小狗，来回摇晃了几下脑袋，就不再碰它了。

动物园的主人拿肉来喂狮子的时候，狮子把肉撕下一块留给小狗吃。

晚上，狮子和小狗睡在一起。小狗躺在狮子身旁，头枕在狮子的腿上。

从此以后，狮子就和小狗住在一个笼子里。狮子不但不咬它，还跟它一块吃，一块睡，一块玩。

有一天，小狗的主人来到动物园，认出了它，就对动物园的主人说小狗是他家的，要求把小狗还给他。动物园的主人倒是答应了，可是他刚要去叫小狗，想把它从铁笼子里取出来，狮子就张牙舞爪，大发雷霆。

就这样，狮子和小狗在一块生活了整整一年。

第二年，小狗害了一场病死了，狮子就再也不吃东西了，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在小狗身上闻着，舔着，还用爪子在它身上到处抚摸着。

后来，狮子终于明白了：小狗已经死了。这时候它猛然跳了起来，全身的毛都乍起来，甩着尾巴不住地抽打着自己的两肋，最后一头撞到铁笼子后面的墙壁上，咯吱咯吱地啃起门栓和地板来。

狮子在宠子里四处乱撞，跑着，叫着，整整折腾了一天，后来才躺在死狗旁边安静下来。动物园的主人打算把死狗拿走，可是狮子却不许任何人到小狗跟前来。

动物园的主人想，要是再给狮子找一条小狗，狮子可能会忘记自己的痛苦，于是就把一条活狗放进宠子里。可是狮子立刻就把这条狗撕了个粉碎。后来，狮子用自己的爪子抱着死狗躺了整整五天。

到了第六天，狮子也死了。

两个小孩在树林里

乌申斯基

有两个小孩，哥哥和妹妹，一同上学去。他们要从一片青翠的树林旁走过。路上尘土飞扬，闷热难受，可是树林里却又凉爽，又好玩。

哥哥对妹妹说：“你晓得吗？上学还早呢。这会儿学校里又闷热，又没趣儿，可树林里一定非常好玩。你听，鸟儿唱得多好听呀！还有，松鼠可多啦，它们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妹妹，你说咱们进不进树林里去玩耍？”

哥哥的主意正合妹妹的心愿。他俩把课本往草地上一扔，就手拉着手钻进茂密的白桦树下一丛绿茵茵的灌木林里。树林里的确热闹，好玩极了。小鸟拍着翅膀不停地飞着，唧唧喳喳一个劲儿地唱着；松鼠在树枝上来回地跳着；小飞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

他们看见一只金黄色的甲虫，就对它说：“跟我们玩一会儿吧。”

小甲虫回答说：“我倒愿意跟你们玩，可我没有工夫呀，我得给自己准备午饭啦。”

他们又对一只毛茸茸的蜜蜂说：“跟我们玩一会儿吧。”

小蜜蜂说：“我哪有工夫跟你们玩呀，我还得采蜜呢。”

他们又去问一只蚂蚁：“你能跟我们玩一会儿吗？”

蚂蚁呢，连听他们说话的工夫都没有，它正拖着比自己的身体长两倍的麦秸，忙着修建精巧的房子呢。

他们又去找小松鼠，邀它一块儿玩。松鼠摇着扫帚似的尾巴说，它正忙着储备过冬吃的松子呢。

鸽子也对他们说：“我正忙着给孩子们垒窝呢。”

小灰兔忙着跑到河边去洗脸。就连白色的草莓花也没工夫答理他们，它正趁着阳光灿烂的日子，赶紧酿造香甜可口的果子呢。

大家都忙着干自己的活儿，谁也不愿意跟他们玩，他们可扫兴了，于是就跑到一条小河边。小河冲击着河底的卵石，穿过树林，发出潺潺的响声。

他们对小河说：“你大概没有事干吧，跟我们玩一会儿好吗？”

小河气呼呼地说：“怎么，我没事干！哎，你们这两个懒惰的孩子，我白天黑夜地干活，连一分钟也不闲着。难道我没供给人们和五禽六畜水喝？除了我，还有谁能给人们洗衣服，推水磨，载船舶和灭火灾？啊，我干的活太多啦，累得我头都发晕了。”小河说完，又冲击着河底的卵石，哗哗地流起来。

他们越来越觉得没趣，心想还不如先去上学，放学以后再回来树林里玩。可是，就在这时，哥哥又在葱绿的树枝上看见一只美丽的小鸥鸟。它悠闲自在地站在那儿，好像没事可干，只顾唱着轻松愉快的小曲儿。

哥哥冲着小鸥鸟喊道：“喂，你这位快乐的歌手！倒像没有什么事可干，跟我们玩一会儿吧。”

小鸥鸟委屈地说：“怎么，我没有事可干！难道我不是一天到晚逮蚊子喂养我的孩子吗？这会儿我累得连翅膀都抬不起来了，可还得给我的小宝宝们唱催眠曲，哄着它们睡觉呢。而你们今天干什么啦？小懒虫！你们不去上学，什么也不学，还跑到树林里妨碍人家干活。你们最好还是上学去，而且要记住：只有把应当干的活干完的人，才可以愉快地休息和玩耍。”

他们觉得挺害羞的，就上学去了。虽然迟到了，可学得很用心。

忘我的兔子

谢德林

有一次，兔子对狼犯了罪。你看见没有，他在离狼窝不远的地方奔跑，狼瞧见了，便喊道：小兔儿！站住吧，亲爱的！那兔子不仅不站住，反而更加快了步子。于是，狼三步两跳立刻把他捉住，说道：我喊第一声你不站住，现在我决定处你极刑，要把你撕个稀烂。可是这会儿我肚子很饱，我那狼太太也很饱，而我们的存粮还能吃五天，所以这会儿你就在这个小树丛旁边呆着，等候死期，说不定……哈哈……我会饶了你！

兔子蹲在小树丛旁，一动不动。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再过多少天，再过多少时辰，死期就到啦。他瞧了瞧狼窝那个地方，那炯炯放光的狼眼打那儿盯着他，但有一次，情况更不妙：狼先生领着狼太太走出来，在他身边的旷地上散步。他们看了他一眼，狼先生对狼太太说了几句狼话，两位都放声大笑：哈哈！马上狼息子又跟着他们跑来，跳跳闹闹地跑到他跟前，亲热地摸摸弄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而他那颗心啊，简直要掉下来啦！

他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喜爱生活。他是一只精明的兔子，看中一位兔寡妇的女儿，想和她结婚。正当他跑去见他未婚妻的时候，狼就揪住了他的脖子。也许，未婚妻这时正在等他，说不定还以为：兔哥儿对我变心啦！可也说不定她等着等着，就同别的兔子……相爱了……但也可能这样：那可怜的姑娘在灌木丛里玩耍，狼就把她……一口吃掉啦！……

可怜的兔子一想到这里，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瞧呀，这就是兔子的美梦啊！他打算结婚，买了茶炊，希望同年轻的兔姑娘喝杯糖茶，但代替这一切的，却是一场春梦！啊哟，离死到底还有多少时辰啊？

一天夜间，他正坐着打瞌睡的时候，作了个梦。他梦见狼派他当身边的特任官，趁着狼出外视察的当儿，他自己跑到他的兔姑娘那儿去作客……忽然觉得有谁撞了撞他的腰。回头一看，原来是未婚妻的哥哥。

“你的未婚妻快死啦，”他说道，“她听说你大祸临头，立刻病得不成样儿。现在她心里只是想：还没有同我心爱的人儿告别，难道我就这样死去吗！”

死囚听见这话，心都碎了。为的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命苦？他活得正大光明，没有鼓吹革命，也没有拿起武器，他只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才奔跑的，——难道为了这个就该死么？死！你们想想吧，这是个什么字眼儿啊！要死掉的不光是他一个，还有她，那灰兔姑娘，她的罪过只是因为她一心一意世界儿童文学丛书爱上了他，爱上了兔哥儿啊！他巴不得立刻飞到她身边去，用前爪抓灰兔姑娘的耳朵，一个劲儿和她亲热，一个劲儿抚摸她的头。

“咱们跑吧！”这时使者说。

死囚听见这话，霎时间好像变了个样儿。他已经躬起了身子，耳朵也贴到背上去。马上那么一跳，就会杳无踪影的。这阵子他本不该去看狼窝的，可他却看了一眼。于是那颗兔儿的心又掉下来了。

“不行，”他说，“狼没有吩咐。”

这时狼却在看着，听着，同狼太太低声谈着狼话：他们大概在夸奖兔子的高尚。

“咱们跑吧！”使者又一次说道。

“不行！”死囚重复说了一遍。

“你们说什么悄悄话，使什么坏主意呀？”狼忽然嚷起来。

两只兔子立刻呆若木鸡。这下使者也倒了霉！唆使死囚逃跑，——嗨，依法该当何罪？唉，灰兔姑娘丢了未婚夫，又失去哥哥。狼先生和狼太太会把两个一起吃掉！

两位兔哥儿忽然清醒过来，看见狼先生和狼太太都把牙齿咬得咯吱直响，而他们的眼睛就像灯笼似的在黑暗中放亮。

“大人，我们没有什么……只是彼此谈谈……这位老乡是来探望我的！”死囚结结巴巴说着，吓得要死。

“问题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呀！我知道你们想干啥！可不要把指头放在你们嘴里！讲吧，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大人，”这时未婚妻的哥哥出来说话了，“我的妹妹，他的未婚妻，快要死了，因此恳请大人，能不能放他去跟她告别？”

“唔……这倒不错，未婚妻爱未婚夫，”狼太太说道，“这么说来，她会生许多兔崽子，给我们狼增添口粮。我同狼先生也彼此相爱，我们也有许多狼孩子。有好些能独立生活了，眼下还有四个在我们身边过日子。喂，狼先生！放未婚夫去跟未婚妻告别好吗？”

“可是后天就该吃他啦……”

“大人，我赶回来……眨眼工夫我就回来……我就这……总之，我怎么也赶回来！”死囚连忙说，为了使狼不怀疑他能够眨眼工夫就回来，他忽然装得像个英雄好汉似的，连狼看了也不禁大为称赞，心想：我能有这样一些兵士该多好啊！

但狼太太却闷闷不乐了，说道：

“你看看人家！这么一只兔子，可是多么爱他的兔姑娘啊！”

没有办法，狼先生只得同意放兔哥儿两天假，但是要他如期回来。至于未婚妻的哥哥，他就留下来作为兔质。

“如果两天以后的早晨六点钟你不回来，”他说，“我就把他当作你吃掉。如果你回来，我两个都吃，不过也说不定……哈哈……我还会饶了你们！”

兔哥儿出发了，像一根离弦的箭。他跑着，大地仿佛在颤动。路上遇见山，他一声“乌拉”，翻了过去；遇见河流，连浅滩也不找，泅水而过；遇见沼泽，就一气跳过五个草墩。难道是闹着玩的？他必须赶到七重天外，还要上澡堂洗个澡，还要结婚（他每时每刻都低声念着：“我一定要结婚！”），还要赶回来给狼作早餐……

甚至鸟儿们也对他的速度大为惊奇，——他们说：《莫斯科公报》不是写着，兔子没有灵魂，只是一团热气，——你瞧，他怎么着……在飞啊！

最后，他终于跑到了。这时究竟多么快活，一故事讲不尽，笔墨写不完。灰兔姑娘刚看见自己的心爱人儿，立刻把病忘得一干二净。她用后腿立起来，把鼓挂在身上，而且还用脚爪敲着《骑兵快步进行曲》。这是她给未婚夫预备的新鲜礼物！而兔寡妇简直乐得乱了章法，不知请未婚女婿坐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才好。姑姑婶婶，干爹干妈，姊姊妹妹，也从四面八方跑来，——大家都把瞧瞧新郎引以为荣，可也说不定是想尝尝喜酒。

只有新郎仿佛心神不定。没等到跟未婚妻亲热亲热，就说：

“我马上到澡堂去，咱们赶快结婚！”

“干吗这么急？”兔妈妈取笑他说。

“我得赶快回去。狼只放我一天一夜假。”

于是他一五一十讲了一番，他讲着，流着伤心的眼泪。他不想回去，可又不能不回去。你瞧吧，有言在先啊，而兔子对自己的诺言是信守不渝的。这时姑姑婶婶和姊姊妹妹们拿出主张来了，他们异口同声说：兔哥儿，你说得对，没有诺言就别理那个碴儿，既然有言在先，就要守信用！咱们全兔族内还从来不曾有过兔子骗人的事哩！

说时迟，那时快，可是兔子办事比这还要快。早上大伙给兔哥儿办了喜事，到了傍晚他就同年轻的妻子告别了。

“狼必定会吃掉我的，”他说，“所以你对我要忠实。如果你生了儿子，你要严加管教。最好送他们到马戏团去，那里人家不仅会教他们打鼓，还会教他们用豌豆开大炮哩。”

忽然，他仿佛沉思似的（显然又想起狼了）补充说：

“说不定狼还会……哈哈……饶了我！”

说完眨眼就不见了。

然而，当兔哥儿又吃又喝大办喜事的时候，从七重天到狼窝那一段广阔无垠的地方，却发生了极大的天灾人祸。一个地方是大雨倾盆，因此前一天兔子轻易渡过的那条河，现在泛滥成灾，河面宽达十里了。另一个地方，是安德隆王向尼基大王宣了战，酣战地点正是兔子必经之路。第三个地方，出现了霍乱，必须绕过整整一百里地的隔离区……除此之外，还有狼、狐狸、枭鸟，——他们处处守得十分严密。

但兔哥儿是聪明的，他早已作过估计，多留了三小时以备不时之需，然而障碍却接踵而来，他连心也冷了。黄昏薄暮他在奔跑，夜静更深也在奔跑，腿被石头碰伤，腰间的毛被带刺的桠枝扯得乱蓬蓬的，一片一片挂在身上；他眼睛花了，嘴上流着绯红的血沫，可是他还有多少路要跑啊！而且他那劣质朋友，又仿佛活生生地老在他眼前晃动。这阵子他正在狼那里站岗，心里想着：再过多少时辰，亲爱的妹夫就来救我啦！他想到这里，就跑得更快了。高山，深谷，树林，沼泽，——全不当一回事！他的心好多次都要裂开，他也一个劲儿管束着那颗心，以免毫无益处的激动转移他的主要目标。现在不是痛心的时候，也不是流眼泪的时候，让一切感情都沉默吧，救朋友出狼嘴要紧啊！

现在天已大亮。枭鸟，夜猫子，蝙蝠都回窝去了。空中袭来一阵寒气。突然四周变得死一般的寂静。可是兔哥儿仍然在跑，仍然想着唯一的心事：难道我真救不了朋友吗！

东方发出红光了；起初，那遥远地平线上的云朵上面，冒出一点火苗，随后越燃越旺，突然成了一片红红的火焰！露水在草上燃烧起来了；白天活动的鸟儿醒来了，蚂蚁、虫蛆、甲虫爬起来了；不知什么地方飘来一缕青烟；黑麦和燕麦丛中响起一阵私语般的声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可是兔哥儿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只是唠唠叨叨地说着：我害了我的朋友啊，害了我的朋友啊！

现在一座山终于出现。山那边就是沼泽，沼泽中间就是狼窝……来迟了，兔哥儿，你来迟了！

他鼓足最后的力气，准备跳过山峰……他跳过去啦！但他再也跑不动了，

他已经筋疲力尽，倒下来了……难道他果真跑不到了吗？

狼窝就在眼前，像摆在盘子上那么清楚。远远什么地方的钟楼上，正敲起六时的钟声，钟声每敲一下，就像一把铁锤打在这疲惫不堪的小野兽心上。最后一下钟声刚刚响起，狼先生立刻从狼窝里走出来，一步一步走着，乐得直摇摆尾巴。瞧，他向兔质走去，用爪子抓住他，又把爪子伸到肚子上，准备把他撕成两半：一半自己吃，另一半给狼太太。狼孩子也在那儿，围在爹妈身旁坐着，咯吱咯吱地咬着牙齿，学着样儿。

“我在这儿！在这儿！”兔哥儿大喊一声，好像千千万万只兔子齐声叫喊似的。接着便一个倒栽葱，从山上滚到沼泽里。

狼大大夸奖了他一番。

“我看兔子是可以信任的。”他说，“现在我给你们这样裁决：你们两个暂时都坐在这小树丛旁边，以后我会把你们……哈哈……饶了的！”

灰 脖 儿

马明-西比里亚克

—

初秋时分，天气一天天冷了。草木枯黄，鸟儿惶恐不安。它们就要远涉重洋去过冬，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因为，它们要在辽阔的天空飞行几千公里是很不容易的……在这期间，有些可怜的鸟儿将在路上累垮，有些鸟儿还可能死于非命，——总之，它们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一群仪态端庄的大鸟——什么天鹅啦，大雁啦和野鸭子啦，马上就要上路了。它们知道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所以一个个心事重重。而一些小鸟，像小滨鹚啦，鳍鹚啦，黑肚滨鹚啦，白腰草鹚啦，沙鹚啦，等等，却无忧无虑地叫着，跑着，跳着。它们早已成群结队集合起来，在沼泽里飞快地游来游去，就像撒出去的一把豌豆，别提多忙活啦。

黑沉沉的森林显得特别寂静，因为主要的歌唱家们等不到严冬降临就远走高飞了。

“这些小东西忙个什么劲呀？”不爱着急的老公鸭嚷道，“反正到时候我们都要飞走的……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这样慌里慌张！”

“你生来就是个懒鬼，看见人家忙活就觉得不舒坦。”它的老伴老母鸭说。

“我是个懒鬼？你就会冤枉人，别的啥也不会。或许我比大家还操心呢，只是我不表露出来罢了。一天到晚在岸上满世界跑，吵吵嚷嚷，搅得四邻不安，让大伙都讨厌，又有什么好处？”

母鸭对老伴本来就不太满意，这下真生气了：

“懒鬼！你看看人家，看看咱们的邻居天鹅和大雁，人家过得多么和美。人家整天厮守着自己的家，精心地生儿育女。可你却不管孩子们的死活，只顾自己混吃闷睡。一句话，你就是懒鬼！我一看见你就心烦！”

“别吵吵啦，老婆子！我还没说两句话，你就唠叨了一篓子，你这脾气可真叫人讨厌。谁都有缺点……可我没有错，依我看，天鹅是笨蛋，所以它才厮守着自己的孩子。总之，我有我的章程，那就是不管别人的闲事，图个什么呀？谁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管它呢。”

“你算什么爸爸！”母鸭冲着老伴喊道，“爸爸应该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你却不管孩子们的痛痒！”

“你是指灰脖子吗？它不会飞，可我有办法？我有什么不是……”

老两口管它们的残废女儿叫灰脖子。春天的时候，有一只狐狸偷偷窜到鸭群里，叼住了灰脖子。幸亏老母鸭拼着老命扑向敌人把它救了回来，可是它的一只翅膀却被咬断了。

“我一想到我们得把灰脖子单独抛在这儿就感到担忧”，母鸭含着眼泪絮絮叨叨地说，“我们都远走高飞了，而它却要孤孤单单地留在这里。是的，就剩下它一个……我们都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而它，可怜的孩子，却得在这儿冻死。要知道，它到底是咱们的女儿呀，我多么喜欢我的小灰脖子呀！告诉你，老头子，我要留在这儿和它一块过冬……”

“那么别的孩子们呢？”

“它们都身强力壮，离开我也可以生活。”

一谈起灰脖儿，老公鸭总是把话头岔开。当然，它也爱自己的女儿，但是为什么要无谓地自寻烦恼呢？灰脖儿得留下，冻死在这儿，这当然叫人伤心，可这又有什么法子呢，终归还得为别的孩子们着想呀。老太婆太爱激动，但认真地合计一下倒是必要的。老公鸭心里很怜惜自己的老伴，却不能充分理解做妈妈的痛苦。还不如当初狐狸把灰脖儿一口吞掉了呢，省得让它在这儿活活冻死。

二

分手的日子已经临近了，老母鸭更加爱怜受伤的女儿。可怜的孩子还不懂得，离别和孤独是什么滋味。它正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幼稚一样，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准备出发的鸭群。当然，它有时也羡慕哥哥姐姐们，它们将成群结队高高兴兴地飞到没有冬天的遥远的地方。

“妈妈，你们春天还回来吗？”灰脖儿问妈妈。

“是的，是的，我们还会回来的，我的心肝……我们还要生活在一起。”

为了安慰刚刚懂事的灰脖儿，妈妈给它讲了几个从前有些鸭子留下过冬的故事。老母鸭的朋友当中就有这么两对夫妻。

老母鸭安慰女儿说，“我的心肝，不管怎么样，你是会熬过去的。起初你也许觉着有点孤单，过些日子就会习惯了。如果能把你送到有温泉的地方，那就好了。那儿冬天下结冰，离这儿也不太远……得啦，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反正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你送到那儿去！”

“我会天天想念你们，我会想：你们在哪儿呀？在干什么呀？你们高兴不高兴呀？……不管怎样，我还像跟你们在一块的时候一样。”可怜的灰脖儿反复说着。

老母鸭为了不表露自己的绝望心情，极力克制自己。它表面上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可暗地里却背着大家偷偷流泪。唉，它多么可怜苦命的女儿呀！……现在，它对别的孩子毫不在意，漠不关心，好像压根儿就不爱它们似的。

时光过得真快！……已经下过几场早霜，白桦树叶渐渐枯黄了，白杨树叶也染红了。河水变得黑黝黝的，河边的草木凋零了，河岸光秃秃的，河道显得宽阔了。阵阵秋风摇落了树上的枯叶，云彩和秋雨时时遮住晴朗的天空。总之，好日子剩下不多了。候鸟们已经成群结队地急急忙忙地飞走了。最先动身的是住在沼泽里的鸟，因为沼泽开始结冰了。走得最晚的是那些水鸟。

仙鹤们出发的时候，灰脖儿特别伤心，因为它们叫得非常凄惨，好像在召唤它一块飞去似的。它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这么难过。它内心已经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所以两眼久久地目送着渐渐远去的鹤群。

“它们该多好呀！”灰脖儿这么想。

天鹅、大雁和野鸭也准备出发了，它们汇集起来，组成一大群。饱经风霜的老鸟向幼鸟传授着远飞的本领。为了适应远飞，把翅膀练得硬邦邦的，幼鸟们每天早晨都唱着嘹亮的歌声进行远足。足智多谋的头鸟先把幼鸟分成几批进行训练，然后再把它们集合起来一块训练。幼鸟“嘎嘎”地叫着，嬉笑着，快活极了！唯独灰脖儿不能参加这种活动，它只好站在一旁远远地望着。可有什么办法呢，它只好听天由命。除了在水里游泳，扎猛子之外，它

还能干什么呢？水成了它唯一的天地。

“该出发了……时间到了！”领头的老鸟喊了一声，“我们在这儿还等什么呀！”

时间飞逝而去，不幸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水鸟们在河面上汇集成一大群。这是初秋的早晨，河面上笼罩着一层浓雾。鸭群是由三百只野鸭组成的。在鸟群里现在只有那些头鸟们嘎嘎嘎不住地叫着。老母鸭昨夜通宵没有合眼，因为那是它同灰脖儿团聚的最后一夜。

“你要呆在泉水注入河流的地方，那儿的水一冬天都不会结冰。”它告诉灰脖儿说。

灰脖儿站在鸭群一旁，就像外人一样。野鸭都忙着远走高飞，谁也顾不上它。

老母鸭看着可怜的灰脖儿，心都碎了。它下了几次决心要留下来。可是怎么能够留下呢？还有别的孩子呢，它们必须随鸭群飞走啊。

“大家注意，出发！”头鸟扯着嗓子喊了一声，鸭群唰地一声腾空而起。

灰脖儿独自留在河上，对着远去的鸭群望了好久。鸭群起初挤成一团，继而排成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字形，后来就在天空消失了。

“难道就剩下我自个儿了？要是那时狐狸把我吃掉反倒好啦……”灰脖儿寻思着，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似地流下来。

三

灰脖儿居住的那条河流，在浓荫覆盖的山间哗哗地流过。两岸十分荒凉，没有什么人家。早晨，紧挨着河岸的水已经开始结冰，但到中午，玻璃似的薄冰就融化了。

“莫非河水要全部封冻？”灰脖儿害怕地想。

它感到有些孤单，因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已经远走高飞的哥哥姐姐们。它想，它们现在在哪儿呀？它们平安到达目的地了吗？它们也想着我吗？它有足够的时间去遐想。它现在才懂得什么是孤独。河面上空荡荡的，只有森林里还有些生气，在那里松鸡格格地叫着，松鼠和小兔扑棱棱地跳着。

有一天，灰脖儿实在闷得慌，就来到森林里。忽然从灌木丛里窜出一只兔子，把灰脖儿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啊，你可把我吓死啦，真坏！”兔子稳住了神，对灰脖儿说，“你把我吓得魂都掉啦。你怎么上这儿蹿跹来啦，鸭子不是早就飞走了吗？”

“我不能飞，我小时候被狐狸咬断了翅膀。”

“哟，又是这只狐狸！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它更坏的了。以前我也差点儿让它吃了。你要提防它，特别是在河水结冰之后，那正是它抓你的好时机。”

它们互相认识了。兔子也像灰脖儿一样，没有自卫能力，只靠东奔西窜保全性命。

“如果我像鸟儿一样，有一双翅膀，我在世界上就无所畏惧了！你虽然没了翅膀，但还会游泳，要不就钻到水里。而我却整天提心吊胆。我周围有很多敌人，夏天我还可以藏在草里，可一到冬天我就没有地方可藏了。”兔子说。

过了不久，下了第一场雪，但河流还没有被严寒征服。夜里结的冰，白天就被河水冲碎了。河水和严寒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搏斗。繁星闪烁的夜晚是

最危险的，那时万物都沉寂下来，河面上没有一点波纹，河流好像睡着了，而严寒却千方百计企图用冰把它锁在梦中。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一个满天星斗黑沉沉的夜晚，幽暗的森林像一群高大的卫士仁立在河岸上，岿然不动。夜幕中的群山显得更高了。高挂在天空的月亮放射着朦胧的光辉，普照着大地上的万物。

就在这个夜晚，这条白天还在山间曲回奔腾的河流变得安静了，严寒悄悄地凑到它身边，紧紧抱住这个桀骜不驯的美人，好像用一层晶莹的玻璃，把它严严实实地罩住了。

灰脖子绝望了。因为除了河中间一片不大的地方之外，整个河流都结冰了，可以自由自在游泳的地方，还不到三十多米长。恰好在这个时候，咬断灰脖子翅膀的那只狐狸又在河岸上出现了。灰脖子丧气到了极点。

“喂，老朋友，你好！”狐狸站在河岸上甜言蜜语地说，“好久不见了……冬天来了，我祝贺你。”

“请你走开！我压根儿就不想答理你，”灰脖子回答。

“你就这样报答我的美意呀？你倒挺不错，没什么可说的！对了，有人说了我许多闲话。他们自己做了坏事，却推到我身上……回头见。”

狐狸跑走了。兔子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对灰脖子说：

“要当心，灰脖子，它还会来的。”

灰脖子像兔子一样，也害怕起来了。可怜的灰脖子甚至没有心思去欣赏周围的美景了。真正的冬天已经来临。大地盖上了雪白的绒毯，干净得一个黑点也没有。光秃秃的白桦树、红杨树、柳树和山梨树也挂了一层雪花，像蒙上一层银色的绒毛。枞树披上了厚厚的一层白雪，好像穿上了珍贵的皮袄，显得更加威严。

四周的景色着实迷人，但可怜的灰脖子知道，这美景并不是属于它的，它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河中间的那片地方眼看着也要结冰，马上它就没有栖身之所了。

过了几天，狐狸真的又来了。它站在河岸上说：

“我非常想念你，小鸭子……你过来，你要是不愿意过来，我就到你那儿去，我不拿架子。”

狐狸战战兢兢踩着薄冰向还未封冻的河心爬去。灰脖子吓得魂不附体。但是狐狸爬不到水边，因为那里冰太薄了。它探着头，咂咂嘴说：

“小鸭子，你多傻！……快爬到冰上来！不过，我要走啦！我还急着干我的营生呢！”

以后，狐狸天天到这里来，看河心封冻没有。严寒继续施展着淫威。河中间那片没有结冰的地方，原来像个大水池，现在变成方圆两米多的冰窟窿。这时候，冰也结得厚了，狐狸可以一直走到冰窟窿的边缘。可怜的灰脖子吓得钻到水里，狐狸蹲在冰窟窿边上，恶狠狠地取笑灰脖子：

“没关系，你往水里钻吧，反正我要吃掉你……你最好还是乖乖地钻出来。”

兔子在河岸上看到狐狸的蛮横行为，肺都气炸了。

“啊，这狐狸多么狠毒！灰脖子多么不幸呀！狐狸会吃掉它的……”

一旦河心完全结冻，狐狸就会把灰脖子吃掉，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这样的事情却没有发生。兔子亲眼目击了发生的一切。一天早晨，兔子从窝

里出来找食，和同伴们在一块玩。那天天气非常寒冷，它们为了赚个暖和，两脚不停地踢蹬着，玩得很快活。

“弟兄们，你们要当心啊！”有只兔子大喊一声。

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森林边上站着个驼背老猎人，他蹬着雪橇悄悄走过来，正琢磨着打死哪一只兔子呢。

“哈，这一下我老伴可以做一件暖和的皮袄啦！”

他看准了一只最大的兔子寻思着。

他刚一瞄准，兔子就发现了，噌地一声窜到森林里，简直像疯了一样。

“啊，狡猾的家伙！你们等着吧……蠢家伙，为什么不明白，我老伴不能没有皮袄呀。为了不让她受冻，你们不要耍弄我，不要满世界乱跑。要是我说话不算数，我老伴会责备我的。她会对我说：‘你当心，老头子，搞不到皮袄就别回来！’而你们却逃走啦……”老猎人气呼呼地唠叨着。

老猎人跟着兔子的脚印搜索了一会儿，但是兔子却像撒出去的一把豌豆似的窜到森林里去了。老猎人累得精疲力竭，一边骂着狡猾的兔子，一边坐在河岸上喘气。

“唉，老婆子呀，老婆子，我们的皮袄跑啦！得啦，我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另找皮袄。”他自言自语地说。

老猎人正坐着犯愁，忽然看见一只狐狸在冰上爬着，姿势和猫一模一样。

“哈哈，原来是只狐狸！”老猎人又高兴起来，“我老伴的皮袄领子自己跑来啦。……大概它是要喝水，要不就是想逮鱼。”

狐狸真的跑到灰脖子栖身的河流中间，在冰上趴着呢。

老猎人两眼已经昏花，加上狐狸挡住了视线，所以他没有发现水里还有一只鸭子。

“为了不把领子糟践了，应当这样打。”老猎人一边瞄着狐狸，一边想，“要是老婆子发现皮袄领子上净是窟窿，她又该骂我了。这可得好枪法，枪法不好是打不死狐狸的。”

老猎人看准了狐狸身上的一个地方瞄了很久，终于砰地一声开枪了。透过烟雾，他看见一个什么东西在冰上跑动，飞快地跳进冰窟窿里。他跌跌撞撞地跑上前去，在冰上还摔了两交，可是当他跑到冰窟窿那里，只好两手一摊：皮袄领子不见了，而在冰窟窿里游动着惊魂未定的灰脖子。

“原来是只鸭子！”老猎人摊开双手长叹一声，“我活了一辈子头一回看见狐狸会变成鸭子。多狡猾的野兽啊！”

“老爷爷，狐狸跑啦。”灰脖子告诉老猎人。

“跑啦？唉！老婆子，皮袄领子跑啦！……现在我可怎么办哪？唉，我的运气可真糟，可你这小傻瓜为什么在这儿游泳呀？”

“老爷爷，我不能和别的鸭子一起飞走，因为我有一只翅膀被咬伤了。”

“唉，傻瓜呀，傻瓜！你知道吗，你在这儿不是被冻死就是被狐狸吃掉！啊，有了……”

老猎人想了一想，点了点头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那么，我们这么办吧：我把你交给我孙女，她会高兴的。到了春天，你给我老伴下蛋，还给她孵小鸭子。听见了吗，我的小傻瓜？”

老猎人从冰窟窿里把灰脖子救上来，抱到怀里。

“我回去什么也不对老伴说，让她的皮袄和领子一同在森林里游逛吧。只要我的孙女高兴，我也就心满意足啦！”他这样想着往家走去。

兔子看到这一切，笑得合不拢嘴。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老太婆没有皮袄也行，守着火炉不是也冻不着吗？

长嘴蚊子和短尾巴熊的故事

马明-西比里亚克

—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蚊子们都躲到沼泽里乘凉去了。一只长嘴蚊子在宽阔的草叶下面睡觉。在睡梦中，它猛然听见一阵可怕的喊声。

“哎呀，老天爷！……哎呀，救命呀！……”

长嘴蚊子从草叶下跳出来，高声问道：

“怎么回事呀？你们叫唤什么？……”

只见一群蚊子飞着，嗡嗡嗡叫着，可就是弄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

“哎呀，老天爷！狗熊钻到我们的沼泽里，四脚朝天躺在地上睡大觉。它往草上一躺，一下子就压死我们五百个弟兄；它一张嘴，又吞掉我们一百个伙伴。哎呀，弟兄们，倒霉透啦！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它那儿逃出来，要不然我们早就被它压成肉泥了

长嘴蚊子气得嘴都歪了。它固然生狗熊的气，可它也生那些只会吵吵嚷嚷却拿不出办法的蚊子的

“喂，你们别吵吵啦！”长嘴蚊子说，“让我马上去把狗熊赶跑……哼，这有什么难的！你们哪，就会穷嚷嚷……”

长嘴蚊子满腔怒火，振了振翅膀，嗡地一声飞走了。沼泽里果然躺着一只狗熊。它在蚊子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丰美的草地上，袒着肚子睡大觉，而且鼻子里喷着粗气，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就像在吹喇叭。这个可恶的东西！…闯进别人的领地，又平白无故地弄死这么多蚊子，而它却睡得这样香甜！

“喂，老伯，您这是到哪儿来啦？”长嘴蚊子大声喊道。它的声音大得惊人，就连它自己听了都感到害怕。

毛烘烘的狗熊睁开一只眼，没有看见什么；于是它又睁开另一只眼，这才模模糊糊地看见一只蚊子在它的鼻子尖上飞着。

“你要干嘛，朋友？”狗熊怨声怨气地说，也有点生气了，“怎么回事！我刚刚躺下休息，就来了你这么个坏蛋在这儿嚷嚷起来。”

“喂，你趁早离开这儿，老伯！……”

狗熊睁开双眼，仔细端详了一下蚊子，鼻子“哼”了一声。这下它可真生气了。

“坏蛋，你到底要干什么！？”狗熊大吼一声。

“请你快离开我们这儿，不然我可就不客气啦，……我要把你连皮带骨一古脑儿吃掉。”

狗熊觉得好笑。它骨碌翻了一个身，用前爪捂住脸，一会儿就呼噜呼噜睡着了。

二

长嘴蚊子飞回自己的伙伴那儿，对着空旷的沼泽喊道：

“我使用巧计把毛烘烘的狗熊吓跑了……下次它保准不敢再来啦。”

蚊子们惊讶地问道：

“那么，狗熊现在在哪儿呀？”

“弟兄们，我不大清楚。我告诉它，如果它不离开，我就要把它吃掉，这么一说就把它吓坏了，你们知道，我是不爱开玩笑的，我是实打实地告诉它，我要吃掉它。我担心，在我往回飞的这会儿，它没准儿让我给吓死了……可那怪谁呀，是它自作自受！”

蚊子们又吵吵嚷嚷地叫了起来，嗡嗡嗡嗡争论不休，不知该怎样对付蛮横无礼的狗熊才好。沼泽里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可怕的喧闹声。它们争啊，吵啊，嚷嚷了好半天，最后决定一起行动起来把狗熊赶出沼泽。

“让它回它的老家去，回它的森林去，到那儿睡觉去。沼泽是属于我们的……早在我们祖先的时候，这儿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一个见多识广的老蚊子建议：先不要惊动狗熊，让它睡足觉，等它睡醒了，它会自动离开的。但是大家都不同意它的意见，可怜的老蚊子满面羞愧地躲到一边。

“走啊，弟兄们！我们去给狗熊点颜色看……！”

长嘴蚊子比谁喊得都欢。

蚊子们跟着长嘴蚊子飞走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那声音它们自己听了也感到不寒而栗。它们飞到沼泽一看，狗熊还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

“你们瞧，我不是说过吗，那个可怜虫已经被吓死啦！”长嘴蚊子吹嘘说，“我都有点可怜它了，多么壮实的一只狗熊呀。”

“不，弟兄们，它是在睡觉，”小蚊子说。它飞到狗熊鼻子底下，差一点被吸进那风洞似的鼻孔里。

“呸，不要脸的家伙！呸，没廉耻的东西！”蚊子们齐声叫嚷着，声音大得吓人。“你压死了我们五百个弟兄，吞掉了我们一百个伙伴，自己却像没事人一样，在那儿睡大觉。”

毛烘烘的狗熊没挪窝儿，还是只顾打呼噜。

“它在装睡！”长嘴蚊子飞到狗熊面前厉声喊道，“我马上就给它点厉害看……喂，老伯，别装睡了！”

长嘴蚊子冲着狗熊扑去，它用长矛似的嘴一下子叮在狗熊的黑鼻子上，狗熊疼得跳了起来。它挥动前爪冲着自己的鼻子抓去，可是长嘴蚊子却早已逃走了。

“怎么，老伯，不好受了？”长嘴蚊子说，“赶快滚蛋，要不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这一回，我可不是单枪匹马，我爷爷——长嘴大蚊子，我的小弟弟——长嘴小蚊子，都来啦！快滚开！老伯！”

“我就是不走！”狗熊坐起来，粗声粗气地说，“我把你们统统掐死。”

“哈哈，老伯，你别吹牛！”

长嘴蚊子又飞了过来，猛地叮到狗熊的眼皮上。狗熊疼得嗷嗷叫，冲着脸又抓了一把，还是一只蚊子也没抓住，而且差一点没把自己的眼珠子抓出来。长嘴蚊子又飞到狗熊的耳朵上，嚷道：

“我要吃掉你，老伯……”

三

狗熊真的生气了。它把一棵白桦树连根拔起来，抡着去打蚊子，它使足全身力气打呀，打呀，累得气喘吁吁，却连一只蚊子也没打死，它们还是嗡

嗡嗡地在它头上飞来飞去。后来，狗熊又抓了一块大石头朝蚊子们打去，还是一只也没打着。

“怎么样！老伯，打得赢吗？”长嘴蚊子说，“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吃掉你……”

狗熊和蚊子不知打了多长时间，只听见狗熊的怒吼声和蚊子的嗡嗡声响成一片。也不知道狗熊拔了多少棵树，搬了多少块石头，它一心想抓住在它耳朵上绕来绕去的那只长嘴蚊子。可它抓呀，抓呀，不但没有抓住，反而把自己的脸抓破了。

最后，狗熊累得精疲力竭，瘫倒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它眉头一皱，立刻又想出个新花招，就是在草地上打滚，把所有的蚊子都压死。于是它就在草地上翻过来滚过去，折腾了好半天，可还是一只蚊子也没压死，反而弄得更累了。它把脸拱进长满青苔的泥地里，不料这一招比原来还糟，蚊子们又叮住了它的尾巴。它怒火万丈，暴跳如雷。

“住手！我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狗熊大喝一声，声音大得十里地以外都能听见，“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我……我……我……”

蚊子们撤退了，看狗熊要干什么。狗熊爬到树上，像在马戏团里耍把戏一样，坐在一根大树枝上喊道：

“哼，你们现在要是再敢过来……我就扭断你们的嘴！……”

蚊子们细声细气地笑着，一同扑到狗熊身上。它们叫着，围着狗熊飞着，在狗熊身上爬着。狗熊左躲右闪，突然张了一下嘴，呼噜又吞进去一百来只蚊子。它咳嗽了一下，不提防从树上摔下来，像掉下一个大口袋。可它马上就爬起来了，挠了挠摔痛的屁股说道：

“呸，怎么样，你们赢了？你们瞧，我不是很灵巧地从树上跳下来了么？”

蚊子们又细声细气地笑了。长嘴蚊子还是扬言：

“我要吃掉你……我要吃掉你……吃……吃！”

狗熊累得一点劲也没有了，可它还是不愿意离开沼泽，因为这样走太不光彩了。它蹲在地上，不住地眨巴着眼睛。

这时小丘上跳下来一只青蛙，给它解了围。青蛙蹲在地上对它说：

“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您这不是白白地自寻烦恼吗？您不要和这些讨厌的蚊子一般见识，和它们怄气犯不着。”

“是犯不着！”狗熊又高兴起来，“我不过……要是它们飞到我家，那我就……”

狗熊从沼泽里出来，一溜烟跑回家去，而长嘴蚊子还是穷追不舍，并且喊着：

“喂，弟兄们，抓住它！狗熊跑啦……抓住它！”

蚊子们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

“不追了！既然沼泽已经归还我们了，就让它跑了吧！”

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是俄国人常用的名字。因为米哈依尔的爱称“米沙”和熊的俗称同音，所以用来称呼狗熊。——译者

小麻雀普吉克

高尔基

年老的雄雀和雌雀也像人一样总爱絮絮叨叨地说教，就像书里写的那样。而小麻雀却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它自己的见解。

有那么一只黄嘴小麻雀，名叫普吉克，住在浴室的窗顶上。它的窝是用麻屑、绒毛和其他柔软的东西絮成的，暖和极了。它还不会飞，可是它的小翅膀却不停地扇动着，两只眼睛老是眨巴眨巴地往外看着：它想早点知道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有意思没意思。

“你要干什么？”妈妈问它。

它抖了抖翅膀，两眼盯着地下，唧唧喳喳地说：

“窝里太黑啦，太黑啦！”

爸爸回来了，给普吉克带来了几条小虫子，夸口说：

“你看怎样？”

妈妈称赞说：

“不错嘛，唧唧，唧唧！”

普吉克吞下小虫子，心想：

“不过是几条带腿的虫子，还自吹自擂，真是怪事！”

小麻雀都从窝里探出头来，东张西望。

“孩子们，孩子们，”妈妈担心地说，“当心，你们会摔下去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普吉克问道。

“不为什么，你们会掉到地下，猫会咔嚓咔嚓把你们吃掉。”爸爸说完，又去打食了。

它们天天这样生活着，只是小麻雀的翅膀长得太慢。有一次，刮起风来了，普吉克问道：

“这是啥呀？”

“刮风啦，呼——唰！留神会把你刮下去，地上有猫！”妈妈给它解释说。

普吉克不爱听妈妈的唠叨，它说：

“树为什么会摇呀？要是树不摇，风不就刮不起来了……”

妈妈告诉它，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可是它硬是不相信，它喜欢独出心裁地解释一切现象。

一个男人甩着手从浴室门前走过。

“猫咬掉了他的翅膀，只剩下两根骨头晃来晃去的啦。”普吉克说。

“这是人，他们都没有翅膀！”妈妈对它说。

“为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的，没有翅膀。为了生活，他们总是用腿跳，懂吗？”

“为什么？”

“要是他们长了翅膀，他们就要来逮我们啦，就像我和你爸爸逮小虫子一样……”

“骗人！”普吉克说，“骗人，全是谎话！谁都应该有翅膀。想必在天上飞比在地上走好……等我长大了，我要让大伙都会飞。”

普吉克不相信妈妈的话。它还不明白，要是不听妈妈的话，一定要遭殃

的。

它坐在窝边，大声地唱着自编的诗歌：

人长腿，
不长翅：
别看你个儿大，
难免被虫吃！
别看我个儿小，
我能吃虫子。

它唱着，唱着，一不小心从窝里掉了下来。妈妈紧紧跟着它也飞了下来。一只蓝眼睛的棕黄色花猫正好呆在跟前。

普吉克吓得魂不附体。它展开小翅膀，两条灰色的细腿摇摇晃晃，可它还唧唧喳喳地说：

“非常幸运，非常幸运……”

妈妈急忙把它推开。她是那样勇敢，那样令人生畏，她支棱着羽毛，张着嘴，两眼盯着那只猫。

“快逃，快逃！飞呀，普吉克，快往窗户上飞，快飞呀……”

恐惧使小麻雀从地上一跃而起，它往上一跳，扇动着翅膀，一下，两下，终于飞到了窗户上！

妈妈也飞到窗户上。她被猫咬掉了尾巴，可是她还是非常庆幸。她落在普吉克身边，亲吻着普吉克的后脑勺，跟它说：

“怎么样，怎么样？”

“嗯，没什么！”普吉克说，“不是一下子什么都能学会的！”

蓝眼睛的棕黄色花猫卧在地上，舔着爪子上的麻雀毛，望着麻雀扫兴地说：

“这只小麻雀，简直像只老鼠……喵喵……”

一场灾难就这样化险为夷了，只是妈妈丢掉了尾巴。

小傻子伊凡奴希卡

高尔基

以前有个小傻子伊凡奴希卡，他虽然是个美男子，但是不论他做什么，都做得很滑稽，不像一般人。

有个农民雇伊凡奴希卡去帮工，自己准备带妻子进城去；他临走时向伊凡奴希卡说：

“你留下来看管孩子吧，要给他们吃饱！”

“给他们吃什么呢？”伊凡奴希卡问道。

“你把水、面粉和剁碎的土豆和在一起，熬成稀粥给他们吃！”

农民还吩咐他说：

“要把门看好，别让孩子们跑到树林里去！”

农民和妻子俩乘车走了。伊凡奴希卡爬到高板床上，叫醒了孩子们，把他们拖到地板上，自己坐在他们后面，说：

“好啦，现在我看着你们！”

孩子们在地板上坐了一会儿，就要东西吃。伊凡奴希卡把一桶水提进屋

里来，往水里倒了半袋面粉、一斗土豆，用扁担把这些东西搅拌了一阵，然后一边想一边说出了声：

“应该把谁剁碎呢？”

孩子们听见他这样说，吓坏了，说：

“他大概是要把我们剁碎！”

于是孩子们偷偷从家里逃出去了。

伊凡奴希卡望着他们的背影，抓抓后脑勺，想道：“现在我怎么看管他们呢？我还得看门，不能让门跑了啊！”

他往桶里瞧了一眼，说：

“稀粥，你就熬你的吧！我得去看管孩子！”

他把门卸下来，扛在肩上，向树林里走去。这时，熊迎面走来，看见他，觉得很奇怪，便吼叫道：

“喂！你干吗往树林里搬木头？”

伊凡奴希卡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讲给熊听，熊坐下，哈哈大笑，说：

“你真是个小傻瓜！为了这个，我就得把你吃掉！”

伊凡奴希卡说：

“你还不如把孩子们给吃了呢，免得下次他们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往树林里跑！”

熊笑得更欢了，笑得满地打滚！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人！走，我带你去让我的妻子瞧瞧！”

熊把伊凡奴希卡领到自己的窝里去。伊凡奴希卡一边走，他扛的那扇门一边不断挂住松树。

“瞎！你把它扔下吧！”熊说。

“不行，我得守信，我答应看好门，那就得看好门！”

他们来到了熊窝里。熊对妻子说：

“玛莎！你瞧，我给你带来个什么样的小傻瓜！简直太可笑了！”

伊凡奴希卡问母熊：

“大婶，瞧见孩子们没有？”

“我的孩子都在家里睡觉呐。”

“来，让我看看，是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母熊让他看了三只小熊，他说：

“不是这三个，我们家是两个。”

这时，母熊也看出他是个小傻子，也哈哈大笑，说：

“你们家的孩子是人的孩子呀！”

“算了吧，”伊凡奴希卡说。“这么小的孩子，哪儿分得清，谁的孩子什么样！”

“滑稽透了！”母熊觉得很惊讶，对丈夫说：“咱们别吃他了，让他住在咱们家里干活儿吧！”

“好的，”熊同意道，“虽然他是个人，可真一点坏心眼儿也没有！”

母熊递给伊凡奴希卡一只篮子，嘱咐他：

“去采一篮树林里的马林果，等孩子们睡醒了，我给它们点好吃的！”

“好吧，这我能做到！”伊凡奴希卡说。“不过，你们得看着这扇门！”

伊凡奴希卡到树林里的马林果灌木丛里去，采了满满一篮马林果，自己也吃了个饱，然后回到熊窝里去，一路上放开嗓门高声唱：

嘿！花大姐儿
笨手笨脚！
蚂蚁和蜥蜴
可不像它们！

伊凡奴希卡走到熊窝，大声喊道：

“马林果来啦！”

三只小熊跑到篮子前，吼叫着，你推我挤地翻着跟头——高兴极了！

伊凡奴希卡瞅着它们，说：

“哎呀！可惜我不是熊，要不然我也有孩子喽！”

逗得熊夫妻俩笑个不停。

“哎呀，我的爹呀！”熊吼着说。“没法跟他一起过日子，得笑死！”

“我说，”伊凡奴希卡说。“你们在这儿看着门，我去找孩子，不然主人准得给我个厉害瞧！”

母熊要求它的丈夫说：

“米沙，你帮他找找多好！”

“应该帮助他。”熊表示同意道。“他实在太滑稽了！”

熊和伊凡奴希卡一起沿树林里的小路走去，一边走，一边友好地谈天。

“你太傻了！”熊表示惊讶地说。伊凡奴希卡却问熊：

“那你聪明吗？”

“我么？”

“是呀，你！”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那么你凶吗？”

“不凶。怎么？”

“我认为，谁凶，谁就傻。我也不凶。那么可能你我全不是傻瓜！”

“瞧你，怎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熊感到奇怪地说。

这时，他们突然发现，两个孩子坐在灌木丛下睡着了。

熊问：

“这是你们家的孩子么？”

“不知道，”伊凡奴希卡说。“得问问他们自己。我们家的孩子刚才肚子饿了。”

他们把两个孩子叫醒，问道：

“你们饿么？”

两个孩子嚷道：

“我们早就饿了！”

“对了，”伊凡奴希卡说，“这么说，他们是我们家的孩子！现在我带他们回村里去。大叔，请你把门给我送来，因为我没有工夫，我还得去熬粥！”

“好吧！”熊说。“我给送去！”

伊凡奴希卡跟在孩子们后面，看着他们，眼睛盯着他们后面的地，就像主人吩咐他的那样，嘴里还唱着：

稀奇，真稀奇！

甲虫捉小兔儿。
狐狸坐在小树下，
荒唐，真荒唐！

等他走到农舍里时，主人夫妻俩早已从城里回来了，他们看见屋子当中摆着一只水桶，桶里的水一直满到桶边，桶里倒了许多土豆和面粉，孩子们不在，门也丢了，他们就坐在板凳上，伤心地哭开了。

“你们哭什么呀？”伊凡奴希卡问他们。

这时，他们一眼看见两个孩子，不由得喜出望外，赶紧把孩子搂在怀里。他们指着桶里煮的东西问伊凡奴希卡：

“你这煮的是个什么呀？”

“稀粥啊！”

“难道是这样煮的吗？”

“我哪儿知道该怎么煮呀！”

“门哪儿去了？”

“马上就给送来，——喏，这不是门嘛！”

主人朝窗外一看，只见熊拖着那扇门走在大街上，人们被它吓得向四面八方逃去，有的爬上房了，有的爬上树了；狗也吓得躲起来了，有的钻进了篱笆，有的钻到院门底下。只有一只火红的大公鸡雄赳赳地站在街中心，对熊大叫一声：

“我我我……把你扔到河里……喔喔喔！”

霞 公 主

捷列绍夫

—

柯萨尔王狩猎归来。这一次出猎十分顺利，柯萨尔王开心极了。他骑在马上，放松缰绳，一边走一边东瞧西望，一边还吹口哨。

“周围没有人比我更有威力了。也没有人比我更聪明、更自由自在了。我乐意吹口哨，就吹口哨；我乐意判处别人死刑，就判处别人死刑；我乐意干一件大事，就干一件大事。”

他骑马走在林中一条小路上。

走在前面的是猎犬、驯犬人和保镖，两旁是卫兵骑马伴随，猎人和赶车的拉着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殿后。走到树林中间，他们突然碰见一个擅占星术的白发苍苍的干瘪老隐士，据说他能预知未来。老隐士向柯萨尔王预言，世上很快就要出现一个人，这人比柯萨尔王更聪明、更有威力。他将先占有柯萨尔王的独养女，一年以后还将占领柯萨尔王的整个王国。他并不将领土据为己有，而是和所有的人平

柯萨尔王很不爱听这样的预言。他对隐士一言未发，只是骑马离开了，就像什么话也没听见似的。他继续往前走，心里不断地想：“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不过，他能从我这儿带走他那疯狂的脑袋吗？……”

于是柯萨尔王开始琢磨，怎样摆脱那些想占有他女儿的人，谁也不可能用武力占有她，因为柯萨尔王本人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这种行动。他可能通过结婚的办法来占有她，恰好她也到了结婚的年龄，正在等待青年男子从四面八方来向她求婚。柯萨尔王的爱女霞公主长得十分标致。她那倾国的容貌，连柯萨尔王自己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的女儿霞公主就有这么美丽！……

柯萨尔王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安排一切，家里人就向他报告，来了三个年轻人，一个比一个英俊，一个比一个高贵。他们都是来办事情的，他们只想与柯萨尔王本人单独谈话。

“喏，求婚的人说来就来了！”柯萨尔王不满地想道。

柯萨尔王恨不得凭一时的火气把他们撵出去，但是又转念一想，这样做不大妥当，而且也不妨看看他们是不是真像隐士说的那么聪明——比柯萨尔王还要聪明！……明天，他也能客客气气地把他们打发走，因为柯萨尔王他是个聪明人啊！

柯萨尔王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三位年轻的客人，请他们饱餐一顿，然后问他们来找他有什么事。年轻的客人们坦率地回答他，他们是来向他的女儿霞公主求婚的。不过，他们来了三个人，所以请柯萨尔王亲自选一个合心意的女婿。如果他自己不愿意挑选，那他们三个人就决斗一番，一直厮杀到只剩一个活的为止。

“我愿意这样！”柯萨尔王回答，心里暗自想道：“唔，看来这三个人都不太聪明！让他们先厮杀一阵子，再看结果吧！”

三位客人在花园里选中一块空地，定了个决斗的时间。过了一会儿，柯萨尔王派人去了解情况。

那人回来报告说，已经打死了一个，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

柯萨尔王等了片刻，然后又派人去探听，情况怎样了？

“第二个人也刚刚被打死了。只剩下一个人，不过这人也瘸了，脸上满是窟窿，一条胳膊给打断了。”

“那么，你就告诉他，柯萨尔王感到非常惋惜，因为他不能要一个瘸腿的，而且还满脸窟窿的女婿。”

第一次，柯萨尔王就这样摆脱了三个求婚的人。只是时间不长。

二

过了不久，新的求婚者又来了——一下子来了五个。柯萨尔王不由得心惊肉跳起来，心想：

“万一他们五个人之中，就包括那个比我更聪明、更有威力的人怎么办？我怎么办才好呢？”

柯萨尔王把五位求婚者请进去，请他们饱餐一顿，然后说道：

“不久前，有几个非常出色、非常勇敢的年轻的人到我们这儿来过。他们决定决斗一场，让最后活着的那个人求亲。”

柯萨尔王以为五位客人会立刻火冒三丈，抓起宝剑，打作一团。但是，五位求婚者心平气和地回答道：

“那桩事，我们听说过。不过，要知道，战斗可能让人变成瘸子，瘸腿的女婿可不是谁都喜欢的。”

柯萨尔王咬着胡子，坐在那儿，一边想一边打量这几个求婚者。他看出这几个人不像头一次来的几个人那么傻。因此他更着急了。心想：这回可躲不过去了。他们之中一定有那个可怕的聪明人。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给他们吃闭门羹？

“你们都很好，很高尚。”柯萨尔王向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很年轻，很勇敢，个个英俊漂亮。现在我怎么断定你们之间谁最好，谁最配做我的女婿呢？不通过决斗，我是没有办法决定的。因此，我也就无法把我的女儿霞公主嫁给你们之中的任何人。”

但是这也把五位求婚者难住。他们这样回答柯萨尔王：

“假使你不能决定挑选谁做女婿，那就让您的女儿——美丽的霞公主自己来挑选吧。她看中谁，就让谁当新郎。”

“你们居然想出这种办法来！”柯萨尔王勃然大怒。“哪儿也没有过这种规矩，我们这儿也不可能有这种规矩！”

“那我们就抽签吧。谁走红运，谁就当新郎。”

“真叫他们缠住了！”柯萨尔王想道。“好吧！我叫你们看看你们走什么运。你们会心满意足的！”

柯萨尔王大声回答他们说：

“好。照你们的意见办。碰运气就碰运气吧！”

五个年轻人高兴极了，心想，反正他们之中总有一个人会成为美丽的霞公主的新郎！他们站起身，大声说起话来。他们激动得两颊通红，神采奕奕，要不是柯萨尔王想出还要补充一个小小的条件，他们不知还会乐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什么条件都同意！”他们甚至还没听清是怎么回事儿，就预先拿

定了主意。

条件却是这样的。要知道，国王的女儿不是一垛干草，不是一袋米，也不是羊群里的一只羊，可以用抽签的办法来获得。这样做，柯萨尔王将失去邻国国王对他的尊敬。邻国的国王们会说：他只有一个女儿，还不会好好把她嫁出去。因此命运归命运，体统归体统。

“不过，我的朋友们，你们这样做，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喏，头一批求婚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决定决斗。所以现在我决定这么办：谁想抽签，他就面临两种可能性——要么，娶霞公主为妻，要么，丢掉自己的脑袋。否则，在邻国国王们面前，我将感到不体面！”

五个年轻人头脑正发热，没有意识到整个危险性，轻率地同意了。

定好了第二天抽签。

在最陡峭的高高的河岸上，就在悬崖上面，搭了个台，台上铺了地毯，张灯挂彩，还摆上鲜花。台旁边支了三个帐篷——中间一个金色织锦缎帐篷，是为柯萨尔王支的；左侧的银色织锦缎帐篷，是为宫廷的证人支的；右侧的七色帐篷，是为求婚者们支的。在帐篷后的草地上，圈出一块半圆形的地方，给卫兵、客人和观众落座。在河上峭壁的那个方向，摆了一只孤零零的红木板凳，那是刽子手坐的，为的是让每个人都一眼能看见，大家聚集在这儿不是闹着玩，而是干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要叫每个求婚者都知道，他的前途是什么样的：要么结婚；要么一个倒栽葱从悬崖上跌落下去！

三

到了约定时间，喇叭吹起来了，全体与会的人开始陆续来到会场上各自的地方。台上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只金碗，上面蒙上了一块布。刽子手走到台前红木板凳前坐下，这是个以前当过强盗的身强体壮的棒小伙子，这会儿他把袖子卷得高高的，衬衫领子敞开着。在坐下之前，他用一只脚踩了踩一条又宽又长的木板，这块木板一头搭在台上，另一头在一根粗圆木上摇晃着，就好像晃悠悠的天平或秋千似的。刽子手试了试那块木板，才放心地坐下。

喇叭又吹响了，公证人走了出来，庄严地走上台会，鞠了个躬，高声宣布道：

“按照柯萨尔王的命令，在这只金碗里放了两颗石子。这两颗石子完全一样，只是一颗像露珠似的洁白，另一颗像血似的鲜红。谁抓到白石子，柯萨尔王就把美丽的霞公主嫁给他，谁抓到红石子，那可别生气，当时刽子手就将他从这悬崖上推下河底。如果有人想求婚，那就挨个儿来碰碰大运吧。柯萨尔王不强迫任何人。不过，谁要是走上前来从金碗里抓石子，那就照刚才说的这么办！”

喇叭又吹响了。从七色帐篷里走出一个身穿节日服装的高个儿青年。他走到台前，对公证人说道：

“我想碰碰运气！”

“上来吧！”公证人回答。

青年走上台。刽子手从另一面走上台。观众的心跳得更厉害了。

公证人和刽子手让青年站到木板的末端上，于是木板不再晃动了。刽子手手拿重甸甸的铁链子从一侧走到青年身旁，公证人捧着金碗从另一侧走到

青年身旁，刽子手先将铁链套在这求婚者的脖子上，然后将铁链交叉绕在他胸前，在背后打了个结。公证人将金碗送到他面前，微微撩起蒙着的布，使他只能伸进一只手去。

“要么，走红运；要么，死亡。”他不动声色地向青年说：“抓吧！”

“当然是走红运罗！”青年满面春风地扬声说，然后眯起眼睛，将半截胳膊伸进金碗里去抓那颗命中注定不祥的石子。

当他的手在盖布下从金碗里抽回时，所有的人全屏住了气息。

等他拿出了手，张开手心看时，脸刷地变得惨无血色，两只眼睛仿佛停滞不动了似的。

在他的手掌里躺着一颗红彤彤的石子。

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公证人已把盖布朝刽子手挥舞了一下。只见刽子手使出全身力气将木板的一端一推，于是身缠铁链的青年，甚至没来得及喊出声，就从悬崖上跌了下去，径直落进深深的河底，只有刹那间在水面上出现的一个大漩涡，说明他落下的地点。

阳光普照；百鸟在四周啾啾地叫。喇叭又吹响了。

另一个年轻人走出七色帐篷，向公证人说：

“也许我比他走运。”

公证人将红石子放回金碗里，回答道：

“也许你比他走运。也许你也不比他走运。抓吧！抓完，我们就知道了。”

第二个青年的遭遇同第一个青年一样。

当喇叭又召唤性地吹响时，剩下的三个青年一同走出七色帐篷，向柯萨尔王说，抽签太费时间，今天他们没有工夫，下一次他们再来抓石子。

柯萨尔王对自己想出的新花招非常满意，整整一个晚上都自言自语道：

“柯萨尔王真了不起！……太聪明了！……”

四

以后就照这个办法做了。只要有人来求婚，便向他宣布条件，于是他或者趁还没丢掉性命之前，赶紧头也不回地逃走，或者抽完签之后死在悬崖下的河里，谁也没能抓到白色的石子。

“占星家，怎么样啊？”柯萨尔王喜不自胜，暗暗得意，以为战胜了那个隐士。“你给我算命的时候，恐怕看错了天了。你大概不是根据星相给我算的命，而是根据放在烤炉里做菜的砂锅算的吧！”

但是美丽而开朗的霞公主越来越忧愁。她非常心疼那些为了她而轻率地死去的勇敢的青年；再说，她孤单地整天和一些老婆婆、老妈妈、侍从丑角、侍女等人在一起，也觉得很寂寞。

霞公主终日愁眉不展。什么娱乐也不能引起她的兴趣。乳母鲁凯丽娅用尽一切办法使霞公主开心。最后她把两个弹古丝理 的歌手带进宫里去。这两个歌手，一个又老又瞎；另一个是给他引路的，虽然年纪很轻，但是驼背，就仿佛在衣服底下驮了一大袋燕麦似的。这两个歌手迷了路，不过歌唱得挺好，他们答应唱哀的歌和愉快的歌，唱多少支都行。鲁凯丽娅把他们俩带进宫里，请他们坐下，给他们喝了点水，然后请霞公主去听他们唱。

俄国古代的一种弦乐器，类似中国的古筝。

他们唱的歌曲妙不可言，有的好像是如泣如诉的悲歌，有时甚至使人眼睛里会涌出泪水，可是心里却感到舒畅和轻松。这真奇怪极了！……当他们唱愉快的歌曲时，所有的人都会抖动肩膀、手舞足蹈起来……

霞公主很喜欢这两个弹奏古丝理的人。

她吩咐他俩明天再来一次。

临走前，当驼背给鲁凯丽娅讲笑话，逗她乐的时候，瞎老人给霞公主唱了一支特别的歌，听得她惊讶不已。那支歌讲到一个勇敢的青年，化装作衣衫褴褛的瞎子，携带着古丝理，走进一个美人儿的家里，为了看看她那美丽的芳容；他看见她后，立刻爱上了她，决心一辈子都爱她，第二天就到她父母那儿求亲。后来他们很幸福，一直到死都很幸福。

霞公主简直不知该怎样想才好了。

两位歌手行了礼，慢吞吞地走到牲畜棚里去过夜。他们答应霞公主，明天再去唱几支歌，让她开心一阵。

他们走后，霞公主还在想，但怎么也想不出个头绪来。所有的人都就寝后，周围万籁无声，霞公主推开通向花园的小窗，外面是静悄悄的芳馨温暖的夜色，她久久地站在窗前倾听夜莺啾啼，心里想着某件无法实现的事情，不断地暗暗长吁短叹。她觉得自己好像在睡梦中，这一切都发生在梦中，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过——没有那个瞎老人，也没有人唱过那支歌颂幸福的青年的歌……

五

第二天早晨，两位弹古丝理的歌手又来了。当时花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乳母鲁凯丽娅坐在那儿织袜子，霞公主让瞎老人把昨天那支歌再唱一遍。

古丝理弹响了，老歌手唱了起来。

霞公主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时她突然发现，瞎歌手竟然正在用两只年轻快活的眼睛凝视着她，后来，他把白胡子拉掉，脱下围着一圈白发的帽子，向她耳语道：

“美人儿！……霞公主！……给我幸福吧：做我的未婚妻吧！做我的爱人吧！”

霞公主绯红了脸，作为回答：她的心、她的手脚都在发抖……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鲁凯丽娅觉得奇怪，怎么歌声停了？她抬起眼皮一看，不由得狂声喊叫起来：

“我的爹呀！……强盗啊！骗子啊！”

但是霞公主赶紧用手捂住她的嘴说：

“轻一点！轻一点！你怎么啦，老妈妈！难道说，你想让两位年轻的歌手送命么？”

鲁凯丽娅这会儿真不知怎么办好了。要是大声嚷起来——这两位青年就活不成了；要是不作声——那自己就给毁了。吓得她好不容易才喘上气来。

霞公主却还在一个劲儿劝她：

“好妈妈，别嚷！可怜可怜这两位年轻人吧！”

驼背歌手头一个醒悟过来。他又大声弹起古丝理，唱起一支快活的歌，好像谁也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似的。

“你们快走吧！快走吧！免得发生不愉快的事！”鲁凯丽娅低声说，她急得几乎要窒息了。“你们快走吧，别在我眼前晃了！你们一定得走！”

两位歌手走了。不过，他们没有立刻离开，走之前，他们向鲁凯丽娅许下愿，说不久将来求亲，那时一定送给她一份厚礼，等结婚以后，他们将爱她，尊重她，千方百计地对她表示敬意。

“还结什么婚呀！”鲁凯丽娅这样回答他们。“也许你们不知道柯萨尔王的条件？”

“我知道柯萨尔王的条件！”刚才装瞎的那个歌手高声说。“但我相信自己是幸福的。美丽的霞公主将成为我的妻子。如果不能如愿以偿，那我也不想活了！”

霞公主也开始劝他不要抽签，因为任何抓到的都是死亡，没有别的。

“小伙子，自爱一些吧！不要来向我这不幸的人求婚。”

霞公主说完这句话就哭了，她边哭边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但是无论怎样劝小伙子放弃求亲的念头，他也不同意，他连听都不愿听这种话。

“霞公主，你一定会成为我的爱妻，一定会的。我决不能把你让给任何人。我一定能抓到幸运的石子！”

霞公主痛苦到了极点。怜悯使她心如刀割。因为这青年会白白地送命，他决抓不到白石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柯萨尔王放在金碗里的两粒石子都是红色的；不论抓到哪一粒石子，反正同样得送命。

半天她也不能下决心把这话告诉青年。说亲生的父亲这种话，多么难出口呀！……她又难过，又害怕，但结果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告诉青年。

“两粒石子都是红的？”青年发起愁来了，犹疑了片刻，心想：这可怎么办？

后来，他忽然提高声音说：

“那样更好！”

大家都吃惊地望着他，他又用肯定的口气说：

“如果两粒石子都是红的，那我就可以千真万确地说：霞公主，你一定会成为我的未婚妻！”

他高兴得年轻的面孔容光焕发，就好像听到的不是一个可怕的消息，而是最好的喜讯。

“明天见，霞公主！……明天见，亲爱的鲁凯丽娅好妈妈！别忘记你们的忠实的、幸福的彼列雅斯拉夫！”

他说完这句话，两位弹古丝理的歌手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六

集合的喇叭声在陡峭的河岸上响起来了。

柯萨尔王坐在他的金帐篷前，时不时朝台上望一眼。公证人手捧金碗，刽子手拿了铁链子，站在台上。悬崖下面，宽阔的河水哗哗地奔流着，那是所有来向公主求婚的人的坟墓；一群白鸥在河上空飞翔……头上面是晴朗的蔚蓝天空，阳光普照，周围充满了生机和乐趣……

彼列雅斯拉夫从七色帐篷里走了出来。他是那样的年轻，体态挺拔。他

身穿朴素的旅行服装；淡褐色头发一髻髻披在肩上。他长得非常漂亮，喜气洋洋，他胸前别着一朵白色的香花；这朵花是霞公主派人给他送去的——为了祝他幸福。他后面跟着他的忠实朋友，那个化装的驼背歌手，也是个体格匀称的英俊青年，走到台旁就停住了脚步。彼列雅斯拉夫走上了台。今天柯萨尔王这里来了许多贵宾，连邻国的国王和王公都派来了使节。在柯萨尔王的金帐篷里今天还有妇女——面如土色的霞公主和鲁凯丽娅妈妈都在那里。今天霞公主的心像白杨叶子似的抖个不停，她害怕得呼吸都困难了。

霞公主目不转睛地盯着金碗和手捧金碗的刽子手。当彼列雅斯拉夫走过去时，她已经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什么人也看不见了。她吓呆了，浑身哆嗦着……她相信彼列雅斯拉夫，但也知道这会儿金碗里没有白石子。彼列雅斯拉夫究竟想出了什么主意？他怎样能免去那无法避免的死亡呢？——霞公主不明白。因此她在等待灾难临头。她的心都要碎了。这时，刽子手已经把铁链子缠在青年身上，免得他逃脱。

“要么，走红运；要么，死亡。”公证人不动声色地说着，将金碗送到彼列雅斯拉夫面前。彼列雅斯拉夫把手伸进金碗。

一切都停止不动了，等待着结果。

所有的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彼列雅斯拉夫身上。只见彼列雅斯拉夫正朝霞公主的方向望着，脸上带着明快的微笑。

现在他的手缩回去了。生米已经煮熟成饭，没有收回的余地了。霞公主刹那间停止了呼吸，她感到两腿发软。

彼列雅斯拉夫高高举起了那只攥着石子的手。在沉默和肃静中响起了他那果断的声音：

“我对自己的幸福深信不疑，所以我连瞧也不想瞧这粒石子！”

他这样说着，一挥手把石子扔进河里。

“你抓到的是什么颜色的石子？”公证人惊慌失措地喊道。

“当然是白的啰！”彼列雅斯拉夫高声喊道。“我永远走运的。你看碗里剩下的石子是什么颜色的。剩下的那一粒，应该是红的。”

石子从碗里取出来了。在拿的工夫儿，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喘气了。连柯萨尔王都差一点背过气去。

“瞧！”彼列雅斯拉夫眉开眼笑地扬声说。

公证人将取出的石子放在手掌上，大声向全体与会者宣布：

“剩下的，是红石子。”

这回答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贵宾们在鼓掌，邻国的国王和王公派来的使节在鼓掌，宫廷的见证人们也在鼓掌；观众和侍从武官们兴高采烈地欢呼和跺脚。柯萨尔王坐在那儿，两眼发愣，仿佛什么也不明白了：他瞅瞅左边，又瞅瞅右边，只见所有的人都是欢天喜地。他知道现在已经毫无办法了，——还真被那个该死的占星家说中了！

霞公主扑到父亲怀里，搂住他的脖子，高兴得痛哭流涕，一边吻他一边哭。

刽子手把铁链子解下，哗唧唧地扔在台上。

彼列雅斯拉夫在喇叭声和一阵新的鼓掌声中走下台，径直走到霞公主跟前，拉住她的手，向柯萨尔王大声说：

“尊贵的柯萨尔王，请当着全国人的面回答我，您愿不愿意将可爱的霞公主嫁给我？”

周围又安静下来了。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们三个人。

柯萨尔王摘下帽子，挠了挠后脑勺，默默地将两只手放在彼列雅斯拉夫的肩上，和他接了三次吻。在接吻的时候，他不让别人听见，小声对彼列雅斯拉夫说：

“我的好女婿！你心眼儿可真灵呀！”

在接吻的时候，彼列雅斯拉夫也小声回答他：

“父亲，你也够聪明的！”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订婚宣布了，宴请了客人；不久又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霞公主觉得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幸福了。柯萨尔王对女婿也很满意，不过当他想到这位女婿的“名望”超过世界上顶聪明的人，难免感到不服气。

有一天，柯萨尔王狩猎后，又遇见那个占星家，占星家对他说：

“要不，他怎么叫彼列雅斯拉夫呢！你等着瞧吧，他超过你的还不仅仅是这个！一切都有自己的好时候！”

柯萨尔王回答他说：

“这，你可是根据放在烤炉里做菜用的砂锅算出来的，不是根据星相推算出来的！”

不过，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整整一个晚上挠着后脑勺唉声叹气，夜里也没睡好，一个劲儿想：“瞎！你这个坏蛋占星家！瞎！你这个狗崽子，你给我预言出一些什么事情呀！”

小黄嘴

阿·托尔斯泰

院墙和台阶之间，有一个暖洋洋的角落。在那儿的草丛里，卧着一只小鸟。它正惶恐不安地望着走到跟前来的尼基塔。

小鸟仰着头，宽大的黄嘴巴紧贴在圆鼓鼓的大脖子上。它的腿蜷在肚子下面，全身的羽毛支棱着。尼基塔弯下腰来，它张开嘴已恐吓他。尼基塔把它拣起来，用双手托着。这是一只小白头翁，大概是想从窝里飞出来，可是它那弱小的翅膀还不大听使唤，所以掉了下来，躲在墙角里，卧在平贴在地面的蒲公英叶上。

小白头翁的心在急剧地跳着。“二话不说，就要把我吃掉的，”它想。它自己很清楚，它是怎样吃蚯蚓、苍蝇和毛毛虫的。

尼基塔把它举到嘴边。小白头翁眼皮一耷拉，闭上黑眼睛，心怦怦乱跳。然而尼基塔只吹了吹它的头，就把它拿进屋里：这就是说，他现在还不饿，等会儿才吃它呢。

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夫娜看见小白头翁，也像尼基塔一样，把它托在手心，吹吹它的头。

“多小啊，可怜的东西，”她说，“嘴边都是黄的，就管它叫‘小黄嘴’吧。”

他们把小黄嘴放在面向花园的窗台上。窗户外边钉着纱布，窗户里边下半截也钉着纱布。小黄嘴马上缩进角落里，极力显出不肯轻易葬送自己的生命的样子。

轻烟似的白纱布外面，树叶沙沙作响。几只讨厌的麻雀——欺负人的小偷，在草丛中戏耍。尼基塔在屋里隔着纱布看着小黄嘴。他的眼睛很大，眼珠子滴溜溜转，看起来是那样不可思议，那样迷人。“我要完蛋啦，完蛋啦！”小黄嘴想。

但是尼基塔直到天黑也没有吃它，仅仅往纱窗中间放进了一些苍蝇和蚯蚓。“是想把我喂肥了，”小黄嘴想，斜着眼瞟了一下鼻子底下的一条没有眼睛的红蚯蚓。那条蚯蚓就像一条小蛇一样盘着。“我不能吃，这不是真蚯蚓，他在骗我。”

太阳躲在树叶后面了。苍茫、朦胧的暮色蒙住了它的眼睛。小黄嘴的爪子用劲扒住窗台。不大一会儿，它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花园里，鸟儿沉默不语，湿润的空气充满花草发出的醉人的幽香。小黄嘴把头深深地缩进羽毛里。为了防备万一，它装出怒气冲冲的样子，支棱着羽毛，往前摇摆了几下，又往后摇摆了几下，然后就睡着了。

麻雀在丁香树上嘻笑打闹，把小黄嘴吵醒了。潮湿的树叶在朦胧的晨曦中轻轻摇动。远处一只白头翁唱起了轻松愉快的歌儿。“一点劲都没有，饿极啦，简直要饿死啦，”小黄嘴想着，一低头正好又看见那条蚯蚓——它有半截身子已经钻进窗台的小缝里，于是小黄嘴纵身一跳，叼住蚯蚓的尾巴，把它拉出来，吞下肚去，咂了咂嘴：“还不错，味道很美。”

天空渐渐露出了蓝色。鸟儿们开始大合唱，温暖、明媚的阳光透过树叶

照在小黄嘴身上。“再活一会儿吧，”小黄嘴这样想。它往前一跳，又逮住一只苍蝇，吞进肚里。

这时传来了脚步声。尼基塔走来，伸进纱窗里一只大手，往窗台上撒了一些苍蝇和蚯蚓。小黄嘴战战兢兢躲在角落里，张开翅膀看着尼基塔的手。但是尼基塔的手只在它头顶上晃了一下，就从纱窗里拿走了。尼基塔用他那双奇妙的、深邃的、闪闪发亮的眼睛望着小黄嘴。

尼基塔走了。小黄嘴镇静下来，心里想：“他没有吃我，而他是能够把我吃掉的。这就是说，他不吃鸟儿。嗨，这下我可不必担心啦。”

小黄嘴吃饱肚子，用嘴巴梳洗好羽毛，沿着窗台跳起来。它朝一群麻雀看去，发现有一只后脑勺带伤的老麻雀，于是就开始挑逗它。它摇着头，吱吱喳喳叫着。老麻雀被激怒了，它竖起羽毛，张着嘴向小黄嘴扑去，一头撞在纱布上。“怎么样，够得着我吗？你瞧瞧，”小黄嘴边想，边在窗台上踱着方步。

尼基塔又来了，他又伸进一只手来，而且离小黄嘴更近，但手里却是空的。小黄嘴跳起来，使尽全身力气鸽尼基塔的手指，然后抽身一退，做出搏斗的架势。但尼基塔只是张开大嘴哈哈大笑。

小黄嘴就这样过了一天，没有遇到什么危险，饭食也不错，只是有点寂寞。小黄嘴好不容易才等到日落西山。这一夜它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小黄嘴吃罢早饭，东张张，西望望，好像要从纱窗里飞出去。它沿着窗台转了一圈，没发现一点破绽。它回过头来，跳到盘子上去喝水。它探着头，呷了一口水，一仰脖，水珠顺着嗓子眼骨碌碌滚到肚里。

这是漫长的一天。尼基塔给小黄嘴拿来蚯蚓，还用鹅毛清扫了窗台。一只秃头麻雀想同寒鸦打架，反而被寒鸦啄了个鼻青脸肿。老麻雀一溜烟躲进绿叶丛中，怒气冲冲地瞪着寒鸦。

一只喜鹊不知为什么飞到窗下，吱吱喳喳叫个不停，撅着尾巴四处乱跳，可它并没干什么正经事。

一只小鸥鸬长时间地、温柔地歌唱火热的太阳和甜蜜的三叶草。小黄嘴难过极了，它的喉咙直发痒，它也想唱，可是在什么地方唱呢？不能在窗台上，不能在笼子里！……

小黄嘴又在窗台上巡视了一遍，忽然看见一只可怕的动物：它用四只软绵绵的爪子悄悄地走过来，肚皮紧贴着地面。它的脑袋圆古隆冬的，嘴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根胡须，眼睛蓝晶晶的，细窄的瞳孔放射出恶狠狠的光芒。小黄嘴吓瘫了，蹲在地上动弹不得。

这是一只猫，名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它轻轻一蹿，跳上窗台，用尖尖的爪子扒住窗沿，隔着纱布盯着小黄嘴，并且张开了大嘴……天呀！它的嘴比小黄嘴的大多了，里面长着锋利的牙齿……猫伸出短短的爪子，向纱布打来，只听嗞拉一声，就把纱布撕破了……小黄嘴吓得魂不附体，翅膀耷拉到地下……恰好尼基塔赶来了，他一把揪住猫的脑瓜皮，嗖地一声把它扔到了门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委曲地叫了几声，拖着尾巴逃跑了。

“什么野兽也没有尼基塔厉害，”这件事发生之后小黄嘴这样想。尼基塔又走到它跟前，它不再躲避，任凭尼基塔抚摸它的脑袋，尽管它还是吓得蹲在那儿不动。

这一天又结束了。第三天早晨，小黄嘴兴致勃勃地又去察看了一遍它的住所，并且立刻就发现了纱布上有一个被猫爪撕破的小窟窿。它从窟窿里探

出头去，四下观察了一番，然后从窟窿里钻出来，跳进房间里。房间里的空气凉爽宜人。它轻轻扇动着翅膀，紧贴着地板飞着。

它穿过房门，飞进另一个房间，看见四个人正围着一张圆桌吃饭，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块东西往嘴里送。他们不约而同地扭过头来，看了看小黄嘴，但没有动弹。小黄嘴知道，它应该停在空中，转身回来。可是它不会飞着拐弯，这个动作太难做了。于是它垂下一只翅膀，转过身来，结果却跌落在餐桌上果酱瓶和糖罐中间的一个地方。它一眼看见了尼基塔。它不加思索，一下子跳到果酱瓶上，又从这里跳到尼基塔的肩膀上，蹲了下来。它支棱着羽毛，甚至把眼睛闭上了一半。

小黄嘴在尼基塔的肩膀上歇够了，就飞到天花板上去逮苍蝇，然后又飞到墙角的一盆橡皮树上站了一会，后来又围着吊灯盘旋了一阵。等到它觉得肚子饿了，就飞回窗台，那里早就给它准备好了新鲜蚯蚓。

傍晚时分，尼基塔把一个小木匣放在窗台上。小木匣上安着一扇小门、两面小窗户，还有一个小台阶。小黄嘴很喜欢这间幽暗的小房子。它钻进去，转了个身，一会儿就睡着了。

就在那天晚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由于企图伤害小黄嘴，被关进储藏室里。它连老鼠都不想逮，只是卧在门口，哑着嗓子咪咪直叫，吵得大伙儿别提多心烦了。

这样，尼基塔家里除了猫和刺猬之外，又有了第三只动物——小黄嘴。小黄嘴很有活力，也很机灵、勤奋。它喜欢听人们说话，每当人们坐到桌旁，它就歪着脑袋听。还学会了用悦耳的声音一边喊着“萨莎”，一边点头鞠躬。妈妈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夫娜认为，小黄嘴是向她问安。所以，每当看见小黄嘴，她总是对它说：“你好，你好，活泼、机灵的小灰鸟。”小黄嘴马上就跳到她那拖到地面的裙子上，随着她一起走，感到十分惬意。

这样，一直等到秋天，小黄嘴长大了，身上长满了黑油油的羽毛，学会流利地说话。白天它几乎整天呆在花园里，一到黄昏就准时回到窗台上自己的房子里。

八月间，一群野白头翁把它招引去，教会了它飞翔。等到花园里的树叶开始凋落，在一个拂晓，小黄嘴跟着候鸟们远涉重洋飞往非洲去了。

熊和狐狸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头熊和一只狐狸。

熊的屋子有个小顶楼，顶楼里存放着一桶蜂蜜。

狐狸打探到了熊的秘密。怎么才能把蜜弄到手呢？

狐狸跑到熊的小屋边，坐在他的窗下。

“朋友，你不知道我的苦处啊！”

“朋友，你都有什么苦处啊！”

“我那小屋坏了，屋角都塌了，我连火炉也生不起来。你让我在你屋里搭着住吧？”

“进来吧，朋友，就到我屋里住吧。”

他们就睡在火炉上头。狐狸躺着，可尾巴老摇晃着。她怎么才能把蜜弄到手呢？熊睡熟了，狐狸这时用尾巴敲出笃笃声来。

熊问：

“谁在外头敲门呀！”

“这是找我的，我的女邻居生了个儿子！”

“那你去吧，朋友。”

狐狸出去了。她爬上了小顶楼，动手吃起蜜来。吃饱了，回到火炉上，又躺下来。

“朋友，哎，朋友，”熊问，“你去的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儿来着？”

“开桶村。”

“这名儿怪新鲜的。”

第二个晚上，他们睡下后，狐狸又用尾巴笃笃笃地连声敲着。

“朋友，朋友，又叫我来了。”

“那你就去吧，朋友。”

狐狸爬上了小顶楼，吃去了半桶蜜。吃过，又回来睡。

“朋友，朋友，今晚去的村子又叫什么来着？”

“一半村。”

“这名儿也怪新鲜的。”

第三个晚上，狐狸又笃笃笃地甩响尾巴。

“又来叫我了。”

“朋友，哎，朋友，”熊说，“你可别去得太久了哟，今晚打算烙甜饼吃。”

“好的，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她自个儿又爬上了小顶楼，把一桶蜜给吃了个精光。她回来时，熊已经起床了。

“朋友，哎，朋友，这回你去的村子又叫什么名儿来着？”

“精光村。”

“这名儿更新鲜了。现在，咱们来烙甜饼吃。”

熊要动手烙甜饼，可狐狸问：

“你的蜜糖哩，朋友，蜜糖在哪儿？”

“在小顶楼上呀。”

熊爬上小顶楼去取蜜糖。桶里没有蜂蜜，空荡荡的了。

“谁吃掉了我的蜂蜜？”他问。“一定是你了，朋友，不会是别个的！”

“不，朋友，我连蜂蜜的影儿也没见过呀。怕是你自个儿吃了，推到我头上来的吧！”

熊左思右想……

“有办法了，”他说，“让我们来验验谁吃了蜜。我们都躺到太阳下边去，肚皮朝上晒。谁的肚皮上有蜜化开，谁就是吃了蜜的。”

他们俩来到太阳下，仰天躺好。熊躺着躺着，就睡熟了。狐狸可没入睡，她瞧着自己的肚皮，瞧着瞧着，她的肚皮上淌下一滴蜜汁。她当即把蜜汁从自己的肚皮上刮下来，抹到了熊的肚皮上。

“朋友，哎，朋友，你这是什么！现在该看清是谁吃了蜜了吧！”

熊没办法，只好向狐狸承认：他错怪狐狸了。

大 萝 卜

阿·托尔斯泰

一个老头儿种下了萝卜，对它说：“长大呀，长大呀，萝卜啊，长得甜呐！长大呀，长大呀，萝卜啊，长得结实啊！”

一个萝卜长出来了，长得又甜又结实，又大得了不得。老头儿就去拔萝卜。他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老头儿把老婆儿叫来。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老婆儿把孙女儿叫来。

孙女儿拉老婆儿，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孙女儿把小狗儿叫来。

小狗儿拉孙女儿，
孙女儿拉老婆儿，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小狗儿把小猫儿叫来。
小猫儿拉小狗儿，
小狗儿拉孙女儿，
孙女儿拉老婆儿，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拔不出来。

小猫儿把小耗儿叫来。

小耗儿拉小猫儿，
小猫儿拉小狗儿，
小狗儿拉孙女儿，
孙女儿拉老婆儿，

老婆儿拉老头儿，
老头儿啊拔萝卜——

他们拔了又拔——萝卜拔出来了。

狐狸和画眉鸟

阿·托尔斯泰

画眉鸟在树上盖了个小窝，生下了小蛋，孵出了小宝宝。狐狸知道了这件事情。它跑过来——用尾巴在树上笃笃笃地敲。

画眉鸟从小窝里探出头来张望，狐狸对她说：

“我要用尾巴把树砍下来，把你这画眉鸟吃掉，把你那些小宝宝也吃掉！”

画眉鸟很害怕，就苦苦地哀求狐狸，苦苦地恳求狐狸：

“亲爱的狐狸妈妈，你别砍树，别要我乖乖们的性命吧！我请你吃饼，吃蜜糖。”

“好，你请我吃饼吃蜜糖——我就不砍树了！”

“那么你跟我到大路上去吧。”

狐狸和画眉鸟于是动身到大路上去：画眉鸟在上面飞，狐狸在下面跟着它跑。

画眉鸟看见一个老太婆带了个孙女儿在路上走，手里拿着一篮饼和一瓶蜜糖。

狐狸躲起来，画眉鸟落到路上，在地上跑，装出飞不起来的样子。它从地上飞起来又落下去，飞起来又落下去。

孙女儿对奶奶说：

“咱们来捉住这小鸟儿吧。”

“咱们来捉住这小鸟儿吧。”

“咱们婆孙俩怎么捉得住它呢！”

“总得想个办法捉住它呀。瞧，它有一只翅膀断了。好漂亮的一只小鸟儿！”

老太婆和孙女儿把篮子和瓶子放在地上，跑去捉画眉鸟。

画眉鸟引她们离开篮子和瓶子。狐狸不错过机会，连忙上前把饼和蜜糖吃了个痛快，又藏起了一些。

画眉鸟于是飞起来，飞回自己的小窝里去。

可是狐狸马上又上门了——用尾巴在树上笃笃笃地敲：

“我要用尾巴把树砍下来，把你这画眉鸟吃掉，把你那些小宝宝也吃掉！”

画眉鸟从小窝里探出身子来，苦苦地哀求狐狸，苦苦地恳求狐狸：

“亲爱的狐狸妈妈，你别砍树，你别要我乖乖们的性命吧！我请你大喝一顿麦酒。”

“好，咱们快走吧。我吃了一顿又丰盛、又好吃的大菜，倒很想喝点儿酒！”

画眉鸟飞到大路上去，狐狸跟在后面跑。

画眉鸟看见一个庄稼人坐车子走过，带了一桶麦酒。画眉鸟飞过去：一会儿在马上坐坐，一会儿在酒桶上歇歇。庄稼人气得想打死它。画眉鸟坐在木桶塞子上，庄稼人一斧子敲下去——酒桶上的塞子给敲下来了。他自己只顾去赶画眉鸟。

酒从木桶里流到路上来。狐狸爱喝多少就喝多少，喝了个饱，跑掉了，

一路上啦啦啦地唱起歌来。

画眉鸟飞回自己的小窝。狐狸马上又上门了——用尾巴在树上笃笃笃地敲：

“画眉鸟哇画眉鸟，你请我吃过啦？”

“我请你吃过了！”

“你请我喝过啦？”

“我请你喝过了！”

“那么现在你逗我笑吧，你要不逗我笑，我就用尾巴把树砍下来，把你这画眉鸟吃掉，把你那些小宝宝也吃掉！”

画眉鸟带狐狸走进一个村子。它看见一个老太婆在挤牛奶，一个老头儿在她旁边编草鞋。

画眉鸟落到老太婆的肩膀上。老头儿说：

“喂，老婆子，你别动，我来打死那画眉鸟！”他一拳头打在老太婆的肩膀上，可是没有打中画眉鸟。

老太婆摔了一跤，一桶牛奶全打翻了。老太婆跳起来，给老头儿一顿臭骂。

狐狸笑那个傻老头儿，笑了好半天。

画眉鸟飞回自己的小窝。它还没来得及喂自己的孩子，狐狸又跑来用尾巴在树上笃笃笃地敲了！

“画眉鸟哇画眉鸟，你请我吃过啦？”

“我请你吃过啦！”

“你请我喝过啦？”“我请你喝过啦！”“你逗我笑过啦？”“我逗你笑过了！”“那么你现在吓吓我吧。”画眉鸟很生气，就说：“你闭上眼睛，跟我来吧！”画眉鸟飞呀飞、飞呀飞——喳喳地叫，狐狸跟着它跑——没有睁开眼睛。画眉鸟把狐狸一直带到猎人的地方：“喂，狐狸，你现在就惊慌吧！”狐狸睁开眼睛看见猎狗，连忙回身就逃。可是猎狗紧紧追过来，它好不容易才逃回自己的狐狸洞。它爬进狐狸洞，歇了一会儿，就问起来了：“小眼睛呀小眼睛，你们干什么来啦？”“我们望着，不叫猎狗吃掉狐狸。”“小耳朵呀小耳朵，你们干什么来啦？”“我们听着，不叫猎狗吃掉狐狸。”“小腿呀小腿，你们干什么来啦？”“我们跑路，不叫猎狗捉住狐狸。”“还有你，小尾巴，你干了些什么呢？”“我小尾巴吗，一路在树杆、树丛、木头之间甩来甩去，碍着你走路。”狐狸生尾巴的气，把它伸出洞口。“拿去吧，猎狗，吃了我的尾巴吧？”几只狗一把抓住狐狸的尾巴，把狐狸从洞里拖了出去。

猫和狐狸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个庄稼人。这庄稼人有一只猫，可是真倒霉，这猫是个坏东西！它叫人烦得要命。庄稼人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于是把猫拿起来放进布口袋，带到树林子里去。他来到树林子里，就把它倒出来——让它流落在那里。

这猫走了又走，碰到了一间小房子。它爬上顶楼躺下来。可是它想起吃来了——就走到树林子里去捉鸟儿，捉耗子，吃了个饱——再回到顶楼上来，无忧无虑的！

有一回这猫出去散步，碰见了一只狐狸。狐狸看见了猫，心里很奇怪：

“我在这树林子里住了多少年了，这样儿的野兽可没见过！”

狐狸给猫鞠了个躬，问它说：

“告诉我吧，好汉子，你是谁呀？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你的尊姓大名？”

猫弓了弓背，回答它说：

“我的名字叫做柯托菲·伊凡诺维奇，我是从西伯利亚的森林，派到这儿来做你们的总督的。”

“喔，柯托菲·伊凡诺维奇！”狐狸说。“你的事情，我从来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喂，上我家去坐会儿吧。”

这猫就上狐狸家去。狐狸领它走进自己的狐狸洞，请它吃各式各样的野味，不住地问它：

“柯托菲·伊凡诺维奇，你是成过亲的还是独身的？”

“独身的。”

“我狐狸呀，——倒也是个大姑娘，那么你娶了我吧！”

猫答应了，它们大吃了一顿，快活了一场。

第二天，狐狸出去弄吃的，猫呆在家里。

狐狸跑来跑去，捉到了一只鸭子。它把鸭子带回家，一只狼碰见了它：

“狐狸，站住！把鸭子给我！”

“不行，不给！”

“好，我自己来抢。”

“我去告诉柯托菲·伊凡诺维奇，它会要你的命的！”

“柯托菲·伊凡诺维奇是谁呀？”

“难道你没听说过吗？柯托菲·伊凡诺维奇是从西伯利亚的森林派到这儿来当总督的！我从前是狐狸姑娘，现在呢，我可是这位总督的夫人了。”

“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伊凡诺维奇太太。我有什么法子可以见见它呢？”

“哼！我那柯托菲·伊凡诺维奇的脾气可坏着呐：谁不中它的意，它就马上吃下去！你预备一只羊，给它送个礼吧：你把羊放在看得见的地方，自己躲起来，别叫它看见你，要给它看见呐，兄弟，你可就糟糕了！”

狼跑去找羊，狐狸管自己回家。

狐狸在路上走，一只熊碰见了它：

“狐狸，站住，鸭子拿去给谁？给我吧。”

“去吧，你，老熊，要不定哇，我告诉柯托菲·伊凡诺维奇，它会要你的命的！”

“柯托菲·伊凡诺维奇是谁呀？”

“就是从西伯利亚的森林派到咱们这儿来当总督的那一位呀。我先前是狐狸姑娘，现在我可是咱们的总督——柯托菲·伊凡诺维奇——的夫人了。”

“可以见见它吗，伊凡诺维奇太太？”

“嗨！我那柯托菲·伊凡诺维奇的脾气可坏着呐：谁不中它的意，它马上就吃下去。你去弄只公牛，给它送个礼吧。小心点儿，要把公牛放在看得见的地方，自己躲起来，别叫柯托菲·伊凡诺维奇看见你，要给它看见呐，你就糟糕了！”

熊走去找公牛，狐狸管自己回家。

狼把羊带来了，剥下它的皮，站在那里拿主意。它看见熊背了一只公牛出来。

“好哇，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

“好哇，列万老弟！怎么样，你没见过狐狸两口子吗？”

“没有，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我正在这儿等着它们呐。”

“你上它们家去叫叫它们吧，”熊对狼说。

“不，我不去，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我不大灵活，还是你去好。”

“不，我不去，列万老弟，我的毛乱蓬蓬，身体胖乎乎的，怎么好去呢！”不知道打哪儿忽然跑来了一只兔子。狼和熊马上喊住它：

“这儿来，兔子！”

兔子于是蹲下来，垂下了耳朵。

“兔子，你利落得很，脚步也快；你跑到狐狸家里去，告诉它说：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老熊跟列万·伊凡诺维奇老弟早就预备好了，就等着你跟你的丈夫——柯托菲·伊凡诺维奇，想送上羊和公牛呐。”

兔子拼着命跑到狐狸家去。这边熊和狼拿主意，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好。

熊说：

“我爬上松树。”

狼对它说：

“我躲到哪儿去好呢？我树又爬不上去。你把我藏到什么地方去吧。”

熊把狼藏在矮林子里，用干树叶盖好，自己爬上松树，爬到树顶，看柯托菲·伊凡诺维奇和狐狸来了没有。

正在这时候，兔子来到狐狸洞：

“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老熊和列万·伊凡诺维奇老狼派我来说，它们等你和你的丈夫，已经等了好大一会儿了，想把牛和羊送给你们。”

“走吧，兔子，我们马上就来。”

猫和狐狸来了。熊看见它们，就对狼说：

“这总督柯托菲·伊凡诺维奇多么小哇！”

猫马上跳到牛身上，竖起了毛，开始用牙齿用爪子去撕牛肉，只管咕噜咕噜叫，仿佛生气的样子：

“喵，喵！……”

熊又对狼说：

“小个子，大饭量！这东西我们四个也吃不下，可是只它一个吃，还嫌少。它说不定还要吃咱们呐！”

狼很想见见柯托菲·伊凡诺维奇，可是给树叶挡住了，看不见。狼就轻轻地拨开树叶。猫听见树叶沙沙响，以为是耗子，就这么耸身一跳——

一用爪子照直抓住狼的嘴和鼻子。

狼吓了一跳。拔腿就逃。

猫自己也害怕了，于是爬到树上去，熊正坐在那上面。

“哎唷，”熊心里想，“它看见我了！”

熊来不及爬，连忙从树上一跳就跳下来，连五脏都跌坏了，它重新跳起来逃走了。

可是狐狸在后面嚷：

“跑哇，跑哇，别叫它把你们撕碎了！……”

从此以后，所有的野兽都怕这猫。猫和狐狸预备好了过冬的肉，一天一天过下来。它们现在还活着呐。

野兽过冬的房子

阿·托尔斯泰

老头儿和老太婆有一只公牛，有一只绵羊，有一只鹅，还有一只公鸡和一只母猪。

有一天，老头儿对老太婆说：

“老太婆子，公鸡咱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杀了它过节怎么样！”

“就这么办吧，杀了它吧。”

公鸡听见这话，连夜逃到树林子里去了。第二天，老头儿找了又找——找不到公鸡。

晚上，他又对老太婆说：

“公鸡我没找到，咱们只好杀母猪了！”

“嗯，杀母猪吧。”

母猪听见这话，连夜逃到树林子里去了。

老头儿把母猪找了又找——没找到：

“只好杀绵羊了！”

“好吧，就杀吧。”

绵羊听见这话，就对鹅说：

“咱们逃到树林子里去吧，要不逃哇，他们把你我都会杀了的！”

于是绵羊跟鹅逃到树林子里去了。

老头儿走到院子外面——没有绵羊也没有鹅。他找了又找——没找到：

“好一件怪事！所有的牲口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只公牛。看起来，只好杀牛了！”

“好吧，就杀吧。”

公牛听见这话，也逃到树林子里去了。

夏天树林子里自由自在。逃出来的畜生都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可是夏天过去了，冬天要到了。

公牛跑到绵羊那里：

“怎么样，兄弟？天气要冷了——得盖座房子啦。”

绵羊回答说：

“我有暖和的皮袍子，我就这样过冬了。”

公牛跑到母猪那里：

“母猪哇，咱们来盖座房子吧！”

“说到我啊，不管天怎么冷我也不怕：我钻到土里去，就算没有房子吧，冬天我也过得了。”

公牛跑到鹅那里：

“鹅啊，咱们来盖座房子吧！”

“不，不盖，我把一张翅膀垫在下面，把一张翅膀盖在上面——就什么寒气也进不了我的身子了。”

公牛跑到公鸡那里：

“咱们来盖座房子吧！”

“不，不来。我就这样坐在枞树下面过冬了。”

公牛看见事情不妙，得一个儿来操劳了。

“好，”它说，“随你们便吧，我动手把房子盖起来。”

于是它一个儿把小房子给盖起来了。它生起了炉灶，躺下来取暖。

寒冷的冬天到了——冷气渐渐刺进骨头。绵羊跑来跑去，没有法子暖和起来——就走到公牛的地方：

“咩咩！……咩咩！把我放进屋子吧！”

“绵羊啊，不行。我叫你盖房子，你说过你有暖和的皮袍子，你就这样过冬吧。”

“你要不放我进来，我就冲，我把门撞下来，连你也要冷的。”

公牛想了想：“我就放它进来吧，要不放啊，它也会叫我受冷的。”

“好，进来吧。”

绵羊走进屋子，在炉灶前面的小长凳子上躺下来。

过了不多一会儿，母猪跑来了：

“儿儿儿！儿儿儿！公牛哇，放我进去取暖吧！”

“母猪哇，不行。我叫你盖房子，你说过不管天怎么冷——你可以钻到土里去的。”

“你要不放我进来，我就用鼻子掘倒所有的墙角，弄塌你的房子！”

公牛想了想：“它要掘倒墙角，弄塌房子的。”

“好，进来吧。”

母猪走进屋子，爬到地下室里去。

母猪来了以后，鹅接着也飞来了：

“刚刚刚！刚刚刚！公牛哇，放我进去取暖吧！”

“鹅啊，不行，不放你进来！你有两张翅膀，一张垫在下面，另外一张盖在上面——你就这样过冬吧。”

“你要不放我进去，我拔掉墙上所有的青苔！”

公牛想了想，就把鹅放进来了。鹅走进屋子，坐在炉灶上。

过了不多一会儿，公鸡跑来了：

“喔喔喔！公牛哇，把我放进屋子吧。”

“不，不行，你在树林子里的机树下面过冬得啦。”

“你要不放我进去，我就飞上顶楼，扒下天花板上所有的泥，把冷气放进屋子。”

公牛于是把公鸡放进来了。公鸡飞进屋子，飞到梁上去坐下来待着。

这样，它们五个住在一块儿过日子，狼和熊知道了这件事情。

“咱们到那房子里去，”它们说，“把它们大大小小吃个精光，房子由咱们来住。”

它们俩动身来到那房子。狼对熊说：

“你上前吧，你气力大。”

“不行，我少精没神的，你比我灵活，你上前吧。”

狼于是走进屋子。它才进去——公牛马上用牛角把它叉到墙边。绵羊冲过来——朝它身子两边蓬蓬地撞。猪在地下室叫上来：

“儿儿儿！我在磨斧子，我在磨刀，活狼我想吃个饱！”

鹅钳它的腰，公鸡在梁上来回跑，嚷着说：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把它弄到这儿来！这儿有刀子，这儿有绳子……我在这儿杀它，我在这儿吊它！”

熊听见里面大叫大嚷——于是逃走了。狼挣啊挣啊，好容易挣脱了身子，

赶上了熊，告诉它说：

“瞎，我碰到了些什么啦！差点儿没叫它们打死……首先跳出来一个大汉，它穿着一件黑色的毛布上衣，拿了一把铁叉似的东西，把我赶到墙边去叉住。接着又有一个小点的汉子，穿着一件灰色的毛布袍子，拿刀背在我身子两边一下又一下地敲。再下来，一个比那又小点的汉子，穿着一件白色长外套，拿钳子钳我的腰。再下来，顶小的一个汉子，穿着一件红色的小袍子，在梁上一面跑一面嚷：‘喔喔喔喔！喔喔喔喔！把它弄到这儿来！这儿有刀子，这儿有绳子……我在这儿杀它，我在这儿吊它！’可是地窖还有人这样喊：‘我在磨斧子，我在磨刀，活狼我想吃个饱！’”

从此以后，狼和熊不敢再走近那座房子。

公牛、绵羊、鹅、公鸡还有母猪，于是无忧无虑地在那儿过日子。

一只笨狼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只狼，它老了，老得不能再老了。它的牙齿都崩了，眼睛也看不清楚了。这老家伙的日子越过越难过：只好躺下来等死了。

这狼于是到田野里去，想给自己找点儿吃的东西，它看见一匹马驹子在吃草。

“小马呀小马，我要吃了你！”

“老家伙，你有什么法子吃我呢！你连牙齿也没有了。”

“牙齿有的是！”

“如果不是吹牛，就给我瞧瞧吧！”

狼于是露出它的牙齿，说：

“瞧吧！”

马驹子用尽力气朝它露出来的牙齿踢过去，接着就跑掉了。

狼跌得失去了知觉，躺啊·躺啊，好不容易才醒过来。肚子饿可不是玩儿的，它于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它沿着树林子走，一个裁缝迎面过来。好一个快活的裁缝——他唱着歌儿，舞着铁尺。

狼挡在路当中：“裁缝啊裁缝，我要吃了你！”

裁缝看了看狼：

“唉，怎么办好呢！就这么办吧，吃吧，不过让我量量你的肚子：看我能不能钻到你的肚子里去。”

“量吧，”狼说，“不过快点儿，我想吃想得不耐烦了。”

裁缝走到狼背后，一把抓住狼的尾巴，卷在手上，拿起铁尺，朝它身子两边乱揍。他一面揍，一面说：

“横一尺，竖一尺！横一尺，竖一尺！”

狼挣来挣去，挣断了半条尾巴，撒开了腿拚命逃走。

狼一步挨一步走，一路舐它的伤口。它忽然看见一有一只大山羊在山上吃草。

“山羊啊山羊！我要吃了你！”

“唉，怎么办呢，你要吃就吃吧。可是干吗白白弄崩牙齿啊？你最好站在山脚下，把嘴张得大点儿，我打山上冲下来——一直冲到你的嘴里去。”

狼站在山脚下，张大了嘴等它。

山羊队山上冲下来。撞中了狼的脑门子，狼摔了一跤。山羊呢，跑掉了。

狼醒过来，就站起来暗想：

“我吞下了山羊没有呢？如果把山羊吃下去了，肚子就该饱啦。那个坏家伙一定把我给骗了。”

它伤心极了，重新又去找东西吃。它看见矮树林子下面有臭肉，马上向它冲过去，于是掉到陷阱里去了。

小 蝴 蝶

阿·托尔斯泰

老头儿和老太婆没有孩子。他们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养过一个孩子。有一回，他们拿木头做了个小模型，裹在布包里，一面摇一面唱催眠曲：

“睡觉吧，好好睡觉吧，小蝴蝶宝宝，——
所有的燕子都睡了，
所有的家燕都睡了，
所有的貂鼠都睡了，
所有的狐狸都睡了，
他们吩咐我们的小蝴蝶宝宝，
也快地睡觉！”

他们这样摇哇摇，一面摇一面唱，模型不再是模型了，小蝴蝶宝宝——一个实在可爱的小宝贝，开始长大起来了。

这孩子长啊长啊，慢慢儿地有了脑筋。老头儿给他做了一只小船，涂上白漆，给他做了一把船桨。涂上红漆。

小蝴蝶坐在小船里，说：

“小船啊小船，飘得远点儿。
小船啊小船，飘得远点儿。”

小船飘得远远的。小蝴蝶钓起鱼来了，
妈妈给他送牛奶和奶酪来。
她走到岸边，对他叫：

“小蝴蝶，我的好宝宝，
飘吧，望岸边飘吧，
吃的喝的我已经给你送到。”

小蝴蝶远远听见妈妈的声音，就飘到岸边来。妈妈拿起了鱼，让小蝴蝶吃饱喝够，还给他换过了小衬衫和腰带，仍旧让他去钓鱼。

女妖知道了这件事情。她跑到岸边来，用怕人的声音对他叫：

“小蝴蝶，我的好宝宝，
飘吧，望岸边飘吧，
吃的喝的我已经给你送到。”

小蝴蝶听出来这不是妈妈的声音，就说：

“小船小船远远地飘，
这不是妈妈在那里叫。”

女妖于是跑到铁铺子里，吩咐铁匠替她把喉咙重新打一打，好叫声音变得跟小蝴蝶的妈妈一样。

铁匠替她把喉咙打过。女妖又来到岸边，用跟他亲娘一模一样的声音唱着说：

“小蝴蝶，我的好宝宝，
飘吧，望岸边飘吧，
吃的喝的我已经给你送到。”

小蝴蝶弄错了，就飘到岸边来。女妖把他一把抓住，装进布口袋就跑。女妖把他带到鸡脚架的小房子里，吩咐女儿阿廖卡烧热炉灶，烤熟小蝴蝶。

她自己呢，又去找东西了。

阿廖卡把炉灶烧得很热很热，对小蝴蝶说：

“你躺在铲子上吧。”

他坐在铲子上，张开手叉开腿，塞不进炉灶里去。

她又对他说：

“不是这样躺法的。”

“我不懂该怎么个躺法——你告诉我怎样躺吧……”

“小猫怎样躺，小狗怎样躺，你也怎样躺。”

“你自己躺下来，教教我吧。”

阿廖卡一坐在铲子上，小蝴蝶马上把她一铲子塞进炉灶，关上灶门。他自己连忙从小房子里溜出来，爬到一棵高高的橡树上去。

女妖跑回来打开灶门，拖出自己的女儿阿廖卡来吃下去，啃干净骨头。

接着她走到外面院子里来，在草地上打滚翻跟头。

她一面打滚翻跟头，一面说：

“我吃下小蝴蝶的肉，打滚翻跟头。”

可是小蝴蝶在橡树上回答她说：

“你吃下阿廖卡的肉啦，打滚吧，翻跟头吧！”

女妖说：

“这不是树叶子在那里沙沙响吗？”

接着她又说：

“我吃下小蝴蝶的肉，打滚翻跟头。”

可是小蝴蝶还是老一套：

“你吃下阿廖卡的肉啦，打滚吧，翻跟头吧！”

女妖抬头一看，看见他在高高的橡树上。她马上扑上前去咬橡树。她咬哇，咬哇——

两颗门牙咬崩了，就跑到铁铺子里去：

“铁匠啊铁匠！你给我打两颗铁牙齿吧。”

铁匠给她打了两颗铁牙齿。

女妖回来，连忙又咬橡树。她咬哇，咬哇，下面两颗门牙又咬崩了。她马上跑到铁铺子里去：

“铁匠啊铁匠！再给我打两颗牙齿吧。”

铁匠又给她打了两颗牙齿。

女妖回来，连忙又咬橡树。她把橡树咬得木屑乱飞。橡树已经有点儿格啦格啦响，摇动起来了。

这一下可怎么办呢？小蝴蝶看见一队天鹅飞过。他恳求它们说：

“ 天鹅天鹅帮帮忙！
把我背在翅膀上！
带我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

可是天鹅回答他说：

“ 嘎嘎，我们后面还有天鹅飞来呐——它们比我们更饿，让它们来背你吧。”

女妖咬哇咬，抬头望望小蝴蝶，舐舐嘴唇——又继续咬……

另外一队天鹅飞过。小蝴蝶恳求它们说：

“ 天鹅天鹅帮帮忙！
把我背在翅膀上！
带我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

可是天鹅回答他说：

“ 嘎嘎，我们后面飞着一只才脱毛的小天鹅，让它来背你回去吧。”

这时候，女妖已经快要完事：橡树眼看就要倒下来了。

一只才脱毛的小天鹅飞来。小蝴蝶恳求它说：

“ 你是我的好天鹅！你带了我，把我放在翅膀上，背我到爸爸妈妈的地方去吧。”

才脱毛的小天鹅可怜他，就把小蝴蝶放在翅膀上，扑扑翅膀飞走了，把他送回家。

他们飞到家门口，落到草地上。

老太婆正在烤一些饼来纪念小蝴蝶，她说：

“ 这是给我的饼，老头子，这是给你的饼。”

小蝴蝶在窗子下面说：

“ 给我的饼呢？”

老太婆听见了，就说：

“ 老头子，你去看看谁在那儿讨饼吃呢？”

老头儿走出去，看见了小蝴蝶，就把他领到老太婆跟前来——他们互相拥抱。

他们让才脱毛的小天鹅吃饱喝够，然后放它走，这一来，它鼓动了张得宽宽的翅膀，飞在天鹅队前面，同时它常常想起小蝴蝶。

天 鹅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个庄稼人，有个老太婆。他们有个小女儿，还有个很小的儿子。

“小女儿，”妈妈对她说，“我们去干活，弟弟你要照顾好了！别离开院子啊，你做个乖乖的好姑娘——我们给你买一条小头巾。”

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小女儿把他们对她说的话都给忘了：她让弟弟坐在窗子下面的草地上，自己却跑到街上去又玩又闹。

一群天鹅飞过，把小弟弟抓起来，放在翅膀上带走了。

小姑娘回来一看——弟弟没有了！她又是哎呀叫，又是两头跑——可是找不到！

她大声叫弟弟，流起眼泪来了，伤心地大哭：待会儿要叫爸爸妈妈骂死啦，——可是弟弟没有答应她。

她跑到田野上去，只见远远有一群天鹅像箭一样地飞，落到黑沉沉的树林子后面不见了。这时她心里猜想，它们一定把弟弟带走了：因为关于天鹅，早就流传着这样一种坏名声——说它们会捣鬼，拐走小孩子。

小姑娘飞奔上前去追赶它们。她跑了又跑，看见了一座炉灶。

“炉灶哇炉灶，你告诉我，天鹅它们飞到哪儿去啦？”

炉灶回答她说：

“你吃了我的小黑麦饼——我就告诉你。”

“要我吃小黑麦饼！在我爸爸家里，连小麦饼也没人吃呐……”

炉灶不告诉她。小姑娘继续往前跑——碰到了一棵苹果树。

“苹果树哇苹果树，你告诉我，天鹅它们飞到哪儿去啦？”

“你吃了我的野苹果——我就告诉你。”

“在我爸爸家里，连花园里的苹果也没人吃呐。”

苹果树没有告诉她。小姑娘继续往前跑。一条奶河在粉冻岸间流。

“奶河啊粉冻岸，天鹅它们飞到哪儿去啦？”

“你吃了我的牛奶粉冻——我就告诉你。”

“在我爸爸家里，连奶油也没人吃呐……”

她沿着田地、沿着树林子跑了好久。天黑下来了，没法子——得回家去啦。忽然她看见一座鸡脚架的小房子，上面有一个小窗子，这房子老在团团转。

有一个老妖婆在屋子里纺麻。她的弟弟坐在一张凳子上玩几个银苹果。

小姑娘走进小房子：

“好哇、老婆婆！”

“你好，小姑娘！你是来干什么的？”

“我在苔地上走，在沼地上走，衣服全湿了，想进来暖和一下。”

“你坐下来顺便纺麻吧。”

老妖婆把纺锤交给她，自己出去了。小姑娘坐下来纺麻——忽然炉灶下面跑出了一只小耗子，对她说：

“小姑娘，小姑娘，给我点儿粥吧，我给你讲句好话。”

小姑娘给了他粥，小耗子就对她说：

“老妖婆暖洗澡房去了。她要把你洗干净，蒸过汗，放到炉灶里去烧熟

了吃，还要骑你的骨头飞呐。”

小姑娘吓得半死，坐在那里哭，小耗子又对她说：

“你别等啦，带了弟弟跑吧，我来替你纺麻。”

小姑娘抱起弟弟来就跑了。老妖婆走到小窗口，问道：

“小姑娘，你在纺吗？”

小耗子回答她说：

“我在纺呐，老婆婆……”

老妖婆把洗澡房暖好以后，就来捉小姑娘。可是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老妖婆嚷起来说：

“天鹅！快飞去追赶！姐姐把弟弟带走了！”

姐姐带了弟弟跑到奶河。她看见天鹅飞来了。

“河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

“那么你先吃了我普通的粉冻。”

小姑娘吃了粉冻，说了声谢谢。河把她藏在粉冻岸下面。

天鹅没有看见他们，飞过去了。

小姑娘带了弟弟又跑，天鹅掉过头来飞，迎面飞过来，这一回要看见了。

怎么办呢？倒霉！恰巧苹果树立在那里……

“苹果树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

“那么你先吃了我的野苹果。”

小姑娘赶快吃下去，说了声谢谢。苹果树用树枝把他们盖住，用树叶子把他们遮起来。

天鹅没有看见他们，飞过去了。

小姑娘连忙又跑。他们跑了又跑，只剩下没有多少路了。这时候天鹅看见了他们，嘎嘎地叫着飞过来，拍着翅膀，好像要把弟弟从她手里拉出来似的。

小姑娘跑到炉灶那里：

“炉灶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

“那么你先吃了我的小黑麦饼。”

小姑娘赶快把饼塞进嘴里，带了弟弟一块儿走进炉灶，坐在灶口。

天鹅飞来飞去，叫来叫去，最后空着身子飞回老妖婆那里去了。

小姑娘对炉灶说过谢谢，就和弟弟一块儿回家正在这时候，爸爸妈妈也回来了。

狐狸和兔子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只狐狸，有一只兔子。狐狸有一间冰做的小房子，兔子有一间树皮盖的小房子。

美丽的春天到了——狐狸的房子溶化了，兔子的房子还是好好的。

狐狸于是去求兔子借住一晚上，反过来倒把兔子赶出了小房子。兔子一路走，一路哭。一只狗碰见了它：

“汪，汪，汪！小兔子啊，你怎么哭啦？”

“我怎么能不哭呢？我本来有一间树皮盖的房子，狐狸有一间冰做的房子。它来向我借住一晚上，倒把我赶出来了。”

“不要哭啦，小兔子！我帮你的忙。”

它们来到房子的门口。狗汪汪地叫起来：

“汪，汪，汪！喂，滚出来吧，狐狸！”

狐狸打暖炕上对它们说：

“我一跳出来，我一扑出来，砂子就满天飞，石头就满地滚！”

狗怕了，就溜跑了。

小兔子重新一路走，一路哭。一只熊碰见了它：

“小兔子啊，你怎么哭啦？”

“我怎么能不哭呢？我本来有一间树皮盖的房子，狐狸有一间冰做的房子。它来向我借住一晚上，倒把我赶出来了。”

“不要哭，我帮你的忙。”

“不，这忙你帮不来呀。狗去赶过了——赶不掉，你也赶不掉的。”

“不，赶得掉！”

它们来到房子的门口。熊马上嚷起来：

“喂，滚出来吧，狐狸！”

可是狐狸打暖炕上对它们说：

“我一跳出来，我一扑出来，砂子就满天飞，石头就满地滚！”

熊怕了，就溜跑了。

小兔子又往前走。一头公牛碰见了它：

“小兔子啊，你怎么哭啦？”

“我怎么能不哭呢？我本来有一间树皮盖的房子，狐狸有一间冰做的房子。它来向我借住一晚上，倒把我赶出来了。”

“咱们走吧，我帮你的忙。”

“不，公牛，这忙你帮不来呀。狗去赶过了——赶不掉，熊去赶过了一——赶不掉，你也赶不掉的。”

“不，赶得掉！”

它们来到房子的门口。公牛马上嚷起来：

“喂，滚出来吧，狐狸！”

可是狐狸打暖炕上对它们说：

“我一跳出来，我一扑出来，砂子就满天飞，石头就满地滚！”

公牛怕了，就溜跑了。

小兔子还是一路走，一路哭，哭得比先前更加厉害。一只带镰刀的公鸡

碰见了它：

“ 喔喔喔喔！小兔子啊，你怎么哭啦？”

“ 我怎么能不哭呢？我本来有一间树皮盖的房子，狐狸有一间冰做的房子。它来向我借住一晚上，倒把我赶出来了。”

“ 咱们走吧，我帮你的忙。”

“ 不，公鸡，这忙你帮不来呀。狗去赶过了——赶不掉，熊去赶过了——赶不掉，公牛去赶过了——赶不掉，你也赶不掉的。”

“ 不，赶得掉！”

它们来到房子的门口。公鸡跺脚拍翅膀：

“ 喔喔喔喔！我用脚跟走道，
我的肩膀上背一把镰刀，
我想砍掉狐狸的脑袋，
狐狸你快打暖炕上爬下来。
出来吧，狐狸！”

狐狸听见了，害怕起来，就说：

“ 我在穿鞋子……”

公鸡又叫：

“ 喔喔喔喔！我用脚跟走道，
我的肩膀上背一把镰刀，
我想砍掉狐狸的脑袋，
狐狸你快打暖炕上爬下来。
出来吧，狐狸！”

狐狸又说：

“ 我在穿衣服……”

公鸡又叫第三遍：

“ 喔喔喔喔！我用脚跟走道，
我的肩膀上背一把镰刀，
我想砍掉狐狸的脑袋，
狐狸你快打暖炕上爬下来。
出来吧，狐狸！”

狐狸没头没脑地跑出来，公鸡一镰刀送了它的命。
从此，公鸡和兔子在树皮盖的房子里一直住下来。

狼和小山羊

阿·托尔斯泰

从前有一只母山羊和几只小山羊。母山羊到树林子里去吃光滑的草，喝清凉的水。它一出门——小山羊马上闯上了门，什么地方也不去。

母山羊回到家里来，一面敲门一面唱：

“小山羊啊小乖乖！
拉开门门响门开开！
你们的妈妈回家带来了奶。
奶从奶头往下流，
打从奶头流到脚，
从脚又流到潮湿的地里头！”

小山羊拉开门门，放妈妈进去，它喂它们吃饱，让它们喝够，又到树林子里去了，小山羊把房子的门紧紧地关上。

狼偷听了母山羊怎样唱歌。有一回，母山羊走了以后，狼跑到小房子的门口，用粗浊的声音喊叫：

“你们这些小儿郎！
你们这些小山羊！
快把门门拉开，
快把门儿打开，
你们的妈妈已经回家来，
带来了新鲜的羊奶。
几只蹄子都水淋淋。”

小山羊们回答它说：

“听见了，听见了——这不是妈妈的声音！我们的妈妈用最尖的嗓子唱歌，不是这样哭着嚷的。”

狼没有办法。它走到铁匠铺里去，请铁匠替它把喉咙重新打过，使得它唱起歌来能发出尖细的声音。铁匠就把它的喉咙重新打过。狼又跑到房子旁边来，躲在矮林子后面。

这时候母山羊回来了，一面敲门一面唱：

“小山羊啊小乖乖！
拉开门门响门开开！
你们的妈妈回家带来了奶。
奶从奶头往下流，
打从奶头流到脚，
从脚又流到潮湿的地里头！”

小山羊们把妈妈放进来，一五一十地告诉它：狼怎样想要来吃它们。

母山羊喂它们吃饱、喝够，然后严厉地吩咐大家：

“随便哪一个到房子前面来，粗声粗气地请你们开门，却说不出我对你们哗哗说的那番话，你们就不要开门，谁也不要放进来。”

母山羊刚走，狼很快又跑到房子的门口，敲敲门，用尖嗓子唱着说：

“小山羊啊小乖乖！
拉开门门呐门开开！
你们的妈妈回家带来了奶。
奶从奶头往下流，
打从奶头流到脚，
从脚又流到潮湿的地里头！”

小山羊打开门，狼冲进屋子，把所有的小山羊吃个精光。只有一只小山羊躲在炉灶里面。

母山羊回家，叫了多少遍，唱了多少遍，没有一只小山羊回答。它一看呐，门开着，于是马上跑进屋子——屋子里一只小山羊也没有。它望望炉灶，找到了留下来的一只小山羊。

母山羊一知道自己的灾难，就一屁股坐在长凳子上伤心地痛哭：

“哎你们呀，我的小乖乖，小山羊！
你们怎么拉开门门打开了门：
放进那只可恶的黑心狼？”

狼听见这话，就走进小房子对母山羊说：

“朋友，干吗冤枉我？我又没吃你的小山羊，你伤心够了，到树林子里去散步吧。”

它们一块儿走进树林子，树林子里有个坑，坑里烧着火。母山羊对狼说：

“喂，狼啊，让咱们来试一试，看谁跳得过这个坑吧。”

它们说着就跳起来。山羊一跳就跳过去了，可是轮到狼一跳，却跌进了火坑。

它的肚子叫火烧得爆开，小山羊们从肚子里跳出来，只只都是活的，哈——它们跳回妈妈身边来啦！它们大伙儿于是照旧过日子。

骆驼

阿·托尔斯泰

一只骆驼走进牲口院里，不住地唉声叹气：

“唉，雇了一个新伙计，光知道用棍子抽打我的脊背——这家伙准是个茨冈人。”

“你这个长腿货，活该挨打，”棕色骗马回答说，“看到你就叫人恶心。”

“有啥恶心的，我不也是长四条腿吗？”

“瞧，狗也是四条腿的，难道它也算牲口吗？”母牛有气无力地说，“它光会汪汪狂叫，还会咬人。”

“你不要仰着傻脸往狗跟前凑就是了，”骗马回了一句，然后它扑甩一下尾巴，吆喝骆驼：

“去去，你这长腿货，从食槽边给我滚开！”

可是食槽里已经拌好了好吃的草料。

骆驼用忧悒的目光看看骗马，跑到院墙的一边，空着嘴倒沫去了。母牛又开口说：

“骆驼老是这么郁闷不得意，还不如死了的好……”

“死了！”绵羊惊得齐声哎呀。

骆驼站在那里，仔细琢磨着生个啥法子能让牲口都尊敬它。

这时，一只麻雀归窝打这儿飞过，它吱喳叫着：

“骆驼，说真的，瞧你长就一副多么可怕的样子！”

“啊哈！”骆驼一下子豁然醒悟，它大声吼叫，吼声就像有块木板折断一样响亮。

“你这是怎么啦，”母牛说，“你疯啦？”

骆驼伸长脖子，咬咬嘴唇，摇摇背上的驼峰疙瘩。

“你们瞧啊，我多么可怕……”它还往上蹿跳了几下。

骗马、母牛和绵羊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它……突然，刷一声都躲到了一旁：母牛哞哞叫，骗马撅起尾巴跑到远远的角落，绵羊挤成了一团。

骆驼抖动着嘴唇大声吼叫：

“喂，看呀！”

霎时间，所有的牲畜，甚至蜚螂都吓得连滚带爬从院中窜跑了。

骆驼哈哈大笑，跑到食槽边说：

“早一点这样作不就好啦。不动脑筋就会一事无成的。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地随便吃啦……”

小蚂蚁历险记

维·比安基

小蚂蚁爬上了白桦树。他爬上树顶往下望，那地上他居住的蚂蚁窝很小很小了。

小蚂蚁蹲在一片树叶上，心想：“我在树上息上一阵，再慢慢下去也没事。”

蚂蚁的时间观念很强：太阳一偏西，就赶紧往回跑。太阳一西沉到地平线下，蚂蚁们就把所有进出口和通道都堵上，接着就睡觉。谁回家晚了，就被关在外头过夜。

太阳向森林落了下去。

小蚂蚁蹲在叶片上，心里想，“没有关系，我能来得及的，下去快当得很。”

小蚂蚁蹲着的那片树叶已经黄了，干了。风呼地一吹，这片树叶就飘落了下来。

这片树叶飘呀飘，飘过森林，飘过河流，飘过村落。

小蚂蚁随着枯叶飞在空中，一忽儿高，一忽儿低，他差点儿没被吓死。风把树叶吹送到村外一块草地上空，就在那里抛下了。树叶落在一块石头上，撞伤了小蚂蚁的脚。他在石头上寻思道：“我的小脑袋撞破了。我如今回不了家了。这里周围倒是平坦的。要是一切都好好的，我能一下子就跑到家，可现在糟了：我的脚疼得厉害。还挨饿哩，这里只有啃泥巴。”

小蚂蚁向四周看了看：旁边躺着一条毛虫。毛虫虽然是虫，但前身有脚，后身也有脚。

小蚂蚁对毛虫说：“毛虫，毛虫，背背我回家吧。我的腿疼得难受。”

小毛虫说：“你不会在我背上咬我吧？”

“我不会咬你的。”

“那你就坐到我背上，我背你回家。”

小蚂蚁攀上了毛虫的背。毛虫弓起背，后脚碰上前脚，尾巴碰到了头。接着又一下拉直，像一根小树枝那样躺在地上。这就像丈量土地一样，所以叫做“量地虫”。他躺直过后，又弓起身子。毛虫就这样往前走着，丈量着地面。

小蚂蚁在毛虫背上，一下上天，一下落地，一下头向地，一下头朝天。

“我再也受不了啦！”小蚂蚁难过地叫道，“停下！不然我要咬你了！”

毛虫停住了，直躺在地面上。小蚂蚁爬下来，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小蚂蚁四下里望了望：前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横着些断了的草茎。有一只蜘蛛在青草上大步走着，瞧他那细瘦的脚，就像踩着高跷似的，一个脑袋在细脚之间上下摆动着。

“蜘蛛，哎，蜘蛛，背背我回家吧！我的脚疼得厉害。”

“好说，上来吧，我背你。”

小蚂蚁没法儿爬上去，只好沿着蜘蛛脚爬上去，爬到膝盖高处，然后再从膝盖往下爬到蜘蛛背上，因为蜘蛛的膝盖比背还要高。

蜘蛛开始踩高跷了，一只脚在这里，另一只脚在那里；他一共有八只脚，像八根织针似的，在蚂蚁眼中晃来晃去。可蜘蛛走得太慢了，大肚子在地上

拖着。走得这么慢，小蚂蚁不耐烦了。他差点儿咬蜘蛛一口。这时碰巧走上一条光滑的路了。

蜘蛛停下来。

“下来，”他说，“那边有一条虫爬过来了，他会把我的脚咬断的。”

小蚂蚁从蜘蛛背上爬了下来。

“金花虫，金花虫，背背我回家吧！我的脚疼得厉害。”

“上来吧，我能飞快地把你送回家。”

小蚂蚁刚一攀上金花虫的背，金花虫的六只脚就呼一下跑起来！他的脚跑得像马那样平稳。

六脚马跑呀，跑呀，像在空中飞似的，一点也不觉得震动得慌。

眨眼间，他们就跑到土豆地边。

“现在你下来吧，”金花虫说。“过土豆地得跳着走，我的脚不能跳。你找别的马骑去吧。”

小蚂蚁只得爬下来。

对于小蚂蚁来说，土豆枝简直就是一座密林。要穿过这“密林”，就是强健的腿也得跑上一整天呀，而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

忽然，小蚂蚁听见有谁在叫他：

“喂，蚂蚁，我背你，我能一下将你蹦得老远。”

小蚂蚁一转身，旁边站着一只小小的甲虫，小得几乎看不见。

“你太小了！你载不动我的。”

“你有多大！上吧，我说行准行。”

小蚂蚁将信将疑地爬上小甲虫的背，这背小得只能刚刚放下蚂蚁的脚。

“爬上了？”

“爬上了。”

“爬上就抓牢！”

小甲虫从身下伸出一对前脚。这脚像弹簧一般，“唰”一下站直了。瞧，他坐在土豆畦上了。“唰”一下，蹦到第二畦，“唰”一下，蹦到第三畦。

小甲虫不断“唰唰”地蹦着，直蹦到篱笆旁边。

小蚂蚁问小甲虫：

“能跳过这篱笆吗？”

“篱笆我跳不过，太高了呀。你去求蚱蜢帮忙吧，他准能行。”

“蚱蜢，蚱蜢，把我带回家吧！我的脚疼得厉害。”

“骑上我的脖子吧。”

小蚂蚁骑上了蚱蜢的脖子。

蚱蜢的后腿很长，对半折起来缩在肚子下边。他一下高高抬起后腿，然后一蹦就飞到空中，就像甲虫那样。这时他嚓一下展开他背上的翅膀，于是蚱蜢飞过了围墙，悄悄地落到了地上。

“停！”蚱蜢说，“我们到了。”

小蚂蚁向前看时，发现前面是一条河：他游一年也游不过去呀。

太阳落得更低了。

蚱蜢说：

“这河我可跳不过了，它太宽了呀，你等等，我给你叫游水虫，他能把你载过何去。”

泼吱一声，小蚂蚁一看，水面漂来一只有脚的船。

跑近一看，才知道根本不是船，而是浮水虫。

“浮水虫，浮水虫，背背我回家吧！我的脚疼得厉害。”

“好的，你蹲到我背上，我背你过河。”

小蚂蚁蹲上了浮水虫的背。浮水虫从岸边弹开，就像走在陆地上一样，大步流星地在水面上走了起来。

太阳落得更低了。

“亲爱的，走快些吧！”小蚂蚁请求道。“我要进不了家门了！”

“我可以走快些。”浮水虫说。

浮水虫加快了速度！他用腿一撑一撑，就像滑冰一样，在水面上滑起来。很快，一下就到了对岸。

“你不能在地上跑吗？”小蚂蚁问。

“我在陆地上走起来太艰难了，我的脚不能在陆地上滑，你瞧，前面是森林了。你找另外的马吧。”

小蚂蚁向前看，看到前面矗立着一座大森林，巍巍然直插云霄。树梢已经开始遮挡太阳了。不行了，小蚂蚁今天赶不上回家了！

“瞧，”浮水虫说，“你的马来了。”

小蚂蚁看到金龟子从旁边爬过。这金龟子太笨重、太不灵活了，难道让他背着能跳得很远吗？不过，浮水虫一唤他，他就停住了脚步。

“金龟子，金龟子，你背我回家吧！我的脚疼得厉害。”

“你住什么地方？”

“在这森林背后的一个蚂蚁窝里。”

“真不近啊……有什么办法？上来吧，我送你回蚂蚁窝。”

于是小蚂蚁爬上了金龟子坚硬的甲壳。

“坐好了吗？”

“坐好了。”

“你坐哪儿去了？”

“坐你背上呀！”

“嗨，你真笨！爬到我头上来。”

小蚂蚁爬到了金龟子的头上。唷，刚才好在没有呆在他背上——这不，他的背裂成了两半儿，两只坚硬的翅膀往高处飞起来。甲虫的硬翅膀像两个翻倒过来的小盆盆，在盆盆下面又伸出另一对翅膀来，这对翅膀薄薄的，透明，比上面那对翅膀还要宽还要长。

硬壳虫噗地喷着气，接着发出呼呼呼的声音，像发动起了一个马达。

“好叔叔，”小蚂蚁请求说，“求你快点！亲爱的，加加油！”

金龟子没有回答小蚂蚁，只是一个劲儿噗噗喷着气。

“呼呼呼！”

突然，薄翅抖动起来，开始起飞了。“唏！唏！唏……！吐—吐—吐—吐！”金龟子腾空而飞。他像一小块被抛起来的木头，抛得比森林还高。

小蚂蚁从上面看到，太阳快擦着地面了。

金龟子加劲飞着。小蚂蚁连气都透不过来。

“唏！唏！唏！吐—吐—吐！”金龟子飞着，像一颗子弹那样在空气中嘶嘶飞穿着。

森林在他们身下一闪而过。

瞧，出现了小蚂蚁所熟悉的白桦林，蚂蚁就在他们身下了。

金龟子在一棵白桦树上息了马达，喳一下坐在了树枝上。

“好叔叔，亲爱的叔叔！”小蚂蚁感谢不尽地说，“我得自己爬下去吗？我的腿疼得厉害，我的脖子也扭伤了。”

金龟子把薄翅收起来。硬壳子从上面把薄翅盖起来。接着慢慢地仔细把薄翅完全收拢。

金龟子想了想说：“你该怎么下去我就知道了。我不敢飞到蚂蚁窝上，让你们蚂蚁咬着，疼得可太受不了了。你该怎么下去，就怎么下去吧。”

小蚂蚁往下瞧了瞧，他的家倒就在白桦林下边。

小蚂蚁瞥了一下太阳，太阳已经有一截落到地面下了。

他瞧了瞧四周，四周不是枝就是叶，不是叶就是枝。

就算小蚂蚁一头往下栽，也落不到蚂蚁窝上。

凑巧，他看见旁边蹲着一条卷叶虫，嘴里吐出一根亮晶晶的细丝来，并把丝往树枝上绕。

“卷叶虫，卷叶虫，把我吊回家吧！再晚一分钟，我就要被关在门外，不能进家睡觉了。”

“等等！你没看见我正在纺线吗？”

“大伙都同情我，都不赶我。对我这样不客气，你还是头一个！”

小蚂蚁忍耐不住，就扑过去咬他！

卷叶虫一害怕，一跟斗从树枝上翻到了树枝下。小蚂蚁紧紧抓牢卷叶虫的身子不放。不一会儿，他们就一块儿从上面挂了下来。

他们挂在一根细丝上，细丝的上头在树枝上缠得牢牢的，不会掉下来。

小蚂蚁在卷叶虫身上晃动着，就像是荡秋千似的。细丝长长的，长长的，从上面挂下来。这是从卷叶虫肚里吐出来的丝，紧紧地拉着，却不会断。小蚂蚁和卷叶虫不断往下挂，往下挂。

他们下面就是蚂蚁窝。窝里这会儿正忙忙碌碌地你来我往，正用泥土堵塞入口处和出口处。

出口和入口一个接一个堵上了，最后还剩下一个入口处。小蚂蚁随着卷叶虫翻了个身，就到家了。

这时，太阳整个儿落下去了。

铜山娘娘

巴若夫

有一次，我们工厂里的两个工人上草地去看草，他们的草地很远，在谢维鲁什卡河对岸的一个地方。

那天是节日，天气非常热，是个雨后的大热天。他们俩都在矿山里做工，那就是说，在古苗什基采矿。那儿能够掘到孔雀石和琉璃石。有时也会碰到有花纹的天然结晶铜和其它有用的矿石。

两个人里有一个是还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可是他的眼睛因为在铜矿里做工中了毒，已经发绿了。另一个年纪比较大一些，已经完全被矿里的活累坏了。不但两眼发绿，两颊也仿佛涂上了一层绿颜料。这个人啊，老是咳个不停。

树林里很不错。小鸟儿在快乐地歌唱，地上升起蒸气，空气非常新鲜。我们厂里这两个工人，你听着吧，就感到浑身软绵绵地想睡觉。他们走到当时发掘铁矿的红山矿区，躺在一株山梨树下的草地上，立刻就睡着了。忽然，那个小伙子，好像被人家在腰里捅了一下，惊醒了。只见前面一块大岩石旁边的矿沙滩上，坐着一个女人。她的背朝着他，看她背上的辫子就知道是个姑娘。她的辫子是青黑色的，可是那辫子不像我们厂里姑娘的那样尽在背后晃荡，而是紧紧贴在背上。结在辫梢上的丝带，仿佛是红色的，又仿佛是绿色的。丝带显得光亮、透明，还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好像铜片相碰一般。

那小伙子对那辫子感到非常奇怪，一个劲儿直瞪着那个姑娘。姑娘的身材长得苗条可爱，可是她的举动却像急转的车轮——她不肯好端端地坐上一会儿。她一会儿向前弯下身子，好像在脚边找寻什么，一会儿又坐直了，向左右两边摇晃。接着，突然跳起来挥动手臂，然后又向前弯下身子。一句话，真是水银般的姑娘。可以听到她在低声说话。说的是哪国话——谁也不知道。她在向什么人讲话呢，也看不见。她只是笑个不停。看来，她很快活。

那小伙子正想说话，突然，好像被人在后脑上拍了一掌，一下子想起来了：

“我的妈呀，这不是铜山娘娘么！看她那身衣服。我怎么没有立刻就看出来呢？一定是她用辫子蒙住了我的眼睛！”

那身衣服啊，真的，凭你走遍天下也放不到第二套。你听我说吧，那件长袍是绸缎一般的孔雀石做成的。这种料子实际上是孔雀石，一眼看去却像绸缎，真叫人想用手去摸摸它。“唉，糟了！”那小伙子想。“趁她还没有看见我，但愿能拔腿溜走才好。”你要知道，他听老人们说过：铜山娘娘——也就是这个孔雀石仙女——专门喜欢作弄凡人。

正当他想到这里，那个姑娘忽然转过了身子。她快活地瞧着小伙子，露出雪白的牙齿，取笑地说：

“你怎么啦，斯捷潘，漂亮的姑娘可以白看吗？看了得付钱的。来，走近一点。让我们谈谈。”

指俄国农奴时代叶卡捷琳堡（十月革命后改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为乌拉尔重工业中心）西南的波列夫斯克工厂。这个工厂的旁边就是产铜矿的古苗什基——即古苗舍夫斯克矿山，又名铜山。

孔雀石是一种绿色矿石，成份是碳酸铜。

自然罗，那小伙子心里很害怕，可是脸上却不肯露出来。他竭力装出一副大胆的神气。虽然她是神灵，无论如何是个姑娘。嘿，他是个棒小伙子——他觉得，害怕一个姑娘是很丢脸的事情。

“我可没有闲工夫跟你说话，”他说。“不跟你说话我们也已经睡得很久了，我们还得到那边去看草呐。”

她笑了一阵子，然后说：

“你别再装模作样了。来吧，我对你说，有正经事。”

小伙子看出——没有办法，只好向她走去。可是她却打了个手势，叫他从另一面绕过那堆矿石。他绕了过去，忽然看见：地面上是多得数不清的蜥蜴。你听着吧，各式各样的蜥蜴都有。一种，譬如说，是绿色的，另一种是近乎蓝色的天青色，还有几种是泥上色或是沙子一般的颜色，身上散布着金色的斑点。有些呢，好像玻璃或者云母一般的透明发亮，另一些又好像是枯黄的草，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花纹。

姑娘笑起来了。

“不要踏着我的小兵，斯捷潘，”她说。“你又高大又结实，他们多小啊！”她说将手一拍，蜥蜴纷纷向两旁散开，让出一条路来。

于是小伙子走近了她，停下来。她又用两手一拍，一面大笑道：

“现在你可不能动了。如果踩伤了我的部下，你就会遭到大祸！”

斯捷潘往脚下一看，简直认不出地面的形状了。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蜥蜴都集中到这儿来了——脚下仿佛是一大片镶木地板。斯捷潘仔细一看——天呀，这不是铜矿么！各式各样的铜矿石，琢磨得又光又滑。其中还夹有云母片和闪锌矿的矿石，以及其他各种和孔雀石相仿的发亮的矿石。

“哈，现在你可认得我了吧，亲爱的斯捷潘？”铜山娘娘一面问，一面哈哈大笑。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

“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小伙子觉得受了侮辱，因为那姑娘不断地嘲笑他，而且竟敢对他说这种话。他发了火，甚至喊了起来：

“我们在矿山里做工的，还怕哪一个！”

“那就很好，”铜山娘娘答道。“我正需要这种谁也不怕的好汉。明天你下矿井去的时候，工厂的管事一定也在那儿，那就请你给他带个话，可是小心不要把我的话忘了！你告诉他：‘铜山娘娘命令你，臭山羊，叫你立刻从红山矿区滚出去。如果你还要损坏她这顶铁帽子，她就要将古苗什基全部铜矿沉到谁也挖不到的地方去。’”

她说完了这些话，眯起了两眼，又说：

“明白吗，亲爱的斯捷潘？你不是说，你在矿山里做工谁都不怕吗？那就请你把我的命令转告管事。现在回到你的伙伴那儿去吧，给我记着，不要说起这件事。他已经累坏了，可以不必叫他受惊，也不必让他牵涉到这件事里来。我已经告诉过那边的琉璃石，叫它们帮他一些忙。”

她又拍了一下手掌，所有的蜥蜴都溜走了。

她本人也跳了起来，一把抓住那块大岩石，纵身跳上去，像蜥蜴一般地沿着那块岩石爬去。她的手脚顿时变成了绿色的爪子，尾巴也伸出来了，脊

管事是俄国农奴时代工厂里最高的管理人员，代表厂主，权力很大。

梁上是一条青黑色的斑纹，只有头还是个人头。她爬到岩石顶上，回过头来说：

“不要忘记我告诉你的话，亲爱的斯捷潘。你对他说：‘铜山娘娘命令你，臭山羊，叫你立刻从红山矿区滚出去。’你如果照我说的去做，我就嫁给你！”

小伙子甚至狠狠地唾了一口。

“呸，你这脏东西！我怎么能和蜥蜴成亲。”

她看到他这个样子，反而哈哈大笑。

“好吧，”她叫道。“这事情我们以后再谈吧。也许，你会改变主意的，不是吗？”

只见绿尾巴一闪，铜山娘娘就在小山后面不见了。

小伙子独个儿留在那里。矿山上静悄悄的。只听见他伙伴的沉重的鼾声，从另外一堆矿石后面传来。斯捷潘推醒了他。他们一起走到自己的草地，看过了草，在傍晚的时候回到了家里，可是斯捷潘却一直在想：他怎么办呢？对管事说这种话可不是玩的，因为管事身上真的常常发出臭味，据说他内脏的某一部分在腐烂。不去说吧——也很害怕。你得明白，她是铜山娘娘啊。不论什么铜矿她都能使它变成无用的废矿。那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工啊。但还有比这更糟的：在姑娘眼前变成一个吹牛的家伙可太丢脸了！

斯捷潘想了又想，最后鼓起了勇气：

“不管它怎么样，我一定要照她的命令去做。”

第二天一早，工人们刚刚聚集到罐笼旁，工厂的管事就走了过来。自然罗，所有的工人都脱下了帽子，不敢做声。可是斯捷潘却走到他的面前说：

“昨天我见到了铜山娘娘，她叫我传话。她命令你这头臭山羊立刻滚出红山矿区。如果你还要损坏她的铁帽子，她就要把古苗什基所有的铜矿沉到谁也挖不到的地方去。”

那管事气得连胡子也颤抖起来。

“什么？你喝醉了酒还是疯了？什么铜山娘娘？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这种话？我要叫你在矿里烂死！”

“随你的便，”斯捷潘答道。“不过这是铜山娘娘命令我这样对你说的。”

“给他一顿鞭子！”管事喊道。“把他赶到矿井里去，用铁链锁在掌子里！不叫他饿死，用狗吃的燕麦喂他，活还得照样干，不许减轻。只要他有一点差错，就狠狠地用鞭子抽他！”

自然罗，他们把小伙子用鞭子打了一顿，然后赶到掌子里去。矿井里的监工——也是一个出色的狗腿子——就领他到一个最坏的掌子里。掌子里很潮湿，又没有好矿石，那是个早该废弃的掌子。就在那儿用长长的铁链锁住了斯捷潘，那就是说，使他照常能够做苦工。谁都明白，当时是什么时候——农奴时代呀。什么样的刑罚都可以用来折磨人。那监工还取笑他说：

“你在这里凉快凉快吧。你要挖出纯净的孔雀石来，份量是……”接着他说定了一个十分荒唐的工作份量。

那是没有办法的。监工一走，斯捷潘只得挥起鹤嘴锄来。无论如何，他到底是个灵活的小伙子。他一看——成绩不错，一块块的孔雀石随着鹤嘴锄跳了出来，好像有什么人把它们用手捧上来一般。掌子里的水也不知在什么

时候退尽了，地上一下子干了。

“啊，好得很，”斯捷潘想。“看来一定是铜山娘娘想起了我。”

他刚一转念头，掌子里突然变得非常明亮。他一看，铜山娘娘已经站在他的前面。

“好汉子！”她说。“斯捷潘，你真值得夸奖。你不怕臭山羊。你对他说得很好。咱们走，看看我的嫁妆去。我对自己说过的话决不反悔。”

铜山娘娘说过这话，就皱起眉头来了，仿佛这件事情使她非常发愁。她一拍手掌，爬来了蜥蜴，它们替斯捷潘脱去了脚上的铁镣。铜山娘娘吩咐说：

“在这儿挖好双份的矿石。孔雀石要头等的，要绸缎一样光滑的那一种。”然后又对斯捷潘说：“喂，可爱的新郎，一起去看看我的嫁妆吧。”

于是他们向前走去。铜山娘娘在前面领路，斯捷潘跟在后头。她走到哪儿，那儿的岩石就会让开一条路。地下出现了许多宽敞的房间，墙壁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一抹的绿色，有的是淡黄底子缀着金色的斑点。也有蓝色的、琉璃色的墙壁，但上面都嵌着铜花。一句话，装饰的精美，不是言语能够形容的。铜山娘娘身上的衣服也时时变换着。一会儿像水晶般明晃晃地闪耀，接着突然褪了颜色，一会儿又突然像无数颗小金刚钻撒在上面一般闪闪发光，有时变成了红铜色，有时又会泛出绿绸的光彩来。走着，走着，她停下来说：

“前面好几里路尽是有斑点的黄石和灰石，那有什么可看的？现在我们刚好在红山下面。除了古苗什基，这是我最宝贵的地方。”

这时斯捷潘看到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床铺、桌子、凳子——都是用最纯净的结晶铜制成的，墙壁全部由孔雀石砌成，上面镶着钻石。天花板是几乎与黑色相近的深红色，上面嵌着许多铜花。

“让我们在这儿坐下谈谈吧。”她说。

他们就坐在凳上。铜山娘娘问道：

“你看见我的嫁妆了吗？”

“看到了，”斯捷潘说。

“嗯，关于结婚的事，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斯捷潘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你听着吧，他已经有了未婚妻。很好的姑娘，是个孤儿。自然罗，她怎么能比得上铜山娘娘的美丽！那姑娘只是个凡人，普通的人。斯捷潘想了又想，最后说：

“你的嫁妆只有沙皇才配，我只是个普通的工人。”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推托。”她说。“你老实对我说，究竟愿不愿意和我结婚？”铜山娘娘一面说，一面显得非常难受，皱起眉头来了。

斯捷潘只得直率地回答：

“我不能够，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别的姑娘。”

他说了这话，以为她一定要大发雷霆。可是她看上去反而快活起来了。

“好汉子！”她说。“亲爱的斯捷潘，为了你给管事传了话，我已夸奖过你一次，这一次更值得我加倍的夸奖。你并不贪图我的财宝，也并没有把你那可爱的娜斯塔茜雅用来换取我这石头的姑娘。”真的，小伙子的未婚妻就叫娜斯塔茜雅。“这儿，”她接着说，“是我送给你未婚妻的一件小礼物。”她递给他一只很大的孔雀石首饰箱。

在这只首饰箱里，你听着吧，尽是女用的首饰：耳环啦、手镯啦，应有尽有。那些首饰并不是任何有钱的新嫁娘都能拿得出来的。

“可是，我怎么带着这些东西回到上面去呢？”

“那你不用担心。一切我都会给你安排好的。我会把你从管事手里救出来，你可以和你年轻的未婚妻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只是我有一个忠告你必须遵守——以后，你听着，千万不能想见我。这将是给你的第三次考验。现在，请你吃些东西吧。”

她又拍了拍手掌，立刻爬来了蜥蜴——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她按照俄罗斯人的风俗请他吃了一顿：美味的汤、煎鱼饼、烤羊肉、麦粥等等。吃过以后，她说：

“斯捷潘，再会了。你要小心，不要再想起我！”她说着就淌下了眼泪。她用手盛着，泪水一滴又一滴地落到掌心里，凝成了一颗颗的宝石，足足有满满的一握。“拿去吧，好好地过日子。这些宝石，人家会出很大的代价来收买。你就要成个有钱的人了。”铜山娘娘说完后就把宝石交给了他。

那些宝石是冷冰冰的，但铜山娘娘的手，你听着吧，却是泛烫的，仿佛活人的手一般，还在微微地颤抖。

斯捷潘接了宝石，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然后问道：

“现在叫我往哪儿走？”斯捷潘一面说，一面觉得很难受。铜山娘娘用手一指，斯捷潘前面立刻显现了一个山洞。这山洞好像一条坑道，而且里面和白昼一般明亮。斯捷潘循着坑道走去，两旁又是各式各样的地下宝藏，他饱看了一番，最后一直走到自己的掌子里。一到掌子里，身后的坑道立刻关闭了，一切回复了原状。蜥蜴跑来了，替他锁上了脚镣。另下只孔雀石箱也忽然变得很小，斯捷潘就把它塞在怀里。一会儿监工就进了掌子。监工正准备嘲弄斯捷潘一番，一看——斯捷潘挖掘的分量比给他规定的还多，而且都是最纯净的孔雀石——精华中的精华。“怎么回事？哪儿来这些好石头？”他想，接着走到掌子深处，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在这个掌子里自然是什么都挖得到。”说完就把斯捷潘领到另一个掌子里去，接着就把自己的侄儿安置到这个掌子里来。

第二天，斯捷潘又动手干活。孔雀石又像以前那样飞了出来，而且还挖到许多有花纹的结晶铜块。可是监工的侄儿呢，恕我说老实话，连一块好石头也没有挖到，尽是些没用的矿石。于是监工知道其中一定有鬼。他跑到管事那儿，这样那样他说了一套。

“没有别的，”他说，“一定是斯捷潘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

管事却说：

“他把灵魂卖给谁，这和我们毫不相干，倒是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榨些油水。你去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找到一百担重的孔雀石块，我们就让他做自由人。”

管事命令手下的人取掉斯捷潘脚上的铁镣，而且停止了红山的开矿工作。“谁知道他，”管事说，“也许，这傻小子那天说的铜山娘娘的命令是真话。红山那边挖掘出来的矿沙中竟发现了铜，这会使铸出来的铁糟糕的。”

监工对斯捷潘说明了管事对他的要求。斯捷潘答道：

“谁不向往自由啊？我一定尽力去挖，能不能挖到，那就得看我的运气

指俄担，一俄担相当于 1638 千克。

了。”

可是斯捷潘很快就找到了管事所要的那种大孔雀石块。大孔雀石块被拖到了地面上。管事那一伙人都很得意，仿佛说：瞧，我们挖到了这样大的孔雀石块！但他们还是不给斯捷潘自由。他们去信给厂主老爷报告了大孔雀石块的事情。老爷本人呢，你听着吧，立刻从圣彼得堡乘车子赶到了这儿。他了解了一切情形以后，就把斯捷潘叫到跟前。

“用我老爷的话给你担保，只要你能给我找到可以凿成五丈长的柱子的孔雀石，你就一定能得到自由。”

斯捷潘答道：

“我已被你们骗了一次。现在我可聪明了。请老爷先给我写好放我自由的字据，然后我再为你挖石头：不过结果怎么样——得等着瞧。”

自然罗，老爷跺着脚叫喊起来，可是斯捷潘还是一股劲儿说下去：

“差一点忘了——我的未婚妻也得写在释放字据上，不然，丈夫是自由人，老婆却是奴隶，那还成什么话！”

老爷一看，这小伙子不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人，只得写了正式的释放字据。

“拿去，”他说。“你得好好干，给我小心点！”

可是斯捷潘还是按照自己的脾气说道：

“那得碰运气。”

自然罗，斯捷潘又找到了孔雀石。你想这对他还有什么困难：他自己知道地下蕴藏的一切，铜山娘娘又亲自来帮助他。老爷那帮人把这些孔雀石块琢成了好多根他们所需要的柱子，拖到地面上，然后运到圣彼得堡去建造最大的教堂和宫殿。斯捷潘第一次找到的那一块，到现在还在我们城里，作为稀有的宝物保存着。

从那时候起，斯捷潘变成了自由人，可是古苗什基的富源也仿佛跟着消失了。工人们挖到了很多很多的琉璃石，再后来就尽是些没用的矿石了。至于有花纹的结晶铜块，从那时候起就连听也没有听到过。孔雀石也没有了。在矿山里，水渐渐地占了上风。这样，古苗什基的产量愈来愈少，最后，连矿井也完全被水淹没了。大家说，这是铜山娘娘发了怒，因为厂主老爷竟敢把她的孔雀石柱放到教堂里去。她对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

斯捷潘没有在他的生活中找到幸福。他娶了妻，成了家，造了房子，一切都很好。照理讲，他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可是他却整天闷闷不乐，身体愈来愈坏。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生了病。

这病人竟买下一枝鸟枪，开始出去打猎。你听着吧，他每次总是往红山走，每次回家总是双手空空。有一年秋天，他出去了，从此就失了踪。一天过去了，他不回来；两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他躲到哪儿去了呢？自然，大家都聚集起来，一齐去搜寻。但是他，你听着吧，却躺在红山山顶一块高大的岩石上死了。他的脸上流露着微笑，他的鸟枪滚在一旁，一枪也没有放过。据那些最初跑近那块岩石的人说，他们在尸体旁边看到一只绿色的蜥蜴——这样大的蜥蜴，在我们这一带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它趴在尸体旁边抬着头，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当人们跑近时，它就溜到岩石上——一闪就不见了。当尸体运回家来揩洗时。人家看见他的一个拳头紧握着，里面微微

指俄丈，一俄丈相当于二·一三四公尺。

指当时的叶卡捷琳堡，即现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露出一颗颗翠绿色的小珠子——足足有满满的一握。有一个识货的老头子，看了看那些翠绿色的小珠子说：

“啊，这是猫儿眼！这是最珍奇、最昂贵的宝石。娜斯塔茜雅，这是他留给你的可以发财的宝物。可是，这些宝石他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娜斯塔茜雅——斯捷潘的妻子——说，她去世的丈夫生前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些宝石。他们结婚时，他送过她一只首饰箱。那是一只很大的首饰箱，用孔雀石琢成的。里面好看的首饰很不少，却没有这样的宝石，她也从来没有见过。

人们动手从死去的斯捷潘手中掏出宝石来，可是宝石却变成了灰尘。谁也不知道，斯捷潘的这些宝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事后有人在红山上面挖掘。挖来挖去都是没用的矿石，褐色的矿石中含着铜的闪光。后来才有人探听出来，斯捷潘手中那些绿宝石是铜山娘娘的泪水化成的。斯捷潘没有把它卖掉，你听着吧，他瞒着家里人偷偷地保存在身边，最后带着它们一起死去。

这就是铜山娘娘，你瞧，她是个什么样的娘娘啊！

坏人遇到她——大祸事，好人呢——也不会怎么快活的。

会跳舞的火焰姑娘

巴若夫

有一次，几个淘金工人在树林里围着一堆篝火坐着。四个是大人，一个是孩子。孩子大约八岁光景。不会再大了。他的名字叫费久尼卡。

早已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可是谈到了有趣的事情。那个合伙队里，你瞧，有个老头儿，叫做叶菲姆老爷爷。他一辈子就干淘金沙这门活。阅历过的事情多极了。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其余的淘金工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费久尼卡的爸爸已经不止一次地催过孩子：

“费久尼卡，你去睡觉吧！”

可是孩子还想听下去。

“等一等，爸爸！我再坐一会儿。”

后来……叶菲姆老爷爷的故事总算讲完了。生篝火的地方只剩下了一堆烧剩的炭火，但淘金工人们还是坐在那里，望着炭火出神。

突然，从那堆炭火里钻出了一个小姑娘。只有木偶那么大，却是活蹦乱跳的。她的头发是红色的，长袍是天蓝色的，手里拿着的一条小手帕也是天蓝色的。

那小姑娘忽闪忽闪地眨着快活的小眼睛，露出了雪白的小牙齿，扭起腰，把小小的手帕一挥，就跳起舞来。她跳得那么轻盈那么灵活，真叫人没法形容。淘金工人们屏住呼吸，一个劲儿地看着——怎么也看不厌。可是每个人一声不响，光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在那儿想心事。

小姑娘起先光绕着炭火打转，接着就跳了起来——看来她嫌那地方太小。淘金工人们不断往后退，给她让路，那小姑娘一面打转，一面长大起来。淘金工人们越退越远。她就越跳越大。当大家退到离火堆很远的地方时，小姑娘就跳着舞在工人中间穿来插去，绕着每一个人打转——她跳的大圆圈就由许多小圈儿串连了起来。接着她就索性跳到工人们背后去，仍旧很均匀地旋转着，但她的个子却长得有费久尼卡那么高了。她在一棵大松树下面停了下来，小脚向地上一踏，小小的牙齿一闪光，小小的手帕一挥，打了一个唿哨：

“菲——啾——！啾——”

可是就在这时候，树上忽然有一只猫头鹰呜呜叫了起来，接着又呵呵发出怪笑，于是什么小姑娘也没有了。

如果在场的都是大人，也许以后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得明白，大家都会这样想：

“朝火堆看得太长久了！一定是眼睛发花了……人乏了就会看到稀奇古怪的东西！”

只有费久尼卡一个人没有这样想，他问他的爸爸说：

“爸爸，这是谁呀？”

爸爸回答说：

“猫头鹰。还有准？难道你没有听见它呜呜叫么？”

“我问的不是猫头鹰！猫头鹰，我自然知道，我可一点也不怕。我要你告诉我那个小姑娘是谁。”

“什么样的小姑娘？”

“就是那个在炭火上面跳舞的。后来她跳舞的圈子越来越大，你和大家不是尽向后退么？”

于是，费久尼卡的爸爸和别的淘金工人都来盘问孩子看到了什么。孩子告诉了他们。一个淘金工人还问：

“你说，她的个子有多高？”

“起先还没有我的巴掌大，最后就变得跟我差不多高了。”

那个淘金工人就说：

“费久尼卡，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怪人。”

费久尼卡的爸爸和另一个淘金工人也说了同样的话。只有叶菲姆老爷爷抽着烟斗不做声。淘金工人们就追问他说：

“叶菲姆老爷爷，你怎么说？”

“我说，我也见到了她。起先，我还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睛，没料到火焰姑娘真的过来了。这火焰姑娘也叫做跳姑娘——”

“什么跳姑娘？”

叶菲姆老爷爷就解释说：

“我是从老年人那儿听来的，说有一种金子的兆头像一个很小的会跳舞的小姑娘。什么地方出现这种跳姑娘，下面就有金沙。金沙虽然不多，却是成堆的。范围不是一大片，而是像一个萝卜种在那里一样。换句话说，上面的金沙比较多，愈到下面愈少。你掘起了这个金沙萝卜，那地方就再也掘不到什么了。只是我忘记了应该在什么地方找这个金沙萝卜：不知道是跳姑娘钻出来的地方呢，还是她钻下去的地方。”

淘金工人们说：

“这都容易办到。明天让我们先在炭火堆那儿掘个坑，再在松树下试试，那时候就可以见分晓了：你说的究竟是废话，还是真的有好处。”

说完了话，大家都去睡了。费久尼卡也将身子缩成一团睡了下来，可是他心里还在想：

“那猫头鹰在对着什么东西呵呵怪笑？”

他很想问问叶菲姆老爷爷，可是老爷爷早已在那儿打呼噜了。

第二天，费久尼卡很迟才醒过来，一看——昨晚的炭火堆那儿已经掘了一个大坑，四个淘金工人正分头站在四棵大松树下，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叫道：

“她就是从这儿钻到地底下去的。”

费久尼卡喊道：

“你们怎么啦！你们怎么啦！叔叔！看样子你们都忘记了！那个跳姑娘是在那边大松树下停下来的……她就在那儿把小脚一踏……”

淘金工人们顿时起了疑心。

“五个人醒过来——说的是五个地方。如果是十个人——那就会指出十个地方。看样子那是白费心思，算了吧。”

不过，大家还是在每个地方都试了试，结果什么也没有。叶菲姆老爷爷对费久尼卡说：

“这一来你的运气可落了空啦。”

费久尼卡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他说：

“老爷爷，这是猫头鹰害了我们。它呜呜叫了一阵，呵呵笑了一阵，就把我们的运气给赶跑了。”

叶菲姆老爷爷还是说自己的：

“猫头鹰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

“不，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

他们这样毫无意义地争吵着，别的淘金工人倒来取笑他们俩，同时也是取笑自己，他们说：

“一老一小都是莫明其妙的家伙，可笑我们这些傻瓜竟会听信他们，白白浪费了这许多功夫。”

从那时候起，大家就把老爷爷叫做“金沙萝卜”叶菲姆，把孩子叫做“跳姑娘”费久尼卡。

工厂区里的孩子们知道了这事情，就不肯放过费久尼卡。在街上一发现他，就喊：

“跳姑娘费久尼卡！跳姑娘费久尼卡！告诉我们跳姑娘的事！告诉我们跳姑娘的事！”

绰号对老头子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你叫他“汤罐”也没有什么，只要不是真的把他放到炉灶上去炖。可是费久尼卡因为年纪小就常常沉不住气。他为了这个老是和人家打架、吵嘴，而且哭过不止一次，但孩子们反而更加要取笑他。简直使他没法从淘金区回家。就在那时候，费久尼卡的生活起了大变化。他的爸爸娶了第二个女人。那晚娘，老实说，是头母熊。费久尼卡就根本没有法子在家里安身。

叶菲姆老爷爷也不常从淘金区回家。他辛苦了一星期，不愿意再跑路累坏老腿。再说他家里又没有人。就只他一个老头儿孤零零地过日子。

于是他们俩就合在一块儿了。一到星期六，淘金工人都回家去了，老爷爷和费久尼卡却一起留在淘金区里。

干什么呢？两人就谈谈这个说说那个。叶菲姆老爷爷讲各种经历过的事情给孩子听，还教费久尼卡，到什么样的洼地里去找金沙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会提起跳姑娘。他们俩在一起过得很和睦，只有一桩事情意见不同。费久尼卡说，猫头鹰是一切倒霉事情的祸根。可是叶菲姆老爷爷却说根本和猫头鹰无关。

有一天，他们又这样争吵了起来。天色还亮，太阳还没有下山。可是木棚旁边已经烧起了篝火——用烟来熏走蚊子。火不大，烟却很浓。他们一看——浓烟里忽然显出一个小姑娘。那姑娘和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样，只是长袍和手帕的蓝色更深一些。她忽闪忽闪地闪着快活的小眼睛，露出雪白的小牙齿，把小小的手帕一挥，小脚往下一踏，又跳起舞来了。

起先转着小圈子，然后圈子愈跳愈大，个子也愈长愈高。小木棚刚刚挡住了她的路，但这并不能妨碍她。她还是跳着过去了，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木棚。转呀转，转呀转，等她长得和费久尼卡一样高时，就在一棵大松树下停住了。她笑了一笑，小脚一踏，小手帕一挥，打起了唢呐：“菲——啾——！啾——”就在这时候，忽然又听到树上有一只猫头鹰呜呜的叫了起来，接着还呵呵的怪笑了几声。叶菲姆老爷爷觉得很奇怪，他说：

“太阳还没有下山，哪儿来的猫头鹰？”

费久尼卡回答说：

“这下子可明白了吧！猫头鹰又把我们的运气给吓跑了。跳姑娘大概是听见猫头鹰叫才逃走的。”

“难道你也看见了跳姑娘？”

“难道你没有看见？”

他们俩问来问去：双方看到的情形完全一样，只是在说到火焰姑娘钻下去的地点时，各人却指着各人的松树。

这时候，叶菲姆老爷爷就叹了口气说：

“唉——唉——！大概是什么跳姑娘也没有。都是我们想昏了头。”

他刚说完这话，沿小木棚的草地忽然冒起烟来。他们扑过去，只见插在草地里的木杆已经烧着了。幸而附近有水，火很快就给浇熄了。小木棚里所有的东西都好好的，只烧坏了老爷爷的一只无指手套。费久尼卡把手套拾起来一看，只见上面有两个洞，好像小小的脚印。他让叶菲姆老爷爷看那两个奇怪的洞，同时问：

“照你的意思，这也是想昏了头吗？”

叶菲姆老爷爷被孩子问得没有话可讲，只得承认说：

“你对，费久尼卡。那兆头很可靠——跳姑娘的确来过了。明天我们又得挖坑试试我们的运气了。”

星期一一清早，他们两个就干了起来。一连掘了三个坑——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叶菲姆老爷爷怨气冲天地说：

“我们的运气就是给别人当笑料。”

费久尼卡又怪起猫头鹰来：

“都是它，这鼓眼睛的死家伙，它呜呜叫了一阵，呵呵笑了几声，就把我们的运气给赶跑了。恨不得给它一棍子！”

星期一，淘金工人从工厂区回来上工，只见在小木棚旁边有了三个新挖的坑。他们立刻猜到是怎么回事，就嘲笑老头子说：

“呵，萝卜又找过‘萝卜’了……”

后来他们发现木棚里有火烧过的痕迹，就大骂他们老小两个。费久尼卡的爸爸像野兽一样冲到孩子跟前，正要动手打他，叶菲姆老爷爷赶忙护住费久尼卡说：

“对孩子这么凶不害臊吗！你不这样，他已经不敢回家了！还有你们，对孩子也取笑和责骂得够了。可是他有什么罪？有我留在这儿——如果你们受到了什么损失，都该来问我。大概是我敲下的烟灰里还剩着火，所以烧了起来。这是我的错，该由我来担当。”

老爷爷把费久尼卡的爸爸和工人们这样教训了一顿，然后当工人们不在跟前时又对孩子说：

“唉，费久尼卡，费久尼卡！这位跳姑娘在取笑我们俩，下一次再看见她，得向她眼睛里唾上一口。好叫她以后不再迷人，不再捉弄人！”

可是费久尼卡却有自己的想法，他说：

“老爷爷，她没有恶意，是猫头鹰害了她。”

“随你的便，”叶菲姆老爷爷说。“我以后可不想再掘坑了。给她开过玩笑了——够了。我已经不是年轻人，可不能再跟在跳姑娘后面跳了。”

老头子发了一阵牢骚，可是费久尼卡还是替跳姑娘抱不平。

“你，老爷爷，不要对她发脾气！你看她多快活多漂亮。如果不是猫头鹰，她准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气。”

叶菲姆老爷爷对猫头鹰不表示意见，对跳姑娘却老是说：

“她会给你带来什么好运！害你回不得家罢了！”

可是，不管叶菲姆老爷爷怎么埋怨，费久尼卡还是说自己的：

“老爷爷，她跳舞跳得多灵活啊！”

“跳舞是跳得怪灵活的，可是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我不要看！”

“我但愿能立刻看到她才好！”费久尼卡叹了口气说，接着又问道：

“可是你，老爷爷，难道就背转身子不看吗？难道连看看她也不喜欢？”

“怎么不喜欢？”老爷爷这次可说溜了嘴，不过他马上就发觉了，他责备费久尼卡说：“哎哟哟，你这倔孩子！哎哟哟，倔孩子！什么念头一到你脑子里，就扎下根了！你会和我一样——会苦苦地干上一辈子，追求好运追求一辈子，可是好运也许根本就没有。”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亲眼看见了。”

“好，随你的便，咱俩不一路！我已经跑够了。腿也痛够了。”

他们这样吵了一阵，结果还是很要好。叶菲姆老爷爷在工作上帮助费久尼卡，指点他，空闲的时候把种种事情讲给他听。那就是说，教他怎么做。人。淘金区里只留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最快乐。

严冬把淘金工人往家里赶。管事就把他们胡乱分派到别处必须开工的地方去，一直工作到春天。费久尼卡因为年纪小留在家里。只是他在家里尝不到好滋味。再说那时候家里又发生了新的祸事：爸爸在工厂里失事成了残废，被抬进了工人病房，不死不活地躺在那里。晚娘就完全变成了一头母熊，老是任意打骂费久尼卡。费久尼卡再三忍耐，最后不得不说：

“我还是住到叶菲姆老爷爷那里去吧。”

晚娘又怎么样呢？她喊道：

“滚吧，就是滚到你的跳姑娘那里去也行！”

于是费久尼卡穿上了小毡靴和透风的破皮袄，把腰带束紧。他想戴上爸爸的帽子，但晚娘不肯给他。他只好戴上自己那顶早已嫌小的帽子，向外走去。

他一到街上，孩子们立刻就跑来取笑他：

“跳姑娘费久尼卡！跳姑娘费久尼卡！告诉我们跳姑娘的事情呀！”

费久尼卡不理睬他们，自管自走路，只是说：

“唉，你们这些傻家伙！”

孩子们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好好地问他说：

“这会儿你上哪里去呢？”

“到叶菲姆老爷爷那里去。”

“到金沙萝卜那里去吗？”

“别人叫他萝卜——我可要叫他老爷爷。”

“路远着呐！你会迷路的。”

“放心。我认识路。”

“你会冻死的。瞧，多冷的天气，你连手套也没有。”

“手套没有，手是有的，衣袖也没有掉。把手往衣袖里一缩——不就行了吗。这个你们可想不到吧！”

费久尼卡这样一说，孩子们可对他发生了兴趣，就好意地问他说：

“费久尼卡！你真的看见过火焰里的跳姑娘吗？”

“不但在火里见过，在烟里也见过。也许还能在什么地方看到她，只是我没有闲空跟你们瞎扯。”费久尼卡说完，就继续向前走去。

叶菲姆老爷爷住的地方，也许是在科索布罗村，但也也许是在谢维尔纳亚

村。据说，他的茅屋就靠近村子出口的地方。小小的窗子前面，有一棵高大的松树。路很远，天气又冷——冬季才过去一半。我们的费久尼卡可冻坏了。后来，总算走到了。他刚刚握住门上的把手，突然听见：

“菲——啾——！啾——！”

费久尼卡回头一看——路上的雪花在旋转，在旋转的雪花中间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个雪球那样的东西，那东西的形状和跳姑娘一模一样。费久尼卡跑近去看，它已经滚到远处去了。费久尼卡追上去，它滚得更远些。跟着那雪球也似的的东西追呀追的，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看，是一块树林中间的空地，周围尽是绵密的树木。空地中间有一棵老桦树，仿佛已经枯死了。被大风吹来的雪在那桦树周围堆得好像小山一样。那雪球也似的的东西滚到那棵树旁，就绕着树旋转起来。

费久尼卡跑得昏头昏脑，没有看清楚那里连小路也没有，只好硬着头皮往雪里走。

他想：“我已经跑了这许多路，难道再退回去！”

他好不容易才走到那棵桦树跟前，可是他刚到那儿，那团雪球也似的的东西就进散了。雪直溅到费久尼卡的眼睛里。

费久尼卡险些儿气得哭出来。突然，他脚旁的雪融化了，像漏斗一般陷落下去。费久尼卡看见——那漏斗里就是跳姑娘。她对他快活地看着，亲切地笑着，把小手帕一挥，又跳起舞来，雪纷纷地从她身边飞溅开去。她的小脚踏到什么地方，那儿就长出了绿草，开出了在树林里生长的野花。

她跳了一圈，费久尼卡就觉得身上暖和起来了。跳姑娘跳舞的圈子愈来愈大，个子也愈长愈高，雪里的草地也愈来愈扩展。那棵老桦树上已经发出了绿叶的喧哗声。跳姑娘不但跳得越来越起劲，还唱起歌来：

“我有的是温暖！

我有的是光亮！

我带来了美丽的夏天！”

她一面唱歌，一面像陀螺那样一个劲儿地旋转——她的长袍好像水泡那样鼓了起来。

当她的个子长得和费久尼卡一样高时，雪里的那片草地已经变得非常宽阔，桦树上传来了一阵小鸟的歌声，天气也就跟最热的夏天一样了。费久尼卡的鼻尖上淌下了汗珠。他早已脱掉了他的小帽子，还想把破皮袄也脱掉。可是跳姑娘说：

“孩子，你得留心冷热！得想一想怎么回去！”

费久尼卡一听这话就应声说：

“你把我领到这里来，就得把我领回去！”

跳姑娘笑起来了，说：

“好伶俐的孩子！如果我没有空闲呢？”

“你会挤出时间来的！我等着你！”

于是跳姑娘说：

“你把这铲子拿去。它会在雪地里使你温暖，领你回家。”

费久尼卡一看——桦树下去着一把旧铁铲。生满了铁锈，连把手也损坏了。

费久尼卡拾起了铁铲，跳姑娘教导他说：

“留心，不要松手！紧紧地握住它！一路上得做好记号！铁铲不会再把你往这儿领。可是春天里你不是要到这儿来么？”

“怎么不是，我和叶菲姆老爷爷一定要来的。一到春天，我们就来这儿。你也一定要到这儿来跳舞。”

“那不是我来的时候。你自己跳舞吧，让叶菲姆老爷爷在你旁边踏脚！”

“你是干什么活的？”

“你难道没有看见？我在冬天里创造夏天，让像你这样的工人心里高兴。你以为这容易么？”

她笑起来了，陀螺似地转过身子，把小手帕一挥，立刻打了个唿哨：

“菲——啾——！啾——！”

唿哨声响过以后，小姑娘就不见了，草地也不见了，那棵桦树又变得光秃秃地，好像枯树一般。一只猫头鹰歇在树顶上。叫唤——倒是没有叫唤，却在那里摇头。桦树周围的雪又象山一样堆积起来。费久尼卡险些儿齐喉咙陷到雪里去。他忍不住举起铁铲向猫头鹰挥动了一下。现在，跳姑娘的夏天只留下一样东西了：费久尼卡手里那把铁铲的柄不但温暖，甚至有点儿烫。不但他的手感到暖和，全身也感到暖洋洋的很舒服。

这时候，铁铲突然把费久尼卡拖了一下，立刻把他拖出了雪堆。起先费久尼卡险些让铁铲从手中滑出去，后来他学会了掌握的办法，这才平安无事。有的地方，他自己跟在铁铲后面走，有的地方，就像货车那样，让铲子拉着前进。费久尼卡觉得这玩意很有趣，但一路上并没有忘掉做记号。这对他很容易。只要他想到：“在树上做个记号吧。”铲子就立刻会跳起来，笃，笃两下子——树干上就留下了两道均匀的痕迹。

直到天黑，铁铲才把费久尼卡拖到叶菲姆老爷爷那儿。老爷爷已经躺在炕上了。自然。他很高兴，开始问费久尼卡经过情形。费久尼卡把一切都告诉了老爷爷，但他老人家哪里肯相信。于是费久尼卡说：

“你去看看那铁铲吧！它就在穿堂里搁着呢。”

叶菲姆老爷爷拿来铁铲一看——在发锈的地方，嵌着小小的金蟑螂，一共有六块之多。

那时候老爷爷有点儿相信他了，这才问他说：

“你能找到那地方吗？”

“怎么找不到，”费久尼卡回答：“我一路上都做好了记号。”

第二天，叶菲姆老爷爷向一个熟识的猎人借了两副滑雪板。

他们真的到了那地方。循着树上的刻痕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下子叶菲姆老爷爷可高兴极了。他把那些金蟑螂卖给一个秘密的金贩子，两个人快快活活地过了一个冬天。

春天到了，他们又跑到那棵老桦树下去。怎么样？第一铲下去，就铲到了金沙，简直不用淘洗，干脆可以上手选取金子。叶菲姆老爷爷高兴得跳起舞来。

自然，对那宝藏他们俩都不会保守秘密。费久尼卡是个小孩子，叶菲姆虽然上了年纪，却是个老实人。

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儿来。后来，谁都明白，所有的人都被赶个精

金蟑螂是乌拉尔淘金工人对小金块的形象化的叫法。

光，开工厂的老爷强占了那块地方。看来，猫头鹰摇头是有原因的。

不过，叶菲姆老爷爷和费久尼卡享用了第一次淘出来的金沙，大约过了五年好日子。他们常常想起跳姑娘。

“但愿她能再出现一次！”

可是她再也没有出现过。不过那个淘金区，直到现在还是叫做跳姑娘淘金区。

大地的钥匙

巴若夫

找寻宝石这一门行业，谁也没有多大信心。自然，有时也能碰巧被你找到，可是得来总是莫名其妙。在淘洗矿沙的地方看见有小石子在发亮，就拾了起来。然后跑到可靠的人那儿去问——留下来还是丢掉？

找金子要简单得多。谁都知道，金子也有各色各样的，但决比不上宝石的花样多。你光看石头的大小或者轻重是看不出什么花样来的。瞧吧，两块石头，一块很大，一块很小，一样闪闪发光，但一经检验，价值就大不相同。那块大的换五个戈比人家还不要；那块小的呢，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来收买：他们会说，这是稀有的宝石，一琢磨就会闪闪发光。

有时候事情更可笑。人家从你那里收买去一块宝石，会当着你的面凿掉半块丢到垃圾堆里去。他们会对你说：“那半块只会碍事，里面有暗翳。”回去以后把留下来的一半再琢磨掉一半，然后赞美说：“现在可真的显出光彩来了，这光彩在灯火旁也不会失色的。”真的，宝石虽然变得很小，却光彩四射，好像在那儿微笑。它的价钱可着实惊人：你一听见，包你要呀的惊叫起来。你这才算是稍微懂得了宝石这行业的一些门道！

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传说，说是有的宝石佩在身上能“长命百岁，祛除诸病”，有的能使人。“酣然入睡，噩梦全无”，甚至还有能使人“忘忧解愁”的。照我看来，这都是那些无聊的人捏造出来的鬼话。但是在关于宝石的传说中间，有一桩从老年人那儿听来的，却与一般的大不相同。这个传说，像是核仁甜美的胡桃。只有敲开了，把核仁放在嘴里用牙齿细细嚼过了，才会知道它的滋味。

据说，地底下有一种稀奇的宝石：世界上没有第二种。不仅仅是我们这儿的人，别地方的人也从来没有找到过。自然这宝石的名气很响，各国都知道，但它只在我们这儿才有。关于这一点，老一辈的人都清楚，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这宝石出在我国什么地方。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这种宝石会认主人，会自动飞到它主人的掌心里来，这就是它的特点。关于这会飞的宝石的故事，还是由一个贫苦的小姑娘告诉了别人，才流传了出来。据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约在穆尔津卡附近，不过也许是在别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很大的矿区。那矿区里可以找到金沙和珍贵的宝石。但矿区是由官府管理的。矿务局里的大小官吏个个穿着整齐，铜钮扣儿雪亮。监视工人和执行刑罚的兵士，也都是全副武装。大鼓一敲，兵士就把工人们赶去做苦工；有时候，还随着鼓声把一些受刑的工人拉过兵士们的行列，行列里的兵士就用树条鞭打这些工人。一句话，不是人过的生活。

有一个名叫瓦先卡的小姑娘，也在那儿过着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她生在那儿长在那儿，过着最苦的苦日子。她只知道她妈妈是技匠宿舍里的厨娘，至于她爸爸是谁她就知道了。

这样的孩子，谁都知道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她碰到什么人都不敢吭气，

穆尔津卡又叫穆尔津斯克，乌拉尔最古老的山村之一。一六六八至一六六九年，杜马歌夫兄弟首先在这里发现了各种彩色宝石。由于宝石产量丰富，种类繁多，穆尔津斯克区成为世界著名宝石产区。

有的工人因为自己生活苦，就常常骂她，甚至动手打她，拿她出气。一句话，那女孩子过的是最苦的生活，她比没有父母的孤儿还苦。没有人能保护她使她不去干活。根本还是个很小的的小姑娘，拉马缓的力气还没有，矿务局的人已经命令她去驾车拉矿沙了。他们说：

“你去装矿沙吧，省得在人家脚边乱转！”

她稍微长大了一些，就手拿铁耙跟着别的姑娘和女人们一起去耙矿沙，捡宝石。嘿，这一下子瓦先卡可显出了捡宝石的好本领。她捡到的宝石比什么人都多，而且常常是最美丽的，非常值钱的。

天真的小姑娘不知道世故，一发现宝石就立刻送到当局派来的监工手里。自然罗，那些监工高兴非凡：有的缴了公，有的塞到自己的腰包里，某些监工有时甚至把宝石含在嘴巴里带回家。俗话说得好：“大官藏到衣袋里，小官就该藏得更加严密些。”所有的监工都异口同声地夸赞瓦先卡，好像他们预先商量好的一样。他们替她起了个外号，叫“小福眼”。不论哪一个管事或监工走近耙矿沙的地方，第一句话就是：

“喂，怎么样，小福眼？找到了什么？”

瓦先卡把找到的宝石一交给他，他就像一只鹅飞开去时一样，不断地点着头说：

“得，得，得，得，……卖力找吧，好丫头！卖力找吧！”

瓦先卡也就真的卖力找起来，因为她自己对找宝石感到非常有趣。

有一次，她找到了一块宝石有拇指那么大，全厂的管理人员都跑来了。可是这样一来却谁也偷不成了。大家只得硬着头皮，把宝石放到公家的罐子里封存起来。后来，据说那块宝石又从沙皇的国库拿出来送到外国去了。不过这和现在说的事情没有关系……

由于瓦先卡捡的宝石又多又好，别的女人和姑娘们就没有甜头儿尝了。管理人员对她们施加了压力。

“为什么她能找到这么多，你们找来的却是又糟又少！那一定是你们干活马虎。”

这一来那些女人非但不好好指点瓦先卡该怎么做，反而在背后说起她的坏话来了。这一来，小姑娘简直活不成了。而且一旁又钻出了技总这条恶狗。他看见瓦先卡的眼力好，竟当众宣布说：

“我要把这小丫头娶过来。”

他也不管自己早已老掉了牙，也不管人家离他五步远就再也不敢走过来——他吐出来的那股臭气就跟死牲口的臭味一样——竟然带着难听的鼻音唧唧啾啾地说：

“小丫头，我给你成全这桩好事。你也要懂得，所有的宝石都得给我一个人！一颗也不要给别人看。”

瓦先卡虽然个子很高，但离做新娘的日子还远得很。她还是个未成年的姑娘，大概只有十三岁，最多也不过十四岁。但是只要当局有命令，人家哪里还会顾到她这一点。那些神父在册子里要添加几岁就是几岁。瓦先卡害怕极了。她一看到这发臭的未婚夫，手脚就会颤抖起来。她一找到什么宝石就很快地拿去交给他，臭技总就唧唧啾啾地说：

“瓦先卡，卖力呀，卖力呀！到了冬天，你就可以睡在羽毛褥子上了。”

他一走，旁边的那些婆娘们就来嘲弄瓦先卡，一起闹哄哄地取笑她。小姑娘呢，本来已经巴不得自己死掉才好，这下子就更难受了。下工的大鼓敲

过以后，她就跑到技工宿舍里去找妈妈，可是结果反而更糟。自然，妈妈是疼自己女儿的，想出种种方法来庇护她。但是一个技工宿舍里的厨娘能有什么力量，技总就是她的上司，不论哪一天都可以下令鞭打她。

瓦先卡勉强把婚事拖延到冬天，但到了冬天再也拖不下去了。技总每天来威胁妈妈：

“把小丫头好好地交出来，要不，她会倒霉！”

自然，用不着向他提起瓦先卡年龄小——他早已把从神父那里拿来的证书塞到妈妈的鼻子前面：

“你干吗要瞎说？册子上明明写的是十六岁。最合法的成亲年龄。如果你还要死心眼儿不放，明天我就叫人用鞭子抽你一顿。”

妈妈只得让步，她对女儿说：

“我的宝贝，看起来这是你的命啊！”

小姑娘怎么样？小姑娘连手脚也气麻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到了傍晚，她终于逃了出去，跑出了矿区。她也不知道小心谨慎，就这么在大路上跑，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她也没有想过，总之，离开这个矿区愈远愈好。

天气变得又平静又暖和，天色一黑就下起雪来了。那些小雪花真可爱，好像无数小羽毛乱纷纷地飘下来。大路穿过树林。自然，在树林里有狼和别的野兽，只是瓦先卡什么也不怕。她拿定了主意：

“我宁可让狼吃掉，也不嫁给那臭老头儿！”

瓦先卡在雪地里走着。她走得很快。约摸走了十五里或者是二十里。她身上的衣服并不暖和，但走着却不感到冷，甚至感到很热：大雪在地上积了半尺深，好容易才能将脚从雪里拔出来，这就使她很暖和。雪还是不断地下，下，下。仿佛是对人更亲密了。雪下得很大。瓦先卡累坏了，用尽了力气，只得坐在雪地上。

“让我休息一下吧，”她想。可是她不知道：这样的天气坐在旷野里是最糟糕不过的事。

她坐着，欣赏着雪花。而雪花呢，却不断地粘呀粘的，粘在她的身上。坐的时候一长，就无法起身了。只是她并不害怕，她心里想：

“就再坐一会儿吧。索性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好，就休息吧。大雪可把她完全盖没了。她坐在路中间活像一个盖满了雪的小干草堆。

幸而，离她坐着的地方不远是一个村庄。第二天清早，村里有一个人赶着雪橇出来，他也是每年总要花一些时间去找寻宝石和金子的。马突然变得很小心，打起响鼻来，不肯走近那盖满了雪的小草堆。这个采宝石工人仔细看了半天，才看出是个被雪盖没了的人。他走近一看：人还没有冻僵，手还能弯曲，就把瓦先卡抱到雪橇上，用自己的皮袄盖在她的身上，把她带回家去。他和他的女人一起尽心地照料瓦先卡。瓦先卡终于醒过来了！她睁开了眼睛，紧握着手指也伸了开来。这时候夫妻俩才看见：在她的掌心里有一块很大的宝石，闪着光，和天蓝色的湖水一样清澈明亮。那个采宝石工人甚至觉得很害怕，因为这样的宝石会使他坐牢的。

他问道：

“这是从哪儿拿来的？”

瓦先卡回答说：

“它自己飞到我手里来的。”

“什么？”

瓦先卡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当她完全被大雪盖没时，突然在她面前出现了一条通到地底下去的地道。地道并不宽，里面黑洞洞的，但是人可以进得去：里面可以看到石台阶，而且很暖和。瓦先卡觉得很高兴。

她想：“在这里面就谁也找不到我了，”一面想一面循着石台阶走了下去。她向下走了很久，终于走到了一片很大很大的旷地上。旷地大得无边无际。上面尽是一丛丛的野草，树木很少，草和树叶都是枯黄的，好像秋天的景色。旷地上有一条河，河水黑沉沉的，一动也不动，好像化成了石头一样。河的另一面，正对着瓦先卡，是一座不很高的小山，山顶有一块光秃秃的岩石：中间好像一张桌子，周围好像是几只小凳子。但这些石桌、石凳要比一般人用的桌子凳子大得多。这里很冷，而且很使人害怕。

瓦先卡正想往回走，突然小山后面喷出了火花。她一看——在石桌上出现了一大堆宝石。各式各样的宝石闪闪发光，河水在宝石光芒的映照下显出了活意。看着就叫人舍不得走。忽然有人问道：

“这些宝石给谁？”

下面有人对他喊道：

“给老实人。”

石头上的主石立刻像火星一般向四面八方飞去。然后小山后面又喷出火花来，又把一堆宝石抛掷到石桌上。宝石多极了，大概可以装满一大车。而且每一颗宝石都比第一次的大。刚才发问的人又问：

“这些宝石给谁？”

山下面喊道：

“给坚忍的人。”

声音刚消失，宝石就向四面八方飞去了。好像是许多甲虫似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发出的光不一样。有的发出红光，有的闪着绿荧荧的光芒，更有天蓝色的，淡黄色的……各种颜色都有。飞开去的时候也和甲虫一样发出嗡嗡的叫声。瓦先卡正欣赏着这些宝石甲虫时，小山后面又喷出火花来，石桌上面又是一大堆宝石。这一次，宝石堆要小得多，但每一颗宝石却大得很，而且非常美丽。只听见山下面喊道：

“这是给勇敢的人和有福眼的人的。”

接着那些宝石就像小鸟一般向各方飞去。它们在那片原野上飞，好像许多小小的灯在空中晃荡。它们稳稳地飞着，不慌不忙。其中有一块飞到了瓦先卡的身边，好像小猫的头那样碰了碰她的手，好像说：“我来了，你拿着吧！”

宝石小鸟飞光了，一切又显得那么沉寂那么昏暗。瓦先卡在那里等着，看接下去还有什么花样，只见石桌上面忽然出现了一块宝石。样子好像很普通，是个五面体：三面直，两面横。它一出现天气立刻暖和起来，四周也亮堂了，原野上的枯草和树木都吐出了绿色的嫩芽，小鸟唱起歌来，连河水也开始发光闪耀，泼溅作声了。原来是光秃秃的沙地，忽然长出了又高又密的庄稼。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多的人，都是高高兴兴的。有些人好像是干完了活回家的样子，嘴里还唱着山歌。

这时候瓦先卡忍不住喊道：

“这块宝石是给谁的，叔叔？”

山下面的人回答她说：

“这是给那位能领导人民走上正路的人的，这块宝石叫‘大地的钥匙’，得到它的人能够用它来打开地底下的宝藏，那时候世界上就好像你现在所看到的一样了。”

说完亮光就熄灭了，什么也不见了。

那个淘金、采宝石的工人和他的老婆起先还不相信，可是后来又想：“要不，这小姑娘手里又怎么会有这样的宝石呢？”接着，他们又问她是谁家的人，从哪里来。瓦先卡毫不隐瞒地把一切告诉了他们，并且求他们说：

“叔叔，婶婶！请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在这里的事情告诉那边矿里的人啊！”

两夫妻考虑了一会儿，最后说：

“好吧，你就住在我们这里吧……让我们把你藏起来，只是我们以后得叫你费妮雅。你听到这名字就要答应。”

你知道，他们的亲生女儿才死去不久，名字就叫费妮雅。两人的年纪也差不多。再说他们依赖着这么一点：他们的村庄不在官家的领地里，而是在杰米多夫老爷们的领地里。

结果他们真的把瓦先卡留了下来。老爷指派的村长自然立刻注意到村子里多了一个人，但这对他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她不是从他家里逃出来的。多一个人干活决没有坏处。他就派她去做工。

自然，在杰米多夫老爷的村庄里过日子也不会有好滋味，不过总要比在官家的矿区里好些。飞到瓦先卡手心里来的那块宝石可帮了他们的忙。那个采宝石的工人终于设法卖掉了那块宝石。自然，决不会卖到好价钱，毕竟也得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他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当瓦先卡长大成人，她就在那个村子里嫁了一个顶呱呱的小伙子。夫妻俩一直白头到老，养了孩子，还抱了孙子。

费妮雅老婆婆对自己原来的名字和小福眼这外号，也许连自己也忘记了，而且她也从来不提起官家矿区的事情。只是当别人说起什么人采宝石交上了好运的时候，她老是要插嘴。她说：

“找寻上好的宝石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它们并不会给我们穷苦弟兄带来多大幸福。我们应该希望‘大地的钥匙’赶快出世。”接着她又解释说：

“的确有这种叫做‘大地的钥匙’的宝石的。只是不到时候谁也得不到它：不论是老实人，不论是坚忍的人，不论是勇敢的人，也不论是有福气的人，都不能得到它。可是等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那时候，‘大地的钥匙’就会自动飞到那个走在前面给人民指路的人手里。

“那时候，地底下所有的宝藏都打开了，大家的生活就会发生大变化。你们等着瞧吧！”

银蹄山羊

巴若夫

我们工厂里有一个老头子，外号叫木锤子。他家里的亲人都死光了，因此，他很想收留一个孤儿，给自己做孩子。他向邻居探问：他们是不是知道有什么孤儿。邻居回答说：

“不久前，听说格林卡村葛烈高里·波托帕耶夫家夫妻俩都死掉了，家里留下了好几个女孩子。年纪稍大些的几个，被工厂里的管事赶到设在厂主老爷家里的手艺工场里去了。只剩下一个五、六岁模样的小姑娘，谁也不要。您老人家去把她收留了吧。”

“小姑娘我可不要。最好是个男孩子。男孩子我可以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他，以后长大了也是个帮手。可是小姑娘怎么办？叫我教她些什么呢？”

但老头子想了一会又说：

“葛烈高里我倒是熟识的，他老婆的为人我也知道。两口子都是性情活泼的人，而且非常机灵。如果那小姑娘的脾气像爹娘，跟我住在一起，那我以后倒是不会寂寞的。好，我决定收留她。不过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愿意来？”

邻人们向他解释说：

“那小姑娘过的日子才苦哩！厂里的管事把葛烈高里的房子送给了另一个穷苦的工人，叫他负责抚养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直到她长大。可是那家子有十来口人，自己吃不饱，管家的婆娘就在小姑娘身上出气，常常责骂她吃得多。不要看那姑娘小，她可懂事哩。她是很难受的。巴不得能脱离这样的生活才好！您一定能说服她。”

“不错，”木锤子老爷爷说：“我一定去劝她来。”

有一天过节，木锤子老爷爷到养孤儿的那家子去了。只见屋里尽是人，大的大，小的小。炉灶旁的地窖盖板上坐着一个小姑娘，她身边，有一只栗色的小猫。小姑娘很小很瘦，那猫也瘦得可怜，身上的毛都脱落了，这样的猫，谁也不会放它进屋里去的。她正抚摸着她的小猫。那小猫正大声打着呼噜，全屋子的人都听得见它的声音。

木锤子老爷爷看了看小姑娘，问道，

“这就是葛烈高里家送你们的‘波达廖恩卡’（小礼物）吗？”

管家的婆娘回答说：

“可不就是她。她一个已经够麻烦的了，不知道她还从哪儿弄来了一头脏猫。我们谁也赶不走它。我家孩子大大小小都被这脏猫抓痛过，你还得用东西喂它！”

木锤子老爷爷就说：

“大概你那些孩子对它不很客气吧。它在那里打着呼噜发威哩。”

然后他问这没有爹娘的小姑娘说：

“怎么样，波达廖恩卡（小礼物），你愿意到我家里去住吗？”

小姑娘觉得很奇怪：

“老爷爷，你怎么知道我叫达廖恩卡的？”

木锤子老爷爷说的波达廖恩卡，小姑娘听错了，以为是在叫她达廖恩卡。

木锤子老爷爷回答说：

“它自己溜到嘴上来的，没有想过，也没有猜过，不知不觉就叫出来了。”

“那么，你是谁呀？”小姑娘问道。

“我么，”木锤子老爷爷说：“可以算是个猎人。夏天替厂里淘金沙，冬天一到，就上树林里去找一只山羊，可是怎么也没有找到它。”

“你要开枪打死它吗？”

“不，”木锤子老爷爷回答说，“普通的山羊，我开枪打，独有这一只，我不打。我想瞧瞧它在什么地方用它那右前蹄踏脚。”

“你为什么要知道它踏脚的地方？”

“只要你到我家里去住，我就统统都告诉你。”木锤子老爷爷回答说。

山羊的事引起了小姑娘的好奇心。而且她看到老爷爷很风趣又很亲切，就说：

“我愿意跟你去。只是我的小猫穆廖恩卡也要带去，你瞧，它多可爱啊。”

“那还用得着说，”老爷爷答道，“声音这样好听的猫不带走，那真是大傻瓜。它一住到我们小屋里，三弦琴就用不着了。”

管家的婆娘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她对木锤子老爷爷肯收留孤儿觉得非常高兴。她赶快收拾了达廖恩卡的一些破东西，唯恐老头子多想一下就会反悔。

那小猫好像也懂得他们的谈话。它在他们脚边转来转去，一面打着呼噜，好像说：

“想得不错！不——错！”

就这样，木锤子老爷爷把孤苦无依的小姑娘领到了自己家里。

老头子又高又大，毛毵毵的胡子；小姑娘呢，又瘦又小，扁圆的小鼻子活像一颗小纽扣。他们两个在街上一起走，那只干瘪的小猫在他们身后跳跳蹦蹦地跟着。

从此木锤子老爷爷，孤苦伶仃的小姑娘达廖恩卡还有小猫穆廖恩卡就住在一起过日子了。他们的生活虽然不很宽裕，但他们从来也不曾抱怨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干。

木锤子老爷爷一清早就出去做工。达廖恩卡在茅屋里收拾一切，替老爷爷烘面包，煮粥。小猫穆廖恩卡呢，就去打猎——捉老鼠。一到傍晚，大家就聚在一起，都很高兴。

老爷爷是讲故事的好手，达廖恩卡非常喜欢听他的故事。小猫穆廖恩卡躺在旁边打呼噜，好像说：

“讲得不错！不——错！”

只是每逢老爷爷讲完故事，达廖恩卡总是要提醒他：

“老爷爷，告诉我那只山羊的事吧。它是什么样子的？”

木锤子老爷爷起先老是不肯讲，最后说：

“这只山羊是特别的。它右前蹄是银蹄子。银蹄子踏过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珍贵的宝石。银蹄踏一下子——一块宝石，银蹄踏两下子——两块宝石。一句话，只要它在什么地方踏脚，那地方就会涌出成堆的宝石。”

老爷爷说完以后，显得很不高兴。但从那时候起，达廖恩卡一开口就老是要问那只山羊。

“老爷爷，它很大吗？”

木锤子老爷爷告诉她，那只山羊并不比桌子高，腿细细的，头小小的。

达廖恩卡又问：

“老爷爷，它有角吗？”

“角么，”老爷爷回答说，“再漂亮也没有了。普通的山羊只有两只弯弯的角，它的角却每一只都有五个杈。”

“老爷爷，那么它吃小野兽吗？”

“什么小野兽它也不吃，”老爷爷回答说：“它只吃草和树叶。唔，据说到冬天，它还跑到我们的草囤旁来吃干草哩。”

“老爷爷，它的毛是什么颜色？”

“夏天是栗色的，像我们的穆廖恩卡一样，冬天是淡灰色的。”

“老爷爷，它身上发臭么？”

木锤子老爷爷这下子忍不住发火了：

“怎么会臭！只有人喂的山羊会发出臭味，树林里的山羊决不会臭，它们身上只有树林里的那种香气。”

秋天到了，木锤子老爷爷准备动身到树林里去。他要去看看山羊常到哪些地方去吃草。达廖恩卡央求他说：

“带我一起去吧，老爷爷。说不定我老远就能看到那只银蹄山羊。”

木锤子老爷爷对她解释说：

“你从老远看是看不清楚的。所有的山羊，秋天都有角。你看不清它们角上有几个杈。到了冬天就两样了。那时候普通的山羊都脱了角，而这只银蹄山羊，它的角不论冬夏是永远不换的。到那时你老远就可以看到它啦。”

小姑娘这才被说服了。她留在家里，让木锤子老爷爷动身上树林里去。

过了五天，木锤子老爷爷回来了。他告诉达廖恩卡说：

“近来在波尔德涅那面，有很多山羊在吃草。一到冬天，我决定上那儿去。”

“可是到了冬天，”达廖恩卡问道，“难道你能在树林里过夜吗？”

“在那儿，”老爷爷回答说。“我在一片草地附近搭了一所过冬的木屋。那木屋很不错：有炉灶，有小窗子。那里好得很。”

达廖恩卡又问：

“银蹄山羊也到那里去吃草吗？”

“谁知道啊。说不定会去的。”

于是达廖恩卡立刻缠住了老爷爷说：

“带我去吧，老爷爷。我可以往在木屋里。说不定银蹄山羊会走近我们的屋子，我就可以瞧见它啦。”

老头子起先连连摇手：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一个小姑娘大冷天怎么能在树林子里走！要系上滑雪板才行，可你又不会。一不小心会陷到雪里去的。那时候叫我怎么办？你会活活冻死的！”

只是这一回，达廖恩卡再也不肯让步了。

“带我去吧，老爷爷。滑雪我也会一点。”

木锤子老爷爷先是再三再四地劝达廖恩卡不要去，后来他想了想：

“索性带她去一次吧？去过一次，下次就不会再纠缠不清了。”

于是他说：

“好吧，就带你去。只不过到了树林里可不能哭，不到时候别吵着回家。”

当冬天冷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便准备上树林里去。木锤子老爷爷在小雪橇上放了两袋干粮，还有打猎的用具以及其他必需的物件。达廖恩卡也捆

好了自己的小包裹。里面是几块准备替布娃娃缝衣服的碎布、一纸板的线、一根针，最后还有一条小绳子。

“用这条绳子，”达廖恩卡想，“不知道能不能捉住那只银蹄山羊？”

达廖恩卡不得不把自己的小猫留在家里。她觉得非常难过，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她抚摩着小猫向它告别，一面对它说：

“穆廖恩卡，我跟老爷爷上树林子里去啦。你好好的守在家里，捉捉老鼠。等我们一看到银蹄山羊，我们就立刻回家，那时候我就可以把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你啦。”

小猫狡猾地看了她一眼，嘴里打着呼噜，好像说：

“想得不错！不——错！”

木锤子老爷爷和达廖恩卡动身走了。所有的邻居都觉得奇怪：

“老头子发疯了！大冷天把这么小的小姑娘带到树林里去！”

当木锤子老爷爷带着达廖恩卡从工厂区出来时，忽然听见街上的狗好像发了狂，它们汪汪地叫得非常厉害，好像街上有一头什么野兽跑过似的。回头一看——原来是穆廖恩卡在街心里跑，它一面跑一面打退街上的狗。穆廖恩卡现在已经恢复了元气。长得又大又肥。连街上的狗也不敢惹它。

达廖恩卡想捉住小猫，把它送回家里，可是你怎么能捉得到。穆廖恩卡跑到树林里，爬上了松树，你去捉它吧！

达廖恩卡大声叫喊了一阵，还是不能把小猫哄下来。怎么办？只好向前走。再一看，穆廖恩卡已经在他们身边奔跑，就这样一直跟着他们来到木屋旁边。

于是，小小的木屋里，一老、一小加上一只猫，一共有三个。达廖恩卡夸口说：

“这样我们要热闹得多啦。”

木锤子老爷爷也点着头连声说：

“自然罗，要热闹得多了！”

小猫穆廖恩卡呢，在火炉旁蹒成一团，大声打着呼噜，好像说：

“说得不错！不——错！”

这年冬天，野山羊多得很。但都是些普通的山羊。木锤子老爷爷每天总要拖一只或两只山羊到小小的木屋里来。剥下来的山羊皮一天天越积越多，用盐渍起来的山羊肉也不少——小小的一只雪橇，无论如何也装不了。必须回工厂去借马来驮，但是怎么能让达廖恩卡和一头小猫留在树林里啊！幸而达廖恩卡在树林里已经有些惯了，她自动向老爷爷说：

“老爷爷，你回工厂去借马吧，我们一定得把这些腌肉运回家去。”

木锤子老爷爷甚至觉得奇怪，他说：

“我聪明的小宝贝，达丽雅·葛烈高里耶芙娜，你简直比大人想得还周到。可是你自个儿留在这里会害怕的。”

“那有什么可怕，”达廖恩卡回答说，“我们的木屋很结实，狼进不来。还有穆廖恩卡和我在一起。我决不怕。不过你得很快就回来！”

木锤子老爷爷走了。达廖恩卡和穆廖恩卡留在小屋里。白天，达廖恩卡坐在家倒也惯了，因为老爷爷在树林里的时候，也是每天出去打山羊的。天色一黑，达廖恩卡就有点害怕起来。可是当她看到穆廖恩卡安静地躺着时，

心里又轻松一些了。她坐到小窗旁边向草地上张望，忽然看见有一团东西从树林里滚出来。当那团东西滚到跟前时，她才看出原来是一只山羊在奔跑。那只山羊的腿是细细的，头是小小的，每一只角上面都是五个桎杈。

达廖恩卡连忙跑出门外去看，外面却什么也没有了。她回到屋里自己对自己说：

“大概刚才我在打瞌睡。我做梦了。”

穆廖恩卡打着呼噜，好像说：

“说得不错！不——错！”

达廖恩卡抱着小猫睡着了，直到天亮。

第二天又过去了。木锤子老爷爷仍旧没有回来。达廖恩卡觉得有些寂寞，但她没有哭。她抚摩着小猫穆廖恩卡对它说：

“不要难过，亲爱的穆廖恩卡，明天老爷爷一定会回来了。”

穆廖恩卡还是唱着自己的老调：

“说得不错！不——错！”

达廖恩卡又坐在小窗子前面，欣赏星星。她正想躺下睡觉，忽然听见后壁有敲击的声音。达廖恩卡害怕起来，这时候敲击声已经移到另一面去了。然后又转到开着小窗的那一面，转到门那一面，最后在屋顶上面敲击起来。声音很轻，仿佛是什么野兽很轻快地在上面跑。达廖恩卡就想：

“昨天那头山羊又跑来了吗？”

她很想看看那头山羊，这使她连害怕也忘记了。她开了门一看，那山羊果然离她很近。只见它举起了右前脚，马上就要朝地上踏下去了，这时候她看见那举起的蹄子是银的，闪闪地发着光。那山羊的角的确是五个桎杈。达廖恩卡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就像呼唤家里养的羊那样喊起来：

“咩——！咩——！”

那山羊听到她的声音，仿佛觉得很可笑，转过身子就跑掉了。

达廖恩卡回到小屋里，告诉穆廖恩卡说：

“我看到银蹄山羊了。看到了它的角，也看到了它的银蹄子。可惜没有看到它怎样踏脚，把宝石踏出来。下一次，它大概会做给我们看的。”

穆廖恩卡呢，自然又唱起老调来：

“说得不错！不——错！”

第三天又过去了，木锤子老爷爷还是没有回来。达廖恩卡的眼圈红了。泪水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想和穆廖恩卡谈谈心，忽然发觉它不见了。这时候，达廖恩卡可真的吓坏了，立刻冲出小屋去找小猫。

那晚月色很好，可以望得很远。达廖恩卡一看，小猫正坐在离她很近的草地上，它前面就是那只山羊。那山羊站在那儿举起了一条前腿。银蹄正在闪闪发光。

小猫穆廖恩卡点着头，银蹄山羊也点着头。它们俩好像在谈心。后来它们一起在草地上奔跑起来。跑着跑着，山羊不时地停下来用银蹄踏着。等小猫穆廖恩卡跑上去，山羊又继续向前跑上一段路，然后用银蹄子踏着地面。这样，它们在草地上跑了很久，渐渐跑得看不见了。但一会儿，它们又跑了回来，一直跑到小屋旁边。

那山羊纵身上一跳直跳上了屋顶。它举起银蹄子在屋脊上踏了起来。突然，宝石像火星一般在它的银蹄下迸发出来。红色的，青色的，绿色的，蓝色的——什么颜色都有。

正在这时候，木锤子老爷爷赶回来了。他简直认不清他的小屋了。整所小屋变成了一大堆宝石，发出了五色斑斓的光芒。那山羊站在屋脊上——银蹄不停地踏着、踏着，宝石也不断地迸发出来。忽然，穆廖恩卡往上一窜，也到了屋脊上。只听见它站在山羊旁边妙鸣大叫一声，就顿时不见了穆廖恩卡，也不见了那头银蹄山羊。木锤子老爷爷立刻脱下帽子盛了一帽子的宝石，可是达廖恩卡央求他说：

“不要动，老爷爷！明天我们还要好好欣赏欣赏哩。”木锤子老爷爷听了她的话。可是，快到天亮的时候，下起大雪来了，雪把所有的宝石都盖没了。他们扒开了雪，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木锤子老爷爷晚间盛来的一帽子宝石，已经足够了。

一切都很好，只可惜穆廖恩卡不见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看见过它，那银蹄山羊呢，也永远没有再出现过。可是，能看见一次，那也够了。

在那银蹄山羊跑过的草地上，人们找到了宝石。大多数是绿色的，叫做橄榄石。你看见过吗？

金 头 发

巴若夫

这事情发生在很古的年代。那时候我们俄罗斯人在这一带连影子还没有呐。巴什基尔人呢，住的地方离这儿也不近。对他们来说，你瞧，必须有可以放牧牲畜的开阔地方：树林里的空地或者草原。在尼亚兹伊和乌拉伊姆自然都可以，但在我们这一带，哪里能放牧啊？现在的森林，有可以见天的空隙，在当时就根本不能骑马或者步行通过。只有打猎的人才到这样的树林里去。

据说，那时候巴什基尔人中间有一个叫阿伊雷普的猎人。比他更勇敢的人是有的。他一箭就能够把熊射死，碰到麋鹿，只要握住它的角向肩后一丢，那野兽立刻完蛋。至于狼和别的小野兽就更不用说了。只要被阿伊雷普看到，就一只也别想逃掉。

有一次，阿伊雷普骑着马来到一片空旷的地方，只见有一只狐狸在前面跑。对于这样一个猎人，打只狐狸实在是太不合算了。但他心里想：“让我开开心，用马鞭子来抽死它。”阿伊雷普纵马追去，却赶不上那只狐狸。正当他拉起弓箭对准它的时候，狐狸忽然不见了。怎么办？逃走就逃走吧，算是那畜生的运气。他才这样一想，那狐狸竟坐在前面一个树桩后面，尖叫起来，仿佛笑道：“你哪里能射得到我！”

阿伊雷普又拉弓引箭对准它——狐狸又不见了。放下了弓箭——狐狸又出现在眼前，发出尖叫：“你哪里能射到我！”

阿伊雷普这可发火了：“等着瞧吧，你这红毛家伙！”

跑完了树林里的空地，前面是极其浓密的大森林，只是森林也阻挡不了阿伊雷普。他下了马，徒步去追那只狐狸，但还是毫无结果。眼看它在前面，却无法用箭射中它。放走它呢，又不甘心。什么话，这样勇敢的猎人连一只狐狸也射不死！就这样，阿伊雷普竟追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狐狸也不见了。找了又找，还是没有。

他想：“让我向四面看看，究竟到了什么地方。”

他爬上一棵高大的落叶松，一直爬到树顶。一看——离那棵落叶松不远有一道溪水从山顶向下奔流。那条溪并不大，但它很快活，铮铮淙淙地老跟石头说话。有一个地方还发出闪闪烁烁的金光，叫人连眼睛也睁不开。“这是怎么回事？”他想。再一看，只见在矮树丛后面一块洁白的岩石上坐着一个姑娘，她那美丽的容貌真是听也没有听说过、见也没有见到过。她的辫子垂过了肩膀，直垂到溪水里。她的发辫是金的，足足有十丈长。那小溪正是由于她的金发才发出了这样耀眼的光芒。

阿伊雷普注视了很久，那个姑娘却抬起头来说：

“你好，阿伊雷普！我早已从我的狐狸保姆那儿听说过很多很多有关你的事情。似乎你比谁都魁梧、英俊，比谁都勇猛、走运。你愿意娶我吗？”

“可是为了你，”阿伊雷普问：“我得付多少聘金呢？”

“还用得着什么聘金，”姑娘回答说：“我的爸爸是所有金子的主人。”

尼亚兹伊是尼亚兹河河谷旁的森林草原地带。

乌拉伊姆原是巴什基尔话“锅子”的意思，后引申为洼地，是尼亚兹河旁的洼地。

但是他不愿意放走我。我们必须逃走，不过那得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智谋和勇气。”

阿伊雷普高兴极了。从落叶松上一跳跳下来，一口气奔到姑娘坐着的地方对她说：

“如果你愿意这样，我还有什么话说。我一定把你抱出树林，不让你被任何人夺去。”

这时候狐狸忽然出现在白石旁边尖叫起来，它的鼻子向地上一碰，站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太婆。

“唉，阿伊雷普，阿伊雷普，空口说大话！还夸耀自己胆子大、运气好哩。刚才你怎么射不到我呢？”

“你说得对，”阿伊雷普回答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失败。”

“原来是这样！但目前的事情更加困难。这个姑娘就是大蛇波洛兹的女儿，叫做金头发。她的头发是纯金的。她被这些金头发牢牢地困住在这里。她坐着，洗着头发，但金头发的重量还是不会减轻。现在请你试试把她的辫子举起来，你就知道你能不能带她出去了。”

阿伊雷普到底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拉起金辫子，就往自己身上绕，绕了好几转，然后对姑娘说：

“我亲爱的未婚妻金头发，现在我们俩已经用你的金辫子紧紧地系在一起了。谁也不能把我们拆散了！”

阿伊雷普说完这话，就一把抱起姑娘往外走。

老太婆将一把剪刀塞到他的手里。

“聪明人，拿住这个。”

“这对我有什么用？难道我自己没有刀吗？”

阿伊雷普本来想不拿那把剪刀，可是他的未婚妻金头发却说：

“拿着——那不是给你用，是给我用的。”

阿伊雷普在树林里走着。他在落叶松顶上已经看清楚往外走的大致方向。起先他走得很快，只是总觉得有些吃力，尽管他的力气大得常人不能和他相比。金头发看见阿伊雷普累了，就说：

“让我自己走吧，你给我提着辫子。那会轻松得多。我们该走得远些，要不爸爸记起了我，会很快地把我吸回去。”

“怎么吸回去？”阿伊雷普问。

“他呀，”金头发回答说：“天生有这样的本领：凡是他所需要的金子他都能吸到他身边，吸到地下去。如果他要吸我的头发，那就谁也阻挡不了。”

“这倒要让我们瞧瞧！”阿伊雷普回答说；但他的未婚妻金头发只是微笑了一下。

这样说过以后，他们又继续向前赶路。金头发老是不停地催促他：

“我们必须走得更远些。说不定走远了我爸爸的力量就够不到了。”

走着，走着，累得不能再走了。

“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吧，”阿伊雷普说。只是当他们刚坐到草地上，他们的身子就立刻往地下直沉。金头发赶快拿起剪刀把绕在阿伊雷普身上的金辫子剪断。这样才救了他的命。金辫子被吸了下去，阿伊雷普总算是留在地面上了。不过，他还是被辫子拖下去相当深，未婚妻呢，已经不见了。不见了就是不见了，简直就像根本没有过。阿伊雷普从陷下去的泥坑里爬出来，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未婚妻被人家抢走，却看不见抢走她的人是谁！这

简直是我的奇耻大辱。决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我死也要找到她！”

于是他就在姑娘坐过的地方往下挖。挖了一天，又挖一天，什么结果也没有。阿伊雷普的力气。你得明白，是很大的，但工具却只是腰刀和帽子。这哪里能挖出什么结果来。

“得在这里做个记号，”阿伊雷普心里想：“让我回家去把铁铲等等家伙拿来。”

他刚刚这样一想，引他来这儿的那只狐狸忽然出现了。它把鼻子往地上一碰，站起来就变成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她说：

“唉，你这聪明人，聪明人！你想在这里掘金子还是怎么的？”

“不，”阿伊雷普回答说：“我要找我的未婚妻。”

“你的未婚妻，”老太婆说：“早已坐在老地方流着眼泪，把辫子浸在溪水里了。她的辫子现在已经有二十丈长，这会儿你连举也举不起来了。”

“怎么办，大婶？”阿伊雷普问。

“早该这样了，”老太婆说：“应当先把事情问个明白，再动手干。这事情你这样做。现在先回家去，和到这里来以前一样过活。如果在三年内你还没有忘记你的金头发，我会再来找你。如果你一定要自个儿跑去找，以后就会永远看不到她。”

阿伊雷普不习惯这样等候，他最好是马上找到她，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这样。他发了一阵子愁，只得回家去。

唉，三年的岁月是多么长久啊！春天来了，他也不高兴——但愿春天赶快过去才好。别的人注意到他的变化：“我们的阿伊雷普好像有什么心事。他不像是以前的阿伊雷普了。”他家里的亲人直接问他说：

“你的身体不好吗？”

阿伊雷普一下子抓起五个壮汉举到头顶，一面旋转一面叫道：

“再问我的身体好不好——我就把他们统统扔过那座小山！”

他一天到晚思念未婚妻金头发。好像她就坐在他的眼前。他真想跑到小溪旁边，远远地看上她一眼，但他记起了狐狸老婆婆的忠告，不敢这样做。

可是到了第三年，阿伊雷普碰见了一位姑娘。那姑娘很年轻，生得黑黝黝的，快快活活的，好像一只山雀。每个人都想接近她，向她献殷勤。这个姑娘顿时使阿伊雷普的念头起了变化。他想：

“所有和我年纪相仿的人早已成了家，我找到了未婚妻，却让人家抢走了。幸而大家都不知道，要不，准会笑话我！我不能娶这个黑姑娘吗？那边的一个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但这一个只要付聘礼，就能娶回来。她的父母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她许配给我，她自己呢，从各方面看来，也决不会哭泣的。”

但他又想起了金头发，只是已不像以前那么想念得厉害。已不像她被抢走时那样痛惜、气忿。他想：我对她可不能想得太过分了！

第三年刚过去，阿伊雷普又看见了那只狐狸，他没有对它射箭，而是跟着它走去，只是一路上阿伊雷普做了许多记号：有的地方砍掉根小树枝，有的地方在石头上做个标记，有的地方还做了别的记号。他们来到那条小溪旁边。姑娘果然又坐在那里，但是辫子却长了两倍。阿伊雷普走上前去向她问好：

“你好，我亲爱的未婚妻金头发！”

“你好，阿伊雷普！”她回答说，“不要因为我的辫子更长而难过。它

曾经轻了不少。看来你曾经苦苦地想念过我。我每天都觉得头发愈来愈轻。可是到最后却出了岔子。你忘记过我吧？要不就是另外有人害了我？”

金头发一面问一面却笑起来了，仿佛她什么都知道了。阿伊雷普起先很害羞不敢开口，接着下了决心，把一切都坦白地说了出来——他说他看中过一个黑姑娘，曾经想娶她。

金头发接上去说：

“你能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就很好。我相信你。我们快走吧。说不定，我们这一次能够逃出去，逃到爸爸力量够不到的地方。”

阿伊雷普从溪水里拖起了辫子，把它绕在自己身上，又向狐狸保姆拿来了剪刀，接着就穿过树林往家里走。一路上有阿伊雷普的记号。他们走得很快。一直走到晚上。天完全黑了以后，阿伊雷普说：

“让我们爬上树去。在树上你爸爸的力量也许够不到我们。”

“这很对，”金头发说。

可是，他们俩被金辫子像绳索一样紧紧地捆住了身子，那还怎么能够上树呢。金头发说：

“得剪掉它。拖着这样沉重的东西在身边是没有意思的。留下拖到脚跟那么长，已经够了。”

可是阿伊雷普觉得很可惜。

“不，”他说：“最好还是这样留着，你瞧，这些头发多软多细啊！用手抚摩着也觉得可爱。”

说着，阿伊雷普解开了身上的金辫子。让金头发先爬上树去。可是，姑娘不习惯爬树，觉得不行。阿伊雷普就这样那样地帮着她，才把她送到树枝上。接着阿伊雷普很快地上了树，把金头发的辫子从地上全拉了上去。他们又从那条树枝向上爬，爬到树叶最浓密的地方，在那里歇了下来。

“我们就在这里等天亮吧，”阿伊雷普说，一面把自己未婚妻的辫子向树枝上面绕——如果她打起吨来也不会掉下去了。他牢牢地绕好了还夸口说：“哈，多牢！现在你睡一会儿吧，我给你看着。天一亮我就推醒你。”

金头发真的很快睡着了，连阿伊雷普自己也打起瞌睡来。睡魔来的时候，你听着吧，那是赶也赶不走的。他揉着眼睛，摇着头，不耐烦地转动着身子——还是不能战胜睡魔。他的头已经垂下去了。就在这时候，那树上忽然飞来了一只猫头鹰，不安地叫唤着：“呵啾！呵啾！”——好像在警告他：“当心，当心。”只是阿伊雷普哪里会去理睬它，他只管自己睡觉；而且鼾声大作做起梦来。仿佛他骑着马来到了自己的毡幕前面，他的妻子金头发正从毡幕里出来迎接他。她比谁都美丽可爱，她的辫子像金蛇似的在游动，好像活的一般。

到了半夜里，树枝突然摇动起来，烧起来了。火焰烧着了阿伊雷普，把他摔到了地上。这时，他看见地底下冒出来一只大火环，发出了闪闪烁烁的金光。他的未婚妻金头发变成了一团由无数小火星聚成的云彩。火云直向那火环飞去，一下子熄灭了。阿伊雷普跑到那里——什么也没有了，重新是一片黑暗，凭你把眼睛挖出来也没有用。他用手在地上摸……尽是青草、石头和林中的落叶、烂泥。在有个地方，总算被他摸到了一段辫梢子，有二丈长或者更多些。阿伊雷普心里高兴点儿了：

“她给我留下了纪念品，也给我留下了一个证据：也许可以研究出她爸爸为什么不能带走她辫子的原因。”

他刚刚这样一想，那狐狸已经在他脚旁尖叫。它把鼻子向地上一碰，站起来就变成一个干瘪的老太婆，说：

“唉，阿伊雷普，你这聪明人！你要的究竟是什么：金辫子还是未婚妻？”

阿伊雷普回答说：“我要的是金辫子有二十丈长的未婚妻。”

“来不及了，”狐狸保姆说：“辫子现在已经有三十丈长了。”

阿伊雷普回答说：“这不打紧。我只要能得到我那可爱的未婚妻就行。”

“你早就可以这样说了。这是我最后的忠告。现在你回家去再等三年。但我不再来找你了，你要自己去找路径。你要来得准时，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你还得向猫头鹰老爷爷鞠躬请教，看它是不是能使你聪明些。”

这样说过以后，狐狸保姆立刻不见了。天一亮，阿伊雷普就往家里走，但他心里想：

“狐狸保姆所说的猫头鹰爷爷是哪一只呢？树林里多的是猫头鹰。叫我向哪一只去请教呢？”

想了又想，终于想起来了：当他坐在树上的时候，有一只猫头鹰几乎就在他鼻子跟前飞来飞去，老是叫着，“呵啾！呵啾！”好像在警告他：“留心，留心！”

“狐狸保姆说的一定是它！”阿伊雷普想完了就转身回到了老地方。等坐到天黑以后，他喊道：

“猫头鹰老爷爷！请你指点指点我！告诉我一个办法。”

喊了又喊——没有回音。可是阿伊雷普这一回变得很有耐心。又等了一天，又喊了一阵。还是没有回音，阿伊雷普又等完了第三天。

到了晚上，他刚一喊：“猫头鹰老爷爷！”树上就立刻答应说：

“呵啾！我在这里。谁在喊我？”

阿伊雷普就把自己失败的经过告诉了它，请求它尽力帮助他。可是猫头鹰老爷爷说：

“呵啾！难得很呐，孩子，难得很呐！”

“困难没有关系，”阿伊雷普回答说：“只要我的力气和耐心够得到，我都能做到，只要我能得到我的未婚妻。”

“呵啾！我来指点你！你听着！”

于是猫头鹰老爷爷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说：

“大蛇波洛兹在这一带有很大的威力。他是这一带所有金子的主人：金子不论在谁那儿他都能吸走。波洛兹还能把整个出产金子的区域圈到他的火环里去。凭你骑着马跑三天也跑不出他那个火环。但在我们这一带，总算还有个地方是波洛兹的力量达不到的。如果灵活点儿，就可能带着金子逃脱波洛兹。可是，代价可不小——回头路是没有的。”

阿伊雷普恳求他说：

“请你做做好事，把这地方指给我看吧。”

“叫我指给你看那可不行，”猫头鹰老爷爷回答说：“因为我的眼睛和你们的不一样：白天我看不见，晚上你又看不见我向哪里飞。”

“那可怎么办？”阿伊雷普问。

猫头鹰老爷爷说：

“让我把那地方可靠的特征告诉你。你跑到那些湖旁边去看看：有一个湖中间突出了一块大岩石，像一座小山。小山的一面长着许多松树，其余三面都是光秃秃的，好像三堵墙壁。那就是我说的地方。谁能带着金子到那块

岩石上，那里就会现出一条通到湖底去的路。一到那里，波洛兹的力量就够不到了。”

阿伊雷普把这一切想了又想，终于恍然大悟：那一定是伊特库里湖。他高兴极了，叫道：

“我知道那地方！”

可是猫头鹰老爷爷还是说自己的：

“无论如何你得亲自跑去看看，不要搞错了。”

“好，”阿伊雷普说：“我会去看的。”猫头鹰老爷爷最后又说：

“呵啾！不要忘记：虽然逃脱了波洛兹，回头路是没有的。”

阿伊雷普谢过猫头鹰老爷爷，就回家了。他很快地找到了中间有块大岩石的湖，但马上想道：“一天决不能跑到那地方，必须开一条能跑马的路才是。”

于是阿伊雷普就动手开起路来。在稠密的森林里，一个人要开出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大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他累坏了，就拿出那条被他摸到的辫子——看着，欣赏着，用手抚摸着，这样他仿佛就恢复了元气，又可以去干活了。三年的光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飞快地闪了过去，刚好他完成了全部工程。

阿伊雷普准时来到他的未婚妻那儿。他从溪水里拉起了辫子，把它缠绕在自己身上，然后他们开始在树林里飞跑。一直跑到他开出来的那条大路上，他在那里已经准备好了六匹马。阿伊雷普上了马，把未婚妻放到另一匹马上，又牵住了另外四匹马的马缰，就鞭打着马尽力向前飞跑。这一对马累了，就换上另外两匹，又继续飞跑。狐狸跑在他们的前面。这样不停地飞跑，还用力鞭打着马——唯恐赶不到那儿。傍晚时分，总算赶到了湖边。阿伊雷普立刻上了小船，把未婚妻和狐狸保姆一齐渡到湖心的岩石上去。小船刚划近那儿——岩石上面就打开了一条通道，他们很快地钻了进去，这时候太阳刚好落山。

噢嘿，这时候，可出了事情了！

太阳一落山，大蛇波洛兹就用火环把那个湖围绕了三圈。无数金色的火星从岩石里向四面八方喷射出来。但无论如何波洛兹没法吸出他的女儿。原来是猫头鹰老爷爷妨害了他。猫头鹰老爷爷飞来栖在岩石上，老是一个劲儿地叫唤：

“呵啾！呵啾！呵啾！”

它这样叫唤了三次，火环的光就黯淡了一些——好像要冷却下去了。等火环又重新烧旺，金色的火星又纷纷从岩石里喷出来的时候，猫头鹰老爷爷又叫唤起来。

波洛兹在湖边拼命地吸金头发，吸了不止一夜。结果还是不行。它的力量够不到。

从那时起，湖岸旁的沙滩上就发现了金子。那里根本没有小溪的痕迹，却偏偏有金子。所有的金子，你听着吧，都是鱼鳞状和线状的；却没有天然的小金块或者大金块。那些金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据说，就是从波洛兹女儿的辫子上吸过来的金头发。金子可不少。后来，我还记得，为了那些沙滩，

伊特库里湖在绥谢尔契工厂南面，丘索瓦雅河右岸的一个湖，那湖又叫做肉湖。另外有一个传说，参见《杰米多夫的红袍》。

巴什基尔人和卡斯里工厂的老板们还发生过纠纷。

阿伊雷普呢，就这样和他的妻子金头发留在湖底下了。据说在他们那里有草地，还有马群、羊群。一句话，那儿是一片广阔的草原。

据说，金头发有时会走到岩石上来。有人看见过她。好像是黎明的时候，她出来往岩石上一坐。她的头发像金蛇一般在岩石上面游动。真是个美女！噢嘿，美极了！

不过，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从来也没有碰到过。我可不愿意扯谎。

青蛙旅行

加尔洵

从前，有一只青蛙，住在一片沼泽里，整天逮蚊子吃。到了春天，它就和伙伴们呱呱鸣叫。要是仙鹤不来糟害它，它的日子倒也过得清闲自在。可是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有一天，它坐在露出水面的一个树杈子上，沐浴着温润的细雨。“啊，今天这湿润的天气多好呀！”它想，“活在世界上是多美的享受呀！”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它那滑溜溜的花花点点的背脊上，雨水哩哩啦啦地从它的肚子上和腿上流下来，那个舒服劲可就甭提啦！它陶醉得差点叫起来。幸好它还没有忘记，现在正当秋令，这时节青蛙是不许叫唤的，青蛙只有在春天才能叫唤。因此，它没有开口，继续享受细雨的乐趣。忽然，空中响起了断断续续的尖细的呼啸声。有这么一种野鸭子，它们飞行的时候，翅膀搏击空气，就发出嗖嗖的响声，如同唱哥一般，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吹口哨。当它们在你的头顶上空高高飞过的时候，你就会听见这种嗖嗖的声音，可是你却看不见它们的影子，因为它们飞得太高了。这会儿它们在天空绕了半个大圈子，然后降落下来，正好落在青蛙住的沼泽里。

“嘎，嘎！”一只鸭子说，“还得飞很远很远的旅程呢，先吃点东西吧。”

青蛙马上藏到水里。尽管它知道，鸭子们吃不下它这个又肥又大的蛤蟆，不过为了防备万一，它还是藏到树杈子下面的水里。但是经过一番考虑，它决定从水里探出它那暴眼突睛的脑袋，因为它很想知道鸭子们到底要飞往哪儿去。

“嘎，嘎！”另一只鸭子说，“天气眼看就要变冷了！‘快到南方去！快到南方去！’”

鸭子们都嘎嘎叫起来，表示同意。

“鸭女士，对不起，打扰了，你们要去的南方是什么样子？”青蛙壮着胆子问道。

鸭子们把青蛙团团围住。起初，它们打算把青蛙吃掉，但是转念一想，青蛙块头这么大，恐怕嗓子眼咽不下去。于是它们扇了扇翅膀，大声对青蛙说：

“南方可好啦！现在那儿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那儿有温暖舒适的沼泽，有好多美味可口的虫子！南方太好啦！”

鸭子们调门很高，差点把青蛙的耳朵震聋。青蛙好不容易才让它们安静下来，然后请一个见多识广的大鸭子告诉它南方到底怎么样。那只鸭子把南方的各种情况对它描绘了一番，它高兴极了。不过，它还是有点不放心，为了把情况弄得更清楚一些，它又提了一些问题：

“那儿蚊子多吗？”

“噢，多得一团一团的！”鸭子回答说。

“呱！”青蛙叫了一声，并回头看看有没有同伴听到它的叫声。因为要是同伴们听见它在秋天叫，它们会怪罪它的。可是它怎么能憋得住呢。“请你们把我带去吧！”它请求说。

“你这简直是异想天开！”鸭子说，“你没有翅膀，我们怎么带你呀？”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青蛙问道。

“快了，快了！”鸭子们大声回答，“嘎，嘎，嘎，嘎！这儿太冷了！”

快到南方去！快到南方去！”

“请让我考虑五分钟，”青蛙说，“我马上回家去仔细想一想，也许可以想出个好办法。”

青蛙又从刚才它爬上去的树杈子上跳到水里。为了避免外界干扰它的思考，它钻进水草丛里，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藏起来。过了五分钟，鸭子们已经做好了长途跋涉的一切准备，青蛙忽然从水里露出光润的小脸儿，脸上带着一种只有青蛙才具有的神情说：

“我想好啦！我有办法啦！你们找一根树枝，两位大姐各叼住一头，我攀在中间，你们飞，我当乘客。只是你们不要叫，我也不能嚷，如果能做到这两点，那就万无一失了。”

纵然青蛙身体轻巧，但要一声不叫把它带到三千俄里之外，也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由于青蛙的智慧深深感动了鸭子们，它们竟一致同意带它走。它们决定两只鸭子一班，每两小时换班一次。因为鸭子很多，青蛙只有一只，所以每只鸭子也轮不上几班。它们找了一根顺溜而结实的树枝，两只鸭子一个叼住一头，青蛙用嘴咬住树枝中间，一群鸭子扑棱一声飞向蓝天。鸭子们飞得不平稳，它们一个往这头拖，一个往那头拉，可怜的青蛙像一个纸扎的小丑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吓得它气都不敢出。它怕从树枝上掉下来，只得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咬住牙关。不过，它很快就习惯了，甚至还可以东张西望地观赏美景呢。田野、草原、河川、山岭在它脚下匆匆掠过，由于它吊在树枝上，很难看清楚。它往后看了看，又稍稍看了看前面，它总还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一些大自然的景色。它暗自高兴，并有点儿骄傲了。

“我的主意多妙啊，”它心里这么想。

一对鸭子带着青蛙在前面飞，别的鸭子跟在后面。它们一边叫着，一边夸奖着青蛙：

“咱们的青蛙小脑瓜可真灵，就是在我们鸭子中间也很难找得到这样机灵的家伙。”它们说。

青蛙禁不住鸭子们的夸奖，它想对它们表示感谢，但是它忽然想到，它一张嘴就会从可怕的高空掉下来，于是它咬了咬牙，决心忍住。就这样它在空中晃悠悠地旅行了整整一天。带它飞行的鸭子在空中换了好几回班，新换上来的鸭子都能灵活地叼住树枝。这是非常危险的。青蛙吓得好几次差点叫起来，幸好它还有几分胆量，而在这时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傍晚，鸭子们降落在一个沼泽里，当朝霞刚刚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它们又带着青蛙踏上新的征途。这一次青蛙为了能够尽情观赏路上的美景，变换了一下姿势，它倒挂在树枝上，头朝前，肚子朝后。鸭群在萧瑟的田野、枯黄的森林和堆满粮食垛的村庄上空飞过。它们可以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和连枷打黑麦的哗哗声。人们望着鸭群，发现里面有一个怪物，纷纷用手指点它。青蛙很希望飞得低一些，离地面近一些，以便显示显示自己的雄姿，听听人们对它如何议论。在最后一次休息时，它对鸭子们说：

“我们能不能不飞这么高？飞这么高我感到头晕，而且还怕摔下去，要是不小心我做了什么蠢事的话。”

善良的鸭子们同意了青蛙的意见，飞得低了些。在旅途的最后一天，它们飞得很低，连人们的谈话声都能听见。

“看呀，看呀，鸭子们带着一只青蛙！”一个村庄的孩子们大声喊道。

青蛙听见这些话，心里怦怦直跳。

“你们瞧，你们瞧，多怪呀！”另一个村庄的大人们喊着。

“他们知道吗，这个点子是我想出来的，而不是鸭子们啊？”青蛙心里嘀咕着。

“你们看，你们看，多稀奇呀！是谁想的这个绝招呀？”第三个村庄的人们也说。

这时，青蛙沉不住气了，忘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谨慎小心的戒律，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喊一声：

“是我！我！我！”

这一叫不要紧，青蛙从树枝上头朝下掉下来了。鸭子们嘎嘎乱叫，一只鸭子想趁可怜的青蛙没有落地的时候把它抓住，但是没有成功。青蛙四肢打着哆嗦，飞速向下落去。由于鸭子们飞得很快，它没有落在它叫喊时的地方，那是坚硬的大路，而是落在离那儿好远的一个地方。这对青蛙却是天大的侥幸，因为它噗通一声掉进了村边的一个烂泥塘。青蛙很快从水里钻出来，立刻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是我！是我想出这个点子的！”

但是它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住在池塘里的青蛙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溅落声吓得藏到水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它们从水里探出头来，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

青蛙给它们讲述了自己不平凡的历史：它是怎样想了一辈子，最后才发明了一个新颖奇特的驾驶鸭子旅行的方法：它有一群鸭子，它们都归它使唤，它想到什么地方，它们就带它到什么地方；它漫游了风景如画的南方，那里美极啦，既有温暖的沼泽，又有多得数不清的蚊子，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口的虫子等等。

最后它说：“我到你们这儿来，是为了看看你们生活得怎样，我要在你们这里逗留到明年春天，直到我的鸭子们回来，现在我给它们放假啦。”

可是，鸭子们再也没有回来。它们以为青蛙早已粉身碎骨，因而对它无限惋惜。

主意

米哈伊洛夫

一个农民在树林里挖了个陷坑，用枯树枝把坑盖起来，心想：也许会有什么野兽掉在里面。

一只狐狸从树林里跑过。它只顾朝上面看，扑通一声掉进了陷坑！

一只灰鹤飞过。它落到地上寻食吃，脚被枯树枝绊住了，它拼命想挣脱，却扑通一声掉进了陷坑！

狐狸发愁，灰鹤也发愁。它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怎样才能从坑里出去。

狐狸从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来回地跑，跑得坑里面尘土飞扬；灰鹤缩起一只脚，不动地方，一个劲儿啄面前的地，一个劲儿啄面前的地！

它们俩都在琢磨，怎样才能脱险。

狐狸跑一会儿，就说：

“我有一千个，一千个，一千个主意！”

灰鹤啄一会儿，就说：

“我有一个主意！”

它们说完，狐狸又开始跑，灰鹤又开始啄地。

狐狸想道：

“这只灰鹤太愚蠢了！它怎么总啄地呢？它竟不知道，地很厚，反正是啄不透的。”

它自己不停地在坑里转悠，说：

“我有一千个，一千个，一千个主意！”

灰鹤不停地啄面前的地，说：

“我有一个主意！”

农民走来瞧瞧，有没有什么野兽掉在陷坑里。

狐狸一听见脚步声，从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跑得更欢了，嘴里光说：

“我有一千个，一千个，一千个主意！”

灰鹤却一声也不吭了，也不啄地了。狐狸一瞧：灰鹤躺到地上，两条小腿一蹬，不喘气了。敢情吓死了，可怜的家伙！

农夫拿开枯树枝，看见坑里掉进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灰鹤：狐狸在坑里跑来跑去，灰鹤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哎呀，你呀！”农夫说，“该死的狐狸！你把这样一只鸟给咬死了！”

农夫抓住灰鹤的两条腿，把它从坑里拖上来，摸了摸，灰鹤身上还是热乎的，农夫骂狐狸骂得更凶了。

狐狸还是在坑里来回乱跑，不知道自己应该采用哪个主意——它有一千个，一千个，一千个主意！

“你等着瞧吧！”农夫说。“因为你把灰鹤咬死了，我非打折你的腰不可！”

农夫将灰鹤放在坑旁，去收拾狐狸。

他刚转过身子，灰鹤拍拍翅膀，高声叫道：“我有一个主意！”

然后飞得无影无踪了。

狐狸带着它那一千个，一千个，一千个主意，成了皮大衣上的一条领子。

狐狸和山羊

卡皮莎

一只狐狸在路上匆匆奔跑，两眼盯着几只乌鸦，跑着跑着，扑通跌进了一口井里。井里水不算多，淹倒淹不死它，可跳是跳不出来的。

狐狸闷闷地坐在井里十分难过。怎么办呢？

这时一只山羊也打这条路经过，它摇晃着脑袋，撅着胡子，不住地东张西望。

它闲着无事可做，便向井里望望。一看井里有只狐狸，它就开口问道：

“亲爱的狐狸大姐，你好哇。你在井底干什么呀？”

“我在这里休息呀。上面实在太热啦，这里又凉爽，又有清凉的井水，可以随意畅饮。”

山羊口干舌燥，早就想喝水啦。

“水好喝吗？”

“太可口啦，”狐狸回答。“来，跳下来，尝一尝。这地方足够坐下咱们两个。”

山羊傻头傻脑真地跳了下去。水被它搅浑，差点没把狐狸给砸死。

狐狸火冒三丈，破口大骂：

“瞧你这山羊胡，连跳都不知怎么个跳法，膨得我一身是脏。”

说着狐狸纵身跳到了山羊背上，又踩住山羊的双角，噌地跳出井去，——溜烟跑了。

山羊在井底呆呆地坐着。一直呆到天黑，不知道怎样才能爬出井去。

山羊的主人这时忽然想起了它，跑出去到处寻找。找呀找呀，费好大劲才把它找到。他拿来一条绳子，把山羊从井里给系上来了。

一块烫石头

盖达尔

村里有个孤老头，他身体很坏很坏，靠编篮子啊，缝毡靴啊，看守农庄果园不让孩子进去啊过日子。

很久以前，他从老远什么地方到这村里来，可大家一眼就看到，他吃够了苦。他瘸着腿，头发过早地白了，还有道弯弯的深疤打颊帮一直通过了嘴唇。这一来，就算是笑吧，他那张脸看上去也像是很悲伤，像是凶巴巴的。

有一回，一个叫小伊凡的孩子爬进农庄果园，想偷苹果吃。没想到，裤腿在围墙钉子上一挂，扑通一声落到下面带刺的醋栗丛里了，刺得他浑身是伤，哇哇大哭。好，这一下给看守人抓住了。还用说。老头儿满可以拿荨麻抽他，甚至拖他到学校去告状，可老头儿可怜小伊凡。小伊凡两只手都刺伤了，裤腿撕破了，一条破布片挂在屁股后面，像条羊尾巴，通红的脸颊上扑塔扑塔地淌着眼泪。

老头儿一声不响，把吓破了胆的小伊凡从园子门带出去，放他走了，没打他一下，甚至没有在背后说他一声。

小伊凡又羞又恼，溜进林子，走着走着迷了路，到了一个沼地那儿。他累坏了，看见青苔中间露出一块浅蓝色的石头，就往石头上一坐。可他马上哎哟一声跳得老高，因为他觉得就像坐在一只野蜂上面，野蜂打裤子后面那个窟窿狠狠地螫了他的屁股。

可回头一看，石头上根本没有野蜂。是石头烫得像煤块似的。石头平面上还露出些字，给泥糊住了。

没说的，这是块魔石头——小伊凡马上猜着了！他踢下一只鞋子，拿鞋后跟赶紧去擦掉石碑上的泥。

他于是读到这样的碑文：

谁把这块石头搬到山上打碎，
谁就能返老还童，从头活起。

碑文后面还有个图章，不是普普通通的圆图章，像村苏维埃盖的；也不是三角图章，像合作社发票上盖的。这图章要复杂得多，有两个十字，三条尾巴，一个圈圈加一竖，还有四个逗号。

小伊凡读了碑文，觉得很痛痛快。他才八岁。虚岁九岁。要是从头活起，他一年级就得再念一年，这他想都不敢想。

这块石头要是让他不用念学校里的功课，一下子就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那又另当别论了！

可大家有数，即使是神通广大的魔石头，也从来没有这种法力。

愁眉苦脸的小伊凡打果园经过，又看到了那老头儿，只见他正在咳嗽，老停下来喘气，手里提着桶石灰浆，肩膀上掂着把树皮丝刷子。

小伊凡这孩子本心挺好，他心里想：“瞧这个人，他本来可以随使用荨麻打我。可他可怜我，没有打。现在让我也可怜可怜他，叫他返老还童吧，这样他就不再咳嗽，不再瘸腿，呼吸也不再那么苦恼了。”

好心的小伊凡于是怀着一番好意，来到老头儿面前，开门见山，把事情

一五一十告诉了他。老头儿好好地谢过小伊凡，可是不肯离开职守上沼地去，因为世界上这种人还是有的，趁这个机会溜进果园，把水果偷得一个不剩。

老头儿叫小伊凡自己到沼地上去，把石头挖出来，搬到山上去。他待会上那儿，马上拿样什么把石头敲开。

老头不愿去搬石头，叫小伊凡很不高兴。

可他没有拒绝，他不想让老头儿生气。第二天早晨，小伊凡拿起厚麻袋，带了双粗麻布手套，为的不让手给石头烫伤，就上沼地去了。

小伊凡弄得浑身是泥，一塌糊涂，好不容易把石头从沼地里挖了出来，接着他就吐出舌头，在山脚的干草上一躺。

他心里说：“好吧！我把这块石头推到山上去，等会儿瘸腿老头儿来了，就敲碎石头，返老还童，从头活起啦。大伙儿都说他一辈子吃够了苦。他年纪大了，孤单单的，挨过打，遍体鳞伤，不用说，从来没得到过幸福。别人却得到过。”他小伊凡虽然小，这种幸福也得到过三次。一次是他上学要迟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司机用闪闪发亮的小汽车把他从农庄养马场一直送到了学校门口。一次是春天里，他赤手空拳在沟里捉到一条大梭鱼。还有一次是米特罗方叔叔带他进城过了一个快活的五一节。

小伊凡慷慨大方地拿定了主意：“好，就让这位不幸的老头儿过一下好日子吧。”

他想到这里，站起身子，耐心地把那块石头推到山上去。

太阳快下山了，老头儿才上山向小伊凡走过来。这时小伊凡已经精疲力竭，浑身发抖，蜷成一团，在烫石头旁边烘烤又脏又湿的衣服。

“老爷爷，你怎么不带锤子、斧子、铁棍啊？”小伊凡惊奇地叫起来，“难道你想用手把石头砸碎吗？”

“不，小伊凡，”老头儿回答说，“我不想用手把石头砸碎。我根本就不想砸碎它，因为我不想从头活起。”

老头儿说着，走到惊奇的小伊凡身边，摸摸他的头，小伊凡感到老头儿沉重的手掌在哆嗦。

老头儿对小伊凡说：“当然，你准以为我老了，瘸着腿，残废了，很不幸，其实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我这条腿是给一根木头卡嚓压断的，可那时候我们是在推倒围墙——唉，还没经验，笨手笨脚的——正在构筑街垒，举行起义，要推翻你只在画片上看到过的沙皇。

“我的牙给打落了，可那时候我们被投入了监狱，齐声歌唱革命歌曲。我的脸也在战斗中被马刀劈伤，可那时候最早的人民团队已经把白匪打败，并且把他们击溃了。

“我害了伤寒病、待在又矮又冷的板棚里，躺在干草上翻来覆去折腾，说着胡话。可有一件事比死更可怕，就是我听说我们的国家遭到包围，敌人的军队要战胜我们。然而，我在重新闪耀的太阳的第一道光芒中清醒过来，我知道了，敌人又被击溃，我们又进攻啦。

“我们这些幸福的人相互从一张病床向另一张病床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当时胆怯地幻想着，即使不在我们生前也在我们死后，我们的国家将变得像今天这样的强大。傻伊凡，这还不是幸福吗？！我为什么要另一次生命，要另一个青春时代呢？我曾经是过得很苦，可我过得光明正大！”

老头儿说到这里停下来，拿出烟斗来抽。

“对的，老爷爷！”小伊凡听了轻轻地说。“既然这样，这块石头本可以安安静静地躺在那个沼地上，我干吗费劲把它搬到山上来呢？”

老头儿说：“让它给大家看到，小伊凡，你看看以后会怎么样吧。”

许多年过去了，那块石头依然在那山上原封不动，没有砸碎。

不少人在它旁边经过，走过来把它看看，想了想，摇摇头，又走了。

我有一回也到过那山上，当时我正心中有病，情绪很坏。我想：“怎么样，让我把石头砸碎，从头活起吧！”

可是我站着站着，及时改变了主意。

我想，邻居们看见我返老还童就会说：“哈哈，瞧这小傻瓜！他显然没有把一辈子像样地过好，得不到自己的幸福，如今又想从头再来一次了。”

我捻了根烟卷，为了不浪费火柴，就着烫石头点着了。接着我沿着我自己的路，走了。

七 色 花

卡达耶夫

有一个小姑娘，名字叫做然妮娅。一天，她妈妈让她到店里去买圈形面包。然妮娅买了七个。她给爸爸买了两个放茴香的，给妈妈买了两个嵌罌粟籽儿的，给自己买了两个糖味儿的，给弟弟帕甫利克买了一个玫瑰色的小面包。然妮娅提上用麻线串好的七个圈形面包，往家里走。她走着，眼睛好奇地往街两边瞧着，一会儿站下来念念招牌上的字，一会儿站下来数数乌鸦。这时候，然妮娅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条陌生的狗，脚跟脚地走在她身后，把她手里提着的面包一个个给吃掉了，先是吃掉爸爸那两个放茴香的，接着吃掉妈妈那两个嵌罌粟籽儿的，接着又吃掉然妮娅两个糖味儿的。然妮娅忽然觉得手里提着的面包轻了许多。她赶忙扭回头去瞧。可已经晚了。麻线轻飘飘地摆晃着，狗把最后一个，就是帕甫利克那个玫瑰色的面包也吃掉了，正伸舌头舔嘴唇哩。

“啊呀，你这狗可真坏！”然妮娅大声叫起来，撒腿去追那条狗。然妮娅追呀追呀，狗没追上，自己倒迷了路。她四下里一瞧，发觉自己已经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房子倒很多，可不见有一幢是大的，都是些小房子。然妮娅心慌起来，不由得哇一声哭了。忽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老大娘。

“小姑娘，小姑娘，你哭什么呀？”

然妮娅把这以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老大娘。

老大娘很可怜小然妮娅，把她领进了自己的花园里，说：“你不用害怕，别哭，我来帮助你。要面包，我倒是没有，我也没有钱，不过我这小花园里有一朵花，叫‘七色花’你要做的事，它都能做到。我知道，你就是走路时爱站下来东张张西望望，可还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我把这朵七色花送给你，你要的一切，它都能给你。”

老大娘一边说着，一边从花坛上摘下一朵花来。这花的样子很像雏菊，非常好看。老大娘把花送给了小姑娘。这朵花展开七片透明的花瓣，各瓣颜色都不一样：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橙子色的，紫颜色的和天蓝色的。

“这朵小花儿，”老大娘说，“可不是平常的花哟。你不论想要什么，它都能给你做出来。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就摘下一小瓣儿来，抛向高处，同时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儿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说完这几句，你就接着说你要什么什么。它马上就会给你做出来的。”

然妮娅很有礼貌地向老大娘说了感谢的话，就走出了篱笆门。这时，她才想起来，她不认得回家的路哩，她想回到老大娘的小花园去，请求老大娘

把她送到附近的民警叔叔那儿去，但是连小花园和老大娘都不见影儿了。

怎么办呢？然妮娅打算按刚才的样子哭起来，连鼻子也像过去那样皱得像小手风琴似的，可忽然她又想起她这会已经有了一朵珍奇的小花了。

“嘿，我就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样一朵七色花！”

然妮娅嚓一下摘下一片黄的小花瓣，把它抛起来，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儿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捎上一串圈形面包，回到自己家里。”

没等然妮娅说完这句话，一眨眼工夫，她就回到自己家里了，手上的麻线提着七个圈形面包。

然妮娅把面包递给了妈妈，心里暗暗想着：“这花可真是一朵神奇的花，一定得把它插在最好看最好看的花瓶里！”

然妮娅是个很小的姑娘，所以她要拿她最喜欢的妈妈的花瓶，就只好爬上椅子，前倾着身子去够，才能够到那个放在书架顶上的花瓶。可是糟糕，偏偏在这个时候，窗外飞过几只乌鸦。然妮娅也像所有的小姑娘一样，立刻想弄清窗外飞过的到底是几只——七只还是八只？她张开嘴，扳着手指数起来，这时小花瓶掉在地板上，砰一声打成了一摊碎片。

“你又把什么给打了，好个毛手毛脚的小丫头！”妈妈的责骂声从厨房里传出来。“该不是我那个心爱的小花瓶给打了？”

“没有，没有，妈妈，我什么也没打碎。是你心里那么觉得吧！”然妮娅一边大声说，一边快快摘下一片红色小花瓣。把它抛向高处，嘴里轻轻地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儿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妈妈最心爱的小花瓶变成原来那样子，一点不破不碎！”

没等然妮娅说完，地板上的碎片自个儿又都相互拼拢到了一起，合成了一个好端端的花瓶，

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一瞧，她心爱的小花瓶不破也不碎，好端端地摆在原来的地方。妈妈为了她的花瓶不被打碎，还是伸出一个指头按了按然妮娅的头，打发她到院子里玩去了。

然妮娅来到院子里，看见男孩子们都在做游戏：坐在一块旧木板上，把一根棍子插到沙里。

“哎，让我也来跟你们一块儿玩吧！”

“想得倒好！你没看见我们这里是北极吗？我们不带女孩子到北极的。”

“这不就是一块木板儿么，这算什么北极呀？”

“这不是木板，是大冰块。走开，别碍我们的事。我们现在正喘不过气来呢。”

“那么是不让我参加罗？”

“不让。你走开吧！”

“用不到你们让我参加，没有你们，我照样到北极去。不过，我要去的北极不像你们这样是一块破板，是到实实在在的上极去。你们那个算什么北极，冒牌货！”

然妮娅走到一边。在门口，她拿出珍奇的七色花来，摘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抛向高处，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儿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这就要到北极去。”

没等然妮娅说完，突然不知从哪里呼一下刮来了一阵旋风，太阳不见了，变成了可怕的黑夜，她脚下的大地陀螺般转动起来。

然妮娅这时还穿着夏天的连衣裙哩，光着一双脚丫子，这下就独独她一个人到北极了，那里冷到零下一百度哩！

“哎唷，妈哎，我要冻死了！”然妮娅不禁大叫起来，她哇地哭开了，可眼泪一淌出来就结成了冰凌，一根根地挂在脸上，好像自来水龙头下的冰凌似的。

就在然妮娅冻得直喊爹叫娘的时候，从冰雪中连续钻出七头白熊，径直向小姑娘扑过来，一只只都凶巴巴的，一头比一头可怕：第一头是狂暴的，第二头是凶狠的，第三头像戴着顶帽子，第四头浑身脱光了毛，第五头全身的毛都勾卷着，第六头满身花斑，第七头个儿最大最大。

然妮娅顾不得害怕，连忙用冻得发僵的手拿出七色花来，摘下绿色的一瓣，向高处抛去，用她所能发出的最大声音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儿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马上回到我家院子里去！”

眨眼间，她又在自家院子里了，男孩子都朝她看着，笑话她。

“哎，你的北极在哪里？”

“我到北极去过了。”

“我们没看见。要不是骗人，你就拿出来我们见识见识！”

“你们瞧，我这儿还挂着冰凌哩。”

“你那不是冰凌，是冒牌货！怎么，你不承认吗？”

然妮娅生气了，拿定主意不再跟男孩子们罗嗦。她到另一个院子跟小姑娘玩儿去了。她一到小姑娘们玩的院子里，就看见她们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东西，有的有玩具小轿车，有的有小皮球，有的有跳绳，有的有三轮小自行车，有一个还有会叫会笑的大洋娃娃，头上还戴春草帽，脚上还穿着胶皮靴哩。然妮娅心里很难过。她对那抱大洋娃娃的小姑娘太羡慕了，羡慕得眼睛都像山羊那样发黄了。

“好吧，”她心里寻思着，“我这就叫你们看看，究竟谁的玩具多！”她掏出七色花，摘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抛向空中，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儿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世界上所有玩具都变成我的！”

然妮娅说这话的工夫，玩具忽然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向她涌来。

最先跑到的不用说是洋娃娃，她们眼睛眨得“巴次巴次”直响，不住声地哇啦哇啦扯着嗓门叫“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然妮娅高兴极了，但洋娃娃来得也太多了，一下堆满了整个院子、整个巷道以及两条街和半个广场，弄得人每走一步都要踩到洋娃娃。四周除了洋娃娃哇啦哇啦的叫闹声，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你们倒是想象想象，还有什么声音能压倒五百万个会扯着嗓门儿喊爹叫娘的洋娃娃吵闹声呢？这还没有完呢。这只不过是莫斯科一个城市的洋娃娃。而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基辅、利伏夫和其他苏联城市涌来的洋娃娃还没跑到呢，它们像千千万万只鸚鵡似的，在各条道路上哇哇叫着，边叫边往然妮娅这里赶，然妮娅心里有点慌了。可这才是开始呢。洋娃娃后头，还有许多的小皮球、小弹子、旋转木马、三轮自行车、拖拉机、汽车、坦克、小装甲车、大炮，咕碌碌、咕碌碌滚来。跳绳一条条，像扭来拐去的长蛇，直绊洋娃娃的脚，惹得性急的洋娃娃直着嗓门叫得更响。这是从地面涌来的，还有从空中涌来的呢，玩具飞机、玩具飞艇、玩具滑翔机，千千万万，呜呜、呜呜向然妮娅飞来。棉花做的小人撑开降落伞，从空中飘落，像郁金香花儿似的，有的挂到了电线上，有的挂到了树枝上。这么一来，城里什么车也不能开了。执勤的交通警都爬上了电灯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太多了，太多了！”然妮娅吓得直抱头，大叫道。“真是的！行啦，行啦！我根本玩不了这么多玩具呀，我是说着玩儿的呀。我怕……”

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玩具愈堆愈多，愈叠愈高。苏联的玩具来完了，美国的玩具开始到了。全城的玩具都堆得高上屋顶了。

然妮娅爬上梯子，玩具们也跟着她上了梯子。然妮娅到阳台上，玩具们也跟着她上了阳台，然妮娅到阁楼上，玩具们也跟着她到阁楼上。

然妮娅跳上了屋顶，快快地摘下一片蓝色的花瓣儿来，抛向空中，急急地说：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儿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所有的玩具，全部回到各自的玩具店里去！”

一下子，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

然妮娅看了看自己的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瓣了。

“就只剩这一小瓣了！那六瓣好像都浪费了，什么乐趣也没得到。不要紧吧。这第七瓣我就知道该怎么用了。”

她在街上走着，边走边想：

“我究竟要什么好呢？我给自己要四公斤‘小熊’牌的水果糖吧。不，最好要四公斤‘水晶’牌的水果糖。或者都不要……最好这么办：要上半公斤‘小熊’，半公斤‘水晶’，一百克花生糖，一百克核桃糖，还有，不管怎样，我也得给帕甫利克要上一个玫瑰色的面包。可这样好吗，一吃都吃光了。不行，我得给自己要上一辆三轮自行车。不过这又干吗呢？我骑一骑，骑过怎么样呢？再说，弄不好会让那些淘气男孩子给抢去呢。说不定还挨上一顿揍呢！不行！最好还是要上一张电影票，马戏票也行。两个地方反正都挺有趣就是了。要不，最好要一双新凉鞋吧？这也不比看一场马戏坏。不过，说实在的，要双新凉鞋就一定好吗？！可以要一样更好的东西。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千万别着忙。”

然妮娅正这样盘算着呢，忽然看见一个长得很清秀的男孩。他在门口的一条板凳上坐着，眼睛大大的，蓝蓝的，是一双闪着快乐的光彩却又很沉静的眼睛。小男孩看上去十分让人喜欢，那样子一眼就看得出他不是一个好打架、会抢东西的孩子，所以然妮娅想要跟他认识认识，同他交朋友。小姑娘一点不害怕地走到他跟前，离他很近很近，近得在男孩眼睛的瞳仁里都能非常清楚地看见自己搭在肩上的两条小辫子。

“小男孩，小男孩，你叫什么名字呀？”

“维加。你呢？”

“然妮娅。我们来捉迷藏好吗？”

“我不能。我的一条腿跛了。”

这时，然妮娅才看清他一只脚上穿的鞋跟通常的鞋两样，鞋底特别厚。

“太可惜了！”然妮娅说。“我很喜欢你，同你一道跑着玩，我准会很快活的。”

“我也喜欢你，同你一道跑着玩，我也准会很快活的。可是非常可惜，我不能和你一道跑着玩。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一辈子都不能玩了。”

“啊，小男孩，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然妮娅大声阻拦说，接着从口袋里取出她那珍奇的七色花。“你瞧这花！”

小姑娘说着，小心翼翼地摘下最后一片天蓝色的花瓣，拿它在眼睛上贴一下，然后松开小手指，接着用她那细甜细甜的嗓子唱起来，她的嗓音幸福得微微发颤：

“飞吧，飞吧，小花瓣，
从西飞到东，
从北飞到南，
飞着兜上一个圈，
兜完圈儿落到地，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维加的腿好好儿的！”

就在然妮娅说话的一瞬间，小男孩从板凳上跳了下来，同然妮娅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他跑得那样快，小姑娘怎么下劲追，也没能追上他。

艾 嘎

纳吉什金

有个纳奈族人，他有个闺女叫艾嘎。小姑娘长得很漂亮，没人不喜欢她。有人说，比她更漂亮的小姑娘四乡八里找不到了。

艾嘎觉得自己真不得了了。她一天到晚左看右看，看自己的脸蛋。渐渐地她只喜欢自己了，一会儿在擦洗得发亮的铜脸盆里照自己的脸，一会儿在水边欣赏自己的倒影。

艾嘎明显地变得懒惰了。

她没完没了地欣赏自己。

有一天，母亲对她说：

“艾嘎，打水去！”

女儿回答说：

“我会跌进水里去的。”

“你抓住小树，不就跌不倒了嘛。”母亲对她说。

“小树会断的！”艾嘎回答说。

“你抓住根结实的小树不就得了。”

“手会刚破的……”

于是母亲对她说：“你套上手套嘛。”“手套破了。”艾嘎嘴里说着，眼不离铜脸盆，直焦着自己漂亮无比的脸蛋。“你拿针补一补嘛。”“针会断的！”“拿根粗针嘛！”“会刺着手指的！”“套上皮手套嘛。”“皮手套也会戳破的！”这时，邻居的小姑娘对艾嘎的母亲说：“水我去打吧，大娘。”她去不一会儿就把水给打回来了。妈妈把面和好揉好，做成饼，放在火上烤。艾嘎看见烤饼，就大声说：“妈妈，给我饼吃！”“烫呢。手会烫坏的。”母亲说。“我戴上手套。”艾嘎说。“手套湿着呢。”“我到太阳下面晒晒。”“会晒翘起来的。”“我到揉皮机上揉揉。”“手会揉疼的。”母亲说。“你干吗要干活呢？一干活就不漂亮了。我还是把饼给那个舍得用手去打水的小姑娘吧。”母亲把饼子拿去，给了邻居小姑娘。艾嘎生气了。她出了家门，径直向河边走去。她到河边去看她的倒影去了。邻居的小姑娘吃着饼子。艾嘎从远处回头看邻居小姑娘吃饼子，她的脖子伸得长长的，这样，脖子越拉越长。艾嘎对那小姑娘说：

“给我一片饼吃。我太馋了！”

艾嘎恼火了。她的声音变沙哑了。她张开双臂舞动着，伸开双手，她恼得浑身发了白。她就这样乱舞着双臂，直到手臂变成了一对翅膀。

“我什么——什么也不——不要了！”她叫道。艾嘎在河岸一下没站稳，扑通一声跌进了水里，变成了一只鹅。

她边游边叫：

“啊，我多漂亮！呵——呵——呵！啊，我多漂亮！……”

就这样，人说的话她全忘光了。就她自个儿的名字没有忘，这为的是人家别把她给弄错了，她不住声地叫，让大家注意到，这河里游着的不是别个，是她艾嘎美人：

“艾嘎——嘎——嘎！艾——嘎——嘎——嘎！”

醉 兔

米哈尔科夫

不记得豪猪是庆祝命名日，还是庆祝生日，反正，兔子应邀到猪家赴宴了。

前来参加酒宴的，不是乡邻就是好友。友邻相聚，自然得一醉方休，于是边讲边笑边喝，酒像河水似地淌进了大伙的嘴里。兔子喝得烂醉如泥，连身子都起不来，更不必说开步走路回家了。

“维（回）家！”兔子含糊不清地说。

“你能找到家不？”豪猪关切地问道。“你还是歇一阵，睡一觉，等酒醒以后再走吧！你独自一个在森林里走会出事的。都说近来树林里有狮子出没！”

喝醉了酒的兔子，能听豪猪好心相劝吗？

“狮子算什么东西！”他嚷嚷道，“咱能去怕他！看我吃了他！他来送死，我倒正要找他好好算算老帐哩！我要扒他七层皮！让他没毛没皮滚回他非洲老家去！……”

他离开豪猪那闹哄哄的家，在树林间歪歪倒倒、跌跌撞撞摸黑走着，边走边不停地嘟哝着：

“比狮子厉害的家伙，我都把他给撕得粉碎了！”

醉兔罗嗦不休，把狮子给吵醒了。兔子一看大事不妙，赶忙往密林里逃窜，可狮子抬抬爪，就一把将他抓住了。

“唔，是你这个罗嗦鬼，吵吵嚷嚷把我给闹醒的吧！我看你是那尿灌多了，站好！”

兔子一吓，顿时醉意全消，不过他立刻想出了脱身的好主意。他结结巴巴地说：

“是——是我，您——您……咱们……您听我说，您高抬贵手吧！我是在朋友家多喝了几杯，唔——唔，是多喝了点。不过这都为您狮王祝福啊，祝您万寿无疆，还祝狮王后永远健康，并祝狮公子、狮公主洪福齐天！为了您一家我哪能不多喝几杯呀？！”

狮子一听兔子这番话，爪子立刻松了。这个爱吹牛的兔子就这样从狮子爪下逃得了一条命。

十二个月

马尔夏克

你知道一年有几个月吗？

十二个。

它们各是什么叫法呢？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一个月一完，下一个月马上就接上。还从来没发生过，比方说二月比一月先到，五月赶到四月前头去的事。

十二个月总是一个接一个到来，从来也没有两个月碰在一块的事。

然而人都说在多山的波希米亚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她曾一下子同时看见过十二个月。

这可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在波希米亚的一个山村里，住着一个妇人，她心肠狠毒，又非常小气。她家里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前妻留下的女儿。她喜欢自己的女儿，前妻的女儿呢，她一丁点儿也不喜欢。前妻的女儿不论做什么，妇人总觉得不称心，不顺眼。

她女儿整天整天歪在软绒绒的床上，吃的是甜饼，可前妻的女儿天一亮就起来干活，干到天黑，连坐下来歇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一会儿叫去提水，一会儿叫去到林子里捡柴禾，一会儿叫去洗被褥，一会儿叫去翻菜园。

她受尽冬天的寒冷，夏日的炎热；她知道春风的和煦，秋雨的连绵。就因为这样，有一天她终于同时看到了十二个月。

那是一个冬天。在一月里。积雪把门都堵了，只有铲开雪才能开门；树林里，大树半截儿埋在雪堆里，风刮得厉害的时候，连滑雪都不能。

村里人都躲在家里烤火。

就在这冷得另人难受的日子里，有一天，快傍晚时分，狠心肠的后娘把门开一条小小的缝，瞧了瞧外头狂卷的暴风雪，然后回到火炉旁，对前妻的女儿说：

“你到树林里去，采一朵迎春花来。明天是你妹妹的命名日了。”

小姑娘打量了一眼后娘的脸色：这时节让她到树林里是开玩笑还是当真？这会儿到树林里去太可怕了！寒冬季节哪有什么迎春花？不到三月，是哪里也找不到迎春花的呀。眼看她就要被永远埋在树林的积雪里，回不来了。

妹妹对她说：

“要是你回不来，没有一个人会为你哭泣的！去！采不到迎春花别回来。喏，给你篮子。”

小姑娘淌着眼泪，把破头巾裹裹紧，走出了家门。

寒风把雪吹进她的眼睛，把她的头巾往上掀起。她在雪地上走着，脚好不容易在积雪中拔出来。

四周越来越暗了。天空一团漆黑，没有哪怕是一颗小星星来瞧一眼大地。地上倒有些许微光。这是积雪的反光。

这就是树林。这里什么也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小姑娘在一棵倒地的

树上坐下。她想反正再走也是冻死。

突然，万万想不到在远处，在树林间，闪起了一星火光，那样子仿佛是落在枝叶丛中的一颗星星。

小姑娘站起来，向那一星火光走去。她在雪堆中艰难地挪动着脚步。她在被暴风雪刮倒的树堆上爬行。她心里寻思：“但愿这星火光不灭！”火光真的没有灭，而且越燃越亮了。小姑娘都已经能够闻到温热的火焰气息了，还听见了枯枝燃烧的“毕剥”声。

小姑娘又往前走一步，就来到林中空地上。她在这里一下看呆了。

林中空地如同阳光普照。空地中间燃着一堆篝火，火光直冲天空。篝火周围坐满了人：有的坐得离火近点，有的坐得离火远点。他们坐着，谈着心。

小姑娘望着他们，心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呀？猎人不太像，砍柴人更不像了：你瞧他们一个个穿得多漂亮——有的穿银，有的着金，有的披着绿天鹅绒。

她一个一个数去，一共十二个：三个老的，三个上些年纪的，三个年轻的，还有三个还是孩子呢。

年轻的就挨火焰坐着，老人离得远一点。

这时，忽然有一老人，那个儿最高、胡子最长、眉毛最浓的老人，向小姑娘站着的这边看了看。

小姑娘心慌了，她想转身跑掉，可已经晚了。老人大声问：

“你从哪儿来？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小姑娘把空篮子给他看了看，说：

“我得采一篮子迎春花。”

老人笑了。

“这是一月，你要采迎春花？你可真想得奇！”

“不是我想得奇，”小姑娘回话说，“是我的后娘让我到这里采迎春花，还说，空着篮子就别回家。”

这时，十二个人都朝她看了看，接着便商量起来。

小姑娘站着，听着，可他们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懂——好像不是人说话，而是树木在沙沙细语。

商量着，商量着，后来就听不见声音了。

高个儿老人又回过头来，问小姑娘：

“要是你硬是找不到迎春花，你怎么办呢？谁都知道，不到三月，人们是看不到迎春花的。”

“那我就在树林里等，”小姑娘说，“等到三月到来。在林子里冻死，也比不带迎春花回家好。”

说完这句伤心话，小姑娘哭了。

这时，突然十二个人中最年轻、最欢乐的小伙子站起来，他的一只肩上披着皮大衣。他走到老人跟前说：

“亲爱的一月哥，你把你的位子让我一会儿！”

老人瞧了瞧自己长长的胡须，说：

“就算是我可以让，但那也没有三月比二月儿先来的事呀。”

“也行，”这说话的是另一位老人，他的下巴上也有一把乱蓬蓬的胡须。“我让吧，我不会来争的！这个小姑娘我们大伙都熟识：一会儿在冰窟窿旁看见她来提水，一会儿看见她在林子里背着一捆柴走着……她是所有十二个

月的女儿。应当帮助她。”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一月说。

他用他的冰拐杖敲了敲地面，嘱咐寒冷别这么厉害。老人的话一完，森林就开始平静下来。树木不再冻得咯咯作响，飘下的满天雪花，棉絮似的，大朵大朵，挺轻柔。

“好了，现在轮到你了，老弟。”一月说完，把冰杖给了下一个弟弟，也就是胡须蓬乱的二月。

二月用冰杖敲了敲地面，捋了捋胡子，大声吼叫起来，让暴风猛烈地刮，把积雪都吹卷起来，他一吼叫，湿漉漉的狂风在树枝间喧嚣，雪花在空中旋舞，寒风带着积雪像一条条白蛇似的在地面蹿动。

二月把冰杖交给下一个弟弟，说：

“这会轮到你来了，三月弟弟。”

三月弟弟拿起冰杖在地面上敲呀，敲呀。

小姑娘眼睛定定地看着，看到三月弟弟的手杖已不再是哥哥递给他的那根冰杖，而是一根粗大的树枝，枝头上有许多嫩芽芽。

三月微笑着，他拉开他童音未变的嗓子，大声唱道：

小河啊，都淌起来哟，
小溪啊，都流起来哟，
蚂蚁，都爬出窝来哟，
冬天，已经过去了哟，
黑熊踩着枯枝，
喀嚓喀嚓走出来了。
鸟儿在林间歌唱了，
迎春花在林间开放了！

小姑娘高兴得直拍巴掌。那高高的雪堆都到哪里去了？那挂在枝桠上的冰凌子都在哪里？

现在她的脚下是春天柔软的绿草。四周都在滴水，都在流淌，都淙淙作响。树枝在吐芽舒青，黑色的果皮开裂处，绿叶纷纷从里头探出头来窥望世界。

小姑娘定睛看着，简直看不够。

“你怎么还站着不动？”三月对她说。“你倒是手脚麻利点，我们三兄弟总共只给你一个钟头时间。”

小姑娘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到密林里去找迎春花。可迎春花太多了，连看都看不过来！矮树下面，石头旁边，土墩上头，土墩下方——眼往哪里看，哪里就有迎春花。她采了满满一篮，还用围裙兜了满满一兜。然后，她又飞快地走到林间空地上，这里刚才还燃着篝火，篝火周围刚才还坐着十二个兄弟。

可现在这里没有篝火，也不见十二个兄弟……空地上明亮亮的，跟刚才完全不同。这不是太阳光，而是升到树林上空的一轮圆月。

小姑娘找不到她要感谢的人，心里感到遗憾。她就怀着这种惋惜的感情急急往家跑。

月亮一直随着她的身影飘移，伴着她回家。

小姑娘简直没有觉着她的脚在跑，就到了家门口——她刚一跨进家门，窗外又寒风卷着大雪，呼呼吼叫起来，送她回家的月亮也躲进了茫茫云层……

“怎么，”后娘和妹妹问她，“这就回来啦？迎春花呢？”

小姑娘什么话也没说，只把围裙里兜着的迎春花放在凳子上，并且把篮子搁在旁边。

后娘和妹妹一见，都失声惊叫起来：

“这些迎春花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小姑娘把她在森林里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全说了。她们两个听着，直摇头，——她们不信。很难相信眼前这凳子上摆着的一大堆迎春花，这么水灵灵的，这么蓝莹莹的，竟然都是真的。然而这些迎春花确实散发着三月的幽香。

后娘和自己的女儿两个你看我，我看你，看一阵，问道：

“那十二个月就只给你这花？”

“我没要其他的什么。”

“你好笨啊，真笨到家了！”妹妹说。“见到十二个月，这可真是太难得太难得了呀，你却除了花别的什么也没要！要换成我，我就知道该要些什么。向第一个月要苹果和甜梨，向第二个月要熟透的草莓，向第三个月要白生生的蘑菇，向第四个月要鲜黄瓜！”

“我的闺女，这才是聪明的姑娘呢！”后娘夸赞自己的女儿说。“寒冬季节，草莓和甜梨都是无价之宝。我们把它们拿去卖掉，该赚多少钱哪！可这个小傻瓜弄些迎春花就回来了！闺女，你加些衣服，穿暖和些，到林中空地上去一趟。虽说是他们有十二个，而你就自己一个，他们也不会糊弄你的。”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闺女回答说，她高高昂着头。看着天花板，双手插在袖筒里。

母亲在她身后大声叮咛说：

“带上袖筒，穿上皮大衣！”

可女儿没有听完妈妈的话，就已经走出大门，急急忙忙向树林跑去。

她踏着她姐姐的脚印，匆匆往森林里赶。“快，越快越好，”她心里想，“快到林中空地就好！”

树林越来越密，越来越暗了，积雪越来越厚，被暴风刮倒的树像墙壁似的横挡着她的去路。

“呵唷！”后娘的亲生女儿想，“我干吗到森林里来呢！这会儿要在家里热乎乎的床上躺着多安逸，可现在我可要被冻僵了！说不定会冻死在这里的！”

她正这么想着时，忽然发现远处有一星火光，就像落在树叶间的一颗小星星。

她径直向火星走去。走呀，走呀，她走到了林间空地上。空地中央有一大堆篝火在熊熊燃烧，围着篝火坐着十二个兄弟。他们坐着，轻声儿低语着。

后娘的女儿径直走到篝火边，不鞠躬行礼，不说一句恭敬的话，就自个儿到离火堆最近的地方烤起火来。

十二月兄弟都默不作声了。森林里一片哑然。接着一月忽然用冰杖敲了敲地面。

“你是什么人？”他探问道。“你从哪儿来？”

“从家里呀，”后娘的女儿回答说。“你们刚才给了我姐姐满满一篮子

迎春花。我就是顺着她的足迹找到这儿来的。”

“你的姐姐我们认识，”一月说，“你可从来还没见过呀。你跑到我们这儿来干吗？”

“让你们给我送东西呀，让六月送我满满一篮草莓，个儿顶大顶大的草莓；让七月给我新鲜黄瓜和白蘑菇；让八月给我苹果和甜梨；让九月给我熟透的胡桃；让十月呢……”

“慢着，”一月说，“夏天不会在春天之前来到，春天不会在冬天之前来到。到六月还早呢。现在在森林是我当家，我在这里要统管三十一天。”

“瞧你沉着—张脸！”后娘的女儿说。“我不是来找你的，你除了雪和霜还能有什么。我要找的是六月。”

一月眉心皱结，很不高兴。

“你是在冬季里找夏天啊！”他说。

他拂了一下他的宽袖，于是森林里的暴风顿时从地下猛卷到天上，遮蔽了树木和十二个月的林间空地，连篝火也被雪笼罩了，只听见旁边有火燃烧的声音，毕毕剥剥地炸响，和火焰上蹿的呼呼声。

后娘的女儿吓得要死。

“停！”一月大叫一声。“行啦！”

真叫人不敢相信！

顷刻间，暴风雪把她卷起来，她一下子什么也瞧不见了，连气都喘不过来。她被埋进了雪堆，积雪沉重地压在她身上。

后娘等着自己的女儿回来，不时到窗口望望，又跑到门口瞧瞧——不见她的身影，就是不见她的身影。后娘穿得暖暖和和的，动身到森林里去找。可是，在这样的密林中，在这样猛烈的暴风雪中，在这样的阴暗中，能找到什么人影呢！

她走呀找呀，找呀走呀，直到冻僵在树林里。

她们俩就这样留在树林里，一直等到夏天来到。

前妻的女儿长久地活在世上，她长大后嫁了丈夫，还生了孩子。

据说，她家的周围都是果园，而且那样的果园在世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她的果园里，花开得比人家的要早，红莓成熟得比人家的要早，苹果和梨都甜得比人家的要早。夏天，那里非常凉快，暴风雪一到这里就不再狂啸。

“这家女主人心肠好，十二个月同时在她家作客！”人们都这么说来着。谁知道是不是呢，也许正是那样吧。

青蛙公主

古时候，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当他们长大成人了，国王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

“我心爱的儿子们，趁着我尚未年老，我想给你们娶亲，想看到你们的孩子们，我的孙子们。”

三个儿子一齐回答父亲：

“好的，爸爸。不过您想给我们娶谁呢？”

“孩子们，这样吧，你们各取一枝箭，到空旷的田野去把箭射出，箭落之处，就是你们的命运所在。”

三个儿子向父亲深深一鞠躬，各取一枝箭，来到空旷的田野，拉紧弓，射出了箭。

大儿子的箭落到一个贵族的院子里。贵族的女儿拾起了这枝箭。二儿子的箭落到一个商人的院子里，商人的女儿捡起了这枝箭。

而小儿子伊万王子的箭却腾空而起，不知飞到哪儿去了。于是他就走呀，走呀，来到了一个沼泽旁。看见那儿蹲着一只青蛙，正托着他的那枝箭。伊万王子对它说：

“青蛙，青蛙，请把箭还给我吧！”

青蛙却回答他：

“娶我做妻子吧！”

“你说什么呀！我怎么能娶一只青蛙做妻子呢？”

“带我走吧，要知道这是你命中注定的。”

伊万王子忧愁起来，可又没有法子，他只好捧起青蛙带回家去了。国王举办了三个婚礼：给大儿子娶了贵族的女儿，给二儿子娶了商人的女儿，却给不幸的伊万王子娶了一只青蛙。

有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又叫到一起，对他们说：

“我想看看，谁的妻子针线活儿做得最好。让她们明天清早每人给我缝好一件衬衫。”

三个儿子都向父亲鞠了一躬，走了。

伊万王子回到家中坐下来，耷拉着脑袋。

“伊万王子，你干吗耷拉着脑袋？为什么闷闷不乐？”

“父亲让你明天清早前给他缝好一件衬衫。”

青蛙答道：

“别发愁，伊万王子。还是睡觉去吧。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伊万王子睡了。青蛙却蹦到台阶上，脱下青蛙皮，变成了美丽的瓦西丽萨·普列穆德拉娅。她是那样的美，就连童话里也没听说过。

瓦西丽萨拍了一下巴掌，叫道：

“奶娘们，保姆们，收拾吧，整装吧！请在天亮前给我缝好一件衬衫，要像我在父亲那儿看见的那件一模一样。”

早上，伊万王子醒来，青蛙又在地板上蹦来蹦去，而衬衫已经放在桌子上，用一块毛巾裹着。伊万王子很高兴，拿起衬衫就去父亲那儿了。这时，国王正在接受大儿子和二儿子的礼物。大儿子打开衬衫，国王接过来就说：

“这件衬衫只能在黑茅屋里穿。”

二儿子打开了衬衫，国王说：

“穿上这件衬衫只能去澡堂子喽。”

伊万王子打开了镶着金银饰物和绣着各种精致花纹的衬衫。国王一看就叫道：

“嘿，这件衬衫才是过节穿的呢。”

兄弟三人各自回家了。两个哥哥议论着：

“看来，咱们取笑伊万的老婆是不对的，她根本不是什么青蛙，好像是个妖精……”

国王又叫来三个儿子：

“明天天亮前，让你们的妻子每人给我烤一个面包。我想知道，谁最会做饭。”

伊万王子耷拉着脑袋回到家中。

青蛙问他：

“你又为啥闷闷不乐呀？”

他回答：

“要在天亮前给国王烤好一个面包。”

“别发愁。伊万王子，最好还是睡觉去吧。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起初妯娌俩还讥笑青蛙，现在却打发一个后宫的管事女仆去瞧瞧，看青蛙究竟是怎样烤面包的。

青蛙很机灵，这一着她早就料到了。她开始揉起面来。她把炉子从上面拆开一个洞，把整团发面直接倒进了洞里。后宫女仆赶紧跑回国王的两个大儿媳那里，禀报了她所看见的一切。这两个媳妇也学着青蛙的样子做起来。

这时，青蛙又蹦到台阶上，变成了瓦西丽萨。她拍了一下巴掌，说：

“奶娘们，保姆们，收拾吧，整装吧！请在天亮前给我烤好一个软软的大面包，要像我在父亲那儿吃过的那种面包一样。”

伊万王子清早醒来，桌上已放好一个面包，上面有几座带有城门的城堡，四周饰着各种精巧别致的花样，两侧是用刻花模子刻出的花纹。

伊万王子高兴极了，他用毛巾把面包裹好，送到父亲那里。这时，国王正在接受两个大儿子的面包。他俩的妻子按后宫老女仆说的那样做了，把发好的面团扔到炉子里，结果都烤糊了。国王接过大儿子的面包，看了一下，就让人拿到下房去了。接过二儿子的面包，也同样送到下房去了。

而当伊万王子把面包呈上时，国王却说：

“这才是过节时吃的面包哩。”

国王下令要三个儿子明天带着妻子一起到他这里参加宴会。

伊万王子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脑袋都快耷拉到肩膀下面了。青蛙在地板上蹦着：

“呱，呱，伊万王子呀，为啥又发愁？是不是又听到父亲说了不愉快的话呀？”

“青蛙呀，青蛙，我怎能不发愁！父亲要我明天带你去参加宴会，我怎能让你见人呀？”

青蛙答道：

“别发愁，伊万王子，你一个人先去赴宴，我随后就来。当你听到敲打声和雷鸣声时，别害怕。人们问你，你就说：‘这是我的小青蛙乘马车来了’。”

于是，伊万王子一个人先走了。两个哥哥带着妻子早已到达。她们穿着妖艳，装饰华丽，涂脂抹粉，黑发闪亮。她们在台阶上亭亭玉立，取笑着伊

万王子：

“你怎么没把老婆带来呀？哪怕把她裹在小手绢里带来也好呀。这样的美人儿你是在哪儿找来的呢？大概找遍了所有的沼泽吧。”

国王和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以及所有的客人都一齐入席了。桌子是柞木做的，台布上绣着美丽的花纹。突然，响声四起，雷声大作，整座宫殿都摇晃起来。客人们都吓呆了，从座位上跳起来。这时伊万王子却说：

“尊敬的客人们，别害怕！这是我的小青蛙乘马车来了。”

一辆六匹白马拉着的金色轿车飞驰而来，停在台阶前。从里面走出瓦西丽萨·普列穆德拉娅：她身穿蓝色连衣裙，衣上繁星闪烁，头顶上一轮明月悬耀，她是那样的美丽，想象不出，猜测不到，只有童话中才讲到。她挽起伊万王子的手。走到柞木桌旁，停在花纹美丽的桌布边。

客人们开始吃喝起来，十分快乐。瓦西丽萨喝了一口酒，把剩下的都倒入自己左手的衣袖里。她又吃了一些天鹅肉，把骨头扔到右手的衣袖里。

两个大王子的妻子看见了她的这一举动，也学着她的样子做了。

大家都酒醉饭饱，该轮到跳舞了。瓦西丽萨拉过伊万王子跳起来。她跳呀，跳呀，转呀，转呀——简直跳得太好了。她挥动了一下左边的衣袖，突然出现一个湖泊。她又挥动一下右边的衣袖，湖上游来一群白天鹅。国王和客人们大为惊讶。

两个大儿媳也开始跳起来，她们也挥动了一下衣袖，酒溅了客人一身；再挥动另一只衣袖，骨头四面飞去。有一块骨头正好落到国王的眼睛里。国王大怒，赶走了两个大儿媳。

这时，伊万王子却悄悄离去，跑回家中，在家里找到了青蛙皮，把它扔到炉子里，烧掉了。

瓦西丽萨回到家里，立刻寻找起来——但青蛙皮没有了。她在凳子上坐下，又痛苦，又懊丧，对伊万王子说道：

“唉，伊万王子呀，你都做了些什么呀？只要你再等待我三天，我就永远属于你的了。可现在，只好永别了。你到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在那极远的国度里，到那个长生不老的凶老头别斯梅尔内伊那里去找我吧……”

瓦西丽萨变我了一只灰色布谷鸟，从窗户飞走了。伊万王子伤心地哭呀，哭呀，朝四方拜了拜，往前走——找妻子瓦西丽萨·普列穆德拉娅去了。他走了也不知有多远，走了也不知有多长，靴子磨破了，长衫穿烂了，雨水从破帽子里流出来。这时，迎面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

“你好，善良的小伙子！你找什么呀？上哪儿去呀？”

伊万王子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老人。老人对他说：

“唉，伊万王子呀，你干吗把青蛙皮烧掉呢？不是你给她穿上的，就不该由你给她脱下啊。瓦西丽萨·普列穆德拉娅生来比你父亲机灵、聪慧，因此，她的父亲妒恨她，让她变三年青蛙。这下可好，没辙了。现在，我给你一个线团：它滚到哪儿，你就勇敢地跟着它到哪儿。”

伊万王子谢过老人，跟着线团走去。线团不停地滚着，他在后面紧紧跟着。在一片开阔地上碰见一只熊，伊万王子拔箭瞄准，想打死这只野兽。可是这时熊却用人话对他说：

“伊万王子，别打死我，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对你会有用的。”

伊万王子怜悯起熊来，没有射死它。又继续往前走。一看，在他头顶上飞过一只野鸭。他瞄准了，这时野鸭也用人话对他说：

“伊万王子，别打死我吧！我将来对你会有用的。”

他也怜悯野鸭，没有打死它。他再继续往前走，突然跑过一只兔子，伊万王子又想射死这只兔子，兔子也用人话对他说：

“伊万王子，别打死我吧！我对你会有用的。”

他可怜兔子，继续走了。他来到蓝色的海边，看见岸边沙子上躺着一只狗鱼。狗鱼呼吸困难，对他说：

“啊，伊万王子，可怜可怜我！请把我扔到蓝色的大海里去吧！”

他把狗鱼扔到蓝色的大海里，又继续沿着海边走。也不知走了多久，线团滚到一片森林旁，那里有一幢小房子，用鸡腿支撑着，在不停地打转转。王子喊道：

“小屋，小屋，请停住！照原样站住，像你母亲从前把你摆着的那样：背靠树林，脸对着我。”

小屋转向他，背靠树林，停住了。伊万王子走进去，他看见在炉台的第九块砖上躺着一个模样可怕的女妖：长着一条瘦骨嶙峋的长腿，有颗牙齿搭到隔板上，鼻子却伸进了天花板。

“善良的年轻人，为何大驾光临？”女妖问道，“是有事要办呢？还是有事要躲避呢？”

伊万却回答她道：

“喂，老家伙，你最好还是先给我弄点吃的喝的，让我好好洗个蒸汽浴，然后再问吧！”

女妖让他洗了个蒸汽浴，给他吃饱喝足了，让他躺在床上休息。伊万王子这时才告诉她，他是来找妻子瓦西丽萨·普列穆德拉娅的。

“啊，我知道，知道。”女妖对他说，“你妻子如今在凶老头卡谢·别斯梅尔内那里。要救她出来可难啊。卡谢不好对付，他的命根是系在一颗针尖上的，那颗针藏在一个鸭蛋里，蛋在一只母鸭肚子里，母鸭又呆在一只兔子的肚里，那只兔子却蹲在一个大石头箱子里，而石头箱子搁在高高橡树上。恶魔卡谢保护着这个箱子就像保护他自己的眼睛一样。”

伊万王子在女妖家里住了一宿。早上女妖朝那长着一棵高大橡树的地方指了指。伊万王子又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那里。一看，高大的橡树巍然耸立，树叶哗哗作响。果然，在树顶上有一个大石头箱子，要取下它来可真是太难啦。

突然，也不知从哪儿跑来一只熊，他把橡树连根拔起，箱子掉了下来，摔碎了。从箱子里蹦出一只兔子，拼命逃跑。这时，在它后面却有另一只兔子紧追不放，追上了它，把它撕得粉碎。从兔子肚中飞出一只母鸭，腾空而起，飞向天空。再一看，有一只野鸭猛然朝它扑去，刚撞了它一下，蛋就从母鸭肚中掉了出来，掉进了蓝色的大海……

伊万王子伤心地流起泪来，大海茫茫，哪儿去找这个蛋呀！……突然，向岸边游来一只狗鱼，它的嘴里叼着一个蛋，伊万王子立刻打碎蛋壳，取出针，并开始掰这颗针。就在他掰针尖的当儿，卡谢却在颤抖、挣扎、乱滚。但是不管他怎样挣扎折腾，针尖终于被伊万王子掰断了。卡谢死了。

伊万王子朝卡谢的白石头房子跑去。瓦西丽萨迎面向他跑来，甜蜜地亲吻了他的嘴唇。伊万王子和瓦西丽萨一同回到自己的家中，他们长久地过着幸福的生活，一直白头到老。

老爷和木匠

一个木匠用大车拉着一根粗粗的圆木，从树林中出来。一个地主乘着一辆三套马车，迎面疾驰而来。

“喂，庄稼汉，快躲开，让道！”

“不，老爷，你躲开吧！我拉着载满东西的大车哩！你的车是空的，该你让道。”

老爷没再对他多说，却对马车夫和仆人叫道。

“小伙子们，把这辆大车给我推到沟里去！再给我把这庄稼汉狠狠揍一顿，让他知道知道，怎么敢跟老爷顶嘴！”

仆人和马车夫不敢违抗命令，立刻跳下车，把大车推到沟里，并把农夫揍了一顿，然后坐上车，扬长而去，车后烟尘滚滚……

农夫使劲往上拉呀，拉呀，好歹总算把大车从沟里拉上来了。这时他暗自寻思起来：“行呀，老爷，这回可不能白饶了你！要让你记住：手艺人是不好欺侮的。”

他回到家中，卸下木头，拿了一把锯子和一把斧子到地主的庄园去了。

他故意经过地主的住处，吆喝道：

“谁要盖暖室啊？谁想修澡堂啊？”

这个地主最喜欢盖房。他听见吆喝声，立即把木匠叫进来：

“你盖堂屋能盖得很好吗？”

“怎么不能！离这儿不远有个林子，如果用那里的木料盖堂屋，冬天就连炉子也不用生了。保你暖暖和和的。”

老爷立刻吩咐：

“咱们这就去挑盖房用的木料吧！”

他们到了树林里。木匠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跟前，并用斧子背不时地敲打敲打，每敲一下，就把耳朵贴到树上听听。

“这棵树对咱们没有用……嗯，这棵正合适。”

老爷问：

“你怎么会知道哪棵树有用呢？你也教教我吧。”

木匠把他领到一棵又粗又壮的大树跟前，说：

“你搂住这棵树，用耳朵紧紧贴住。我来敲树，你听听，不过得贴得紧紧的。”

“可是我的手搂不住这棵树呀！”

“不要紧，让我来把你的手捆在树上。”

木匠把地主的双手捆在树上。折下一根白桦树枝，并用这根树枝回敬了地主老爷。木匠一边打，一边说：

“我也要揍你一顿！让你知道，农夫是不好欺侮的。”他打呀，打呀，打够了。撒下绑在树上的地主，自己走了。

到了第二天，才有人找到了地主，把他解下，运回家中。地主自从挨了这顿打后，就卧床不起，生起病来。

这时木匠又装扮成巫医，换了装，谁也认不出他来。他又来到庄园。

“谁想治病恢复健康啊？谁要治病恢复健康啊？”

地主听见了，把他叫来：

“老弟，给我治治吧！马惊了，我从马背上摔下来，至今不能站，不能

坐。”

“当然能治喽！你让人把浴室烧暖，可别让人进去，别上咱们这儿来。不然，毒眼看过就不灵了，医术就全完了，你的病会更重。”

浴室烧热了，木匠把地主领进去，闩上门，说：

“把衣服脱了，躺在长凳上，我给你抹上软膏，再用浴帚打打，你可得忍着点儿啊。”

“你最好是把我捆在凳子上，不然我会摔下来。”

木匠要的正是这招。他把地主捆在凳子上，紧了又紧，拿起皮带抽打起来，边打边训：

“不准你平白无故欺侮手艺人，不许你欺侮庄稼人！”

他把地主打够了，才回家去。

第二天，地主进城去，在市场上看见了木匠，问道：

“乡巴佬，告诉我。你就是昨天的那个人吧？”

木匠明知是怎么回事，却答道：

“绝对不是，我都四十六岁了，我怎么会是昨天的呢？”

灰孩子马秋沙

在某个朝代，有一个国家，土地平坦得像耙过的田地。大路旁边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伴，他们有一个儿子叫马秋沙。

小伙子仿佛是发酵的面团，不是一天天在长大，而是每小时每小时地长高起来。他的聪明才智，发展得尤其迅速，简直是突飞猛进。

在他将近十五岁时，他请求父母：

“放我走吧，我要去碰碰运气，寻找自己的幸福。”

父母虽然非常难过，但也没法子，只得给他烤一些干粮，然后互相告别。于是，马秋沙出门去了。

他走了不知有多久，也不知有多远，来到一个荒无人烟、暗无天日的森林里。而在这时，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来了。雨下得极大，还夹杂着雹子。马秋沙爬到一棵枝叶茂盛的橡树上，想避避暴风雨。在一个树杈上有一个鸟窝，里面几只小鸟正吱吱乱叫。它们冷极了，雹子正打着它们，大雨把它们浇湿了。马秋沙十分可怜小鸟，脱下自己身上的长衫，用衣服盖住鸟窝，自己也躲在下面。他还把自己准备路上吃的食物取出一些喂饱了这些小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暴风雨终于停息了。太阳露出来了。可是突然间，周围一切又黑下来，喧嚣声大起，飞下一只大鸟，它叫玛盖。它开始来啄马秋沙。这时小鸟们说话了：

“妈妈，你别碰这个人！是他用自己的长衫把我们盖住，还喂饱了我们，救了我们的命。”

“要是这样的话，”大鸟玛盖说，“善良的小伙子，请原谅我，我把你当成坏人了。由于你喂饱了我的孩子，又替它们遮避了暴风雨，我要好好报答你。橡树跟前埋了一个罐子，只要你把罐子里的水喝下三口，你就会看见，将会发生什么事。”

马秋沙滑到地上，从地底下挖出罐子，把里面的水整整喝了三口。这时大鸟玛盖问他：

“喂，怎么样？你感到身体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好像能把冲天的大柱埋在地里，抓住这根柱子，就能把大地翻转过来。”

“行了，现在你去吧！但是要记住：不要空口夸耀自己的力量，无论什么活儿都别躲着。假如发生了什么不幸，你就到老地方来找盛着神药水的罐子。”

这时周围的一切又黑了，因为大鸟展开双翅，飞向树林上空，飞走了。

马秋沙走出森林，在路上很快发现一座城市。刚走过岗亭，迎面来了国王的管家。

“喂，你这个乡巴佬！让开！”

马秋沙让开了。国王的管家停住马，对他说：

“小伙子，你是来找事的，还是来躲事的呀？要是来找事的，咱们一块儿走，我给你派个活儿——给宫里运水去。”

马秋沙当了王宫里的水夫。他从天亮到天黑，整天运水，可是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到处都住满了仆人。他在后院给自己找了个睡觉的地方：那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垃圾和炉灰，于是在宫里大伙儿都管他叫灰孩子马秋沙。

国王还没有结婚，一直在物色未婚妻：可是，不是这个性格不好，就是那个不漂亮。于是一直打着光棍。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消息：在很远的地方，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国王瓦赫拉梅有个力大无比的女儿，她是那样的美丽，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比她更美的了。

前往瓦赫拉梅国家去求婚的王子和国王，简直不计其数，但没有一个能够生还，全都死在那里了。

马秋沙的国王听到这个海外公主的消息后，心想：“假如我向这个公主求婚成功，所有的王子和国王都会羡慕我的。我的荣耀将传遍全世界，传遍各个城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的皇后更漂亮的了。”

于是他立即下令备船，他自己把所有的公爵和贵族召集到一起，问他们：“有没有人愿意陪我去遥远的地方，到遥远的国家向娜斯塔西娅·瓦赫拉梅耶芙娜求婚？”

这时，最有钱的大贵族躲到了中等贵族的后面，中等贵族又躲到小贵族后面，而小贵族却一声不吭。

第二天，国王又把贵族的儿子和有名望的商人召集到一起，问道：

“你们愿不愿意陪我去遥远的地方，到遥远的国家向娜斯塔西娅·瓦赫拉梅那芙娜求婚呢？”

这一回仍然是最有钱的躲到中等的财主后面，中等的躲到小贵族、小商人后面。小的呢，一声不吭。

第三天，国王把关厢住的人都叫到宫廷大院来了。国王走到红色的高台阶上说：

“孩子们，你们有谁愿意去遥远的地方，到遥远的国家替我向女勇士娜斯塔西娅求婚？”

这些人当中虽然有愿意去海外的，不过为数极少。正在这时，马秋沙运着水打这里经过。国王喊道：

“喂，灰孩子马秋沙，和我们一起到海外去向女勇士娜斯塔西娅求婚吧！”

马秋沙回答道：

“陛下，想去伐树，您还不是个儿，以后可别后悔啊。”

国王大怒：

“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你奴才的本分就是服从我。”

马秋沙二话没说，就跟着上船了。

不一会儿，其他志愿者也都来了。船立即启锚，离开了码头。

晴空万里，风和日暖。他们航行了一天又一天国王很满意，高兴地步上甲板，说：

“啊！多么美妙啊！要是有匹骏马让我骑上该多好呀！要是有张弓让我来射就好了！要是有把剑让我来舞就好了！要是有个美女让我亲吻该多好呀！”

马秋沙这时却对他说：

“陛下，弓是会有一张的，但却不是你的手能拉的；剑是会有一把的，但也不是让你舞的；会有一匹好马，但不是给你骑的；美女也会有的，但她却不属于你。”

这些话真是火上加油。国王下令将马秋沙的手脚戴上镣铐，捆到桅杆上。

“等我们回国举行完婚礼后，我就下令砍掉你的脑袋。”

又过了六个星期，船终于到达瓦赫拉梅的王国。船驶入港口。第二天，国王立即出发去瓦赫拉梅的王宫。

“陛下，我是一个荣耀国家的君主，为向娜斯塔西娅·瓦赫拉梅耶芙娜求婚这件大事而来。”

“唔，好啊。”瓦赫拉梅国王低声闷气地说，“我们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求婚者登门了，我们的娜斯塔西娅不免有点寂寞。不过，你可要注意：条约重于一切。我的女儿是个女勇士，如果你是勇士，力气比她大，那么你必须先完成三件事才能领公主去举行婚礼。假如完不成，对不起，你可别生气，那就是我的剑举起，你的头落地。现在休息去吧，明天一大早你把你的侍从们一起带来，那时我给你第一个任务：我的花园里有棵长了三百年的橡树。我将给你一把一百普特重的仙剑，如果你能用我这把剑一下砍断这棵橡树的话，我们就承认你是女婿了。”

求婚的国王愁眉苦脸地回到船上。

侍从们都来问他：

“国王陛下，为什么闷闷不乐？为什么低下了您勇敢的头？”

“孩子们，我怎能不发愁！瓦赫拉梅国王命我明天用一百普特重的剑把一棵世界上头号大橡树一剑砍断。唉，来这么远的地方真是徒劳无益哟！在近处找个未婚妻难道不比这里的强！咱们还是赶紧启锚，趁夜晚赶紧走吧。”

“不，”马秋沙说，“咱们不能像作贼似的夜里逃走，不能给自己丢脸。我还在海上就讲过：‘会有一把剑的，但不是你舞的。’现在果真像我说的这样了。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样吧，陛下，你先去睡觉吧。明天咱们到瓦赫拉梅那里后你说：‘这种剑是孩子们的玩意儿，就让我随便哪个仆人去玩玩吧，用不着我动手。’”

“好，马秋沙，假如你把我从困境中救出，我永世不会忘记你的好处！……喂，侍从们，快把马秋沙的镣铐解开，摘下铁链，给他斟上一大杯酒。”

他自己却洋洋得意地说：

“嗯，这个王国不错，瓦赫拉梅虽然不中我的意，但是叫他老丈人还是可以的。”

第二天，求婚的人到瓦赫拉梅国王那儿去了。那里已经聚了许多人。娜斯塔西娅也坐在阳台上。马秋沙一眼就看见了她，立刻心花怒放，仿佛夏日的骄阳温暖了他的全身。

他们被领到高大的橡树旁。那里有三个勇士抬着宝剑。

求婚的国王瞥了一眼剑，冷笑一声说：

“在我国，这类剑只是小孩子拿来玩玩取乐的。让我的随便哪一个仆人来玩玩吧！要我动手也太不像话了。”

马秋沙立刻走出来，一手接过剑。

“对，这可不是国王手中的玩意儿。”

他刚一挥剑，橡树立刻被劈成了许多碎片，而剑只剩下一个柄。

公主瞧了马秋沙一眼，脸上马上泛起红晕，宛如一朵罌粟花。

这时，求婚的国王胆子更大了：

“要不是到这儿来娶亲，我简直会认为舞这种孩子玩的剑是开玩笑。”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瓦赫拉梅国王连连说，“您已完成了第一项任务。明天咱们再瞧瞧，未来的女婿会不会射箭。我有一张三百普特重的弓，箭都是五普特重的。你必须用这张弓把我内弟别杰伊王国中古楼上的一个圆

罍粟头射下来。今天我派急使先去那里，明天晚上他们将返回来禀报，看你是否射中目标。”

求婚的国王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回到船上，惘然若失。

“说实话，我要是知道回家的路又会开船的话，我一刻也不呆在这里了，赶紧启锚吧！这儿没有咱们可干的了。国家既不可爱，媳妇也没有什么可羡慕之处。咱们走吧！”

“不行，陛下。”马秋沙说，“这样咱们太不光彩，偷偷溜走，这是耻辱。”

“那你打算怎么办？你不是听见了吗？瓦赫拉梅国王又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让他的弓和未婚妻一起见鬼去吧！”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弓是会有有的，但不是你的手能拉。’果然如此。你别砍树不量力呀。当时你不听我的，现在无处可躲了吧……不过，你也别为这张大力士弓发愁。明天咱们去了你就说：‘我看你们的这张大力士弓只不过是老太太解闷儿的玩意儿。如果我的仆人中有谁不嫌弃的话，可以让他试试。我来玩就没多大意思了。’”“啊，亲爱的马秋沙，莫非你能对付得了这张弓？”

“我总能想法对付它的。”

国王高兴起来：“快给全船每人一大杯葡萄酒，让我亲自给马秋少斟上两杯。”

他高兴得也大喝起来，喝得酩酊大醉：“啊！姑娘简直是太漂亮了！真是十全十美呀：个儿又高，又勇敢，又迷人。等我把她娶来，全世界再也不会比我的娜斯塔西娅更美的王后了。马秋沙，那时我一定赐给你一座城堡，连同四郊一起由你管辖。”

马秋沙听着他大夸海口，不觉暗自好笑。

天亮后，大伙儿出发去瓦赫拉梅王宫。宫中已挤得人山人海。在红色的高高台阶上坐着瓦赫拉梅国王和娜斯塔西娅公主，在他们下边的台阶上坐着公爵和贵族们。

九个勇士抬来弓，三个勇士拿来插着箭的箭壶。

瓦赫拉梅接见了求婚者，说：

“好，择定的女婿，开始吧！”

求婚的国王瞧了一眼弓，说：

“你们干吗嘲弄我呀！昨天拿一把孩子玩的剑，今天又拿来一张什么破弓——老太太解闷的玩意儿。这根本不是勇士射箭的弓。让我的仆人中随便哪个力气小的来射吧。我嘛，不屑一顾。马秋沙，你来吧，给大家解个闷儿。”

马秋沙拉紧了弦，瞄了瞄，射出了箭。弓鸣，箭啸，仿佛雷鸣电闪，唿地一下消失了。

“把这张弓捡走吧！这玩意儿不是我们国王使的。”

他把弓一下子扔到石头地上，弓立刻摔成无数碎块，向四面飞去。

娜斯塔西娅猛地举手鼓掌，失声惊叹。

人们喧哗起来：

“这真是好样的！这么棒的求婚者咱们这儿还从没见过哩。”

这时，求婚国王捋着胡须，慢条斯理地来回溜达着，傲慢地瞧着大家说：

“嗨，这张孩子玩的弓，不是什么怪物，一点儿也不稀奇！你们的国家虽然很快乐，可是却小得可怜。看来人民也不错，有礼貌，可是比起我们国

家的人民来就差了点儿。”

这时，瓦赫拉梅国王把所有的求婚人召进宫里说：

“各位求婚者，请进里面来，吃点儿东西，也许那时急使将从别林杰伊的王国返回来了。”

饭还没吃完，急使已骑马飞驰而来，禀报道：

“箭正中古楼，射掉了整个楼顶，没伤着人。”

瓦赫拉梅国王说：

“嗯，现在我看我们的娜斯塔西娅·瓦赫拉梅耶芙娜有了般配的郎君了：既会舞勇士剑，又擅长射击。感谢诸位，这使我的公主、我这老头、我国全体人民得到莫大安慰。亲爱的贵宾们，招待不周，请勿见怪。这不是结婚酒宴，而是小宴。婚礼酒宴将在以后正式举办。今天请先去休息吧。择定的女婿，你准备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我有一匹马，关在一间有十二道门、挂着十二把锁的马厩中。至今还没有能驯服它的骑手。凡骑过它的人，没有一人能免于死。得有个人去驯服这匹马，那时，新郎将骑着它去举行婚礼。”

求婚国王听完瓦赫拉梅的这番话后，马上不吭声了，并起身告辞：

“陛下，感谢您的款待，我们必须趁天黑前赶回船上。”

“休息去吧！休息去吧！养精蓄锐，明天还得制服这匹鬼东西哩！”瓦赫拉梅国王说道。

客人们来到港口，刚一离岸，求婚国王就说：

“孩子们，赶快走吧！必须尽快赶上船，好好荡桨！趁夜里离开这里。瓦赫拉梅嘴甜心狠：每天都要想出一个新招数。他居然想出要驯服一匹疯马！”

马秋沙却对他说：

“陛下，您还记得我对您说过的话吗？——‘会有一匹马的，不过它不是让您骑的。’果然又和我说的一样。不过，用不着躲避。明天您去说：‘马秋沙，骑上吧，试试这匹马，看它能不能驮得起大力士！’——等我骑过之后，你就可以放心地骑上去。”

“哎呀，它是那样野，要是摔死你怎么办呢？到那时我也免不了一死呀。”

“啥也别怕，我一定能驯服这匹马。”

“好，马秋沙·别别利诺伊，我将永世不忘你的报效。你过去只当了个水夫，现在我封你为元帅，赐你三座城堡，外加三座商业村。”

于是，他又在甲板上来回迈着方步，赫赫显威，高声嚷道：

“侍从们，怎么不吭气了？我赏你们每人三杯酒。”

他自己喝了一杯又一杯，海阔天空，大吹特吹：

“许多求婚者都来过瓦赫拉梅这里，但是谁也不曾受到像我所受到的这样尊敬。俗话说：‘有勇有胆者，事竟成也。’难怪娜斯塔西娅目不转睛地老盯着我。只要我愿意，瓦赫拉梅国王会乐意把整个国家都奉献给我的。”

这时他已喝得酩酊大醉，倒下就睡着了。

清晨，马秋沙起得格外地早，把脸洗得白白净净的，然后叫醒国王：

“陛下，起床吧！驯马的时候到了。”

他们急速来到王宫。

在红色台阶上坐着瓦赫拉梅国王和娜斯塔西娅公主，下面的台阶上是皇亲国戚。

“亲爱的客人们，请吧，我们已准备就绪。现在马立刻就牵来。”

二十四个大力士牵着马，不是用僵绳，而是用十二根粗粗的铁链拴着的。大力士一个个都累得筋疲力尽。

求婚的国王瞧了一下马，叫道：

“喂，马秋沙·别别利诺伊，你来试试，大力士能不能骑？”

马秋沙·别别利诺伊巧妙应付，一跃上马。二十四个大力士刚一跑开，马就腾空而起，蹦得比宫殿还高。勇敢的小伙子已经飞马出了宫门。他来到海边，把马放入流沙，而他自己用铁链不断猛抽马的两侧胯股，直打得皮开肉绽，露出骨头，直打得马乖乖跪下。

“怎么样，鬼东西，草包，还要反抗吗？”

马连连哀求道：

“啊，善良的好汉呀，别打了，别把我打成残废了！我再也不敢违抗你的意愿了。”

马秋沙拨转马头说：

“咱们回到王宫，我给你备上鞍，当年轻国王一骑上，你就把蹄子陷进地里；等他抽你一鞭子，你就立刻跪下，要跪得像驮着三百普特的东西一样，你要是敢再放肆，我就打死你，扔去喂乌鸦。”

“我全照你说的办。”

马秋沙·别别利诺伊返回王宫，求婚的国王问道：

“这匹马驮得起大力士吗？”

“我骑还凑合，你骑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好吧，快备鞍，让我亲自试试。”

给马备好了鞍。求婚的国王刚一跃上马鞍，马的蹄子就陷入地里。

“虽然不太有劲，我骑还凑合。”

他轻轻一扬鞭，马立刻跪了下去。瓦赫拉梅国王和娜斯塔西娅，以及公爵、贵族们都惊叹不已：

“这么大的力气，还没见过呢！”

年轻国王从马背上纵身跃下，说：

“马秋沙·别别利诺伊，不成，这类劣马不是大力士骑的，这种弩马只能去驮水，快牵走吧，别让它在我跟前，要不，我把它扔到野外喂喜鹊和乌鸦去。”

瓦赫拉梅国王让人牵马走了，并起身告辞。

这时求婚的国王立刻问道：

“喂，陛下，我们已完成了你所有的任务，这场戏该收场了吧。”

“我说的话决不反悔。”瓦赫拉梅国王答道。

于是，他命令女儿准备举行婚礼。

在宫廷里不是什么啤酒和葡萄酒的事——瓦赫拉梅国王的宫中样样齐全，应有尽有。

为婚礼准备了欢快的酒宴。

给年轻的国王和娜斯塔西娅·瓦赫拉梅耶芙娜举行了婚礼仪式，大摆筵席，尽情宴饮。

娜斯塔西娅坐在婚礼席上独自思量：“我要再试试我这个丈夫的力气。”

她轻轻握了一下他的手，刚用了一半力气，国王就受不住了，热血立即涌到脸上，眼珠直往上翻。公主想：“原来你是这么个‘有力气’的勇士！”

让你耍花招蒙骗了我这个姑娘，也蒙骗了我的父亲。”

她暂且不露声色，满满斟上一杯酒，敬道：

“国王陛下，我亲爱的丈夫，请喝吧。”

而心中却暗自思忖：“夫君，等着瞧吧，决不会白饶你搞的这场骗局。”

他们在这里尽情欢宴了两三天，年轻国王起身告辞：

“岳父大人，感谢您用面包和盐盛情款待，我们该回家了。”

他们把嫁妆搬上船，——告别，船启锚出海了。

也不知航行了多久。一天，国王来到甲板上，看见马秋沙像勇士一样熟睡，鼾声如雷。这时，国王想起了马秋沙说过的话：“会有一把剑的，但不是让你舞的；会有一张弓的，但不是你的手所能拉的；会有一匹好马，可也不是让你骑的；也会有一位美女，但她却不属于你。”他勃然大怒：

“奴才竟敢对国王如此说话，这哪儿听说过！”

突然，他心生毒计，拔出了剑，齐膝盖处砍断了正在鼾睡的仆人的双腿，并将他一把推入海中。

马秋沙双手托着自己的两只断腿游着，必须想方设法靠近岸边。

他游呀，游呀，也不知游了多久，游了多远。已经精疲力竭。就在这时，突然一个浪把他高高抛起，扔到岸上。

他歇了一会儿，想起了大鸟玛盖：“嗯，不能老躺在这儿，哪怕连滚带爬，也要找到埋藏仙水罐子的地方。”

忽然，他看见有一个人朝岸边走来，每走一步，踉跄一下，磕磕绊绊。马秋沙叫喊起来：

“你往哪儿走呀？难道你没瞧见前面是水吗？”

“是喽，是喽，我是瞎子，看不见路呀。”

“噢，那你朝我的声音走过来吧。”

“你是谁？在这儿干吗？”

“我在躺着，不能走，因为我的双腿齐膝盖给砍断了。”

瞎子走到他跟前说：

“如果你能看见，坐到我的背囊上来吧，我背着你，你给我指路。”

瞎子把马秋沙安顿在背囊上，让他坐好。

“我听老人们说过，有个地方有仙水，要是我和你能找到就好了！你可以用仙水装上腿，我可以用仙水抹好眼睛，重见光明。”

“我知道仙药水在哪儿。你背我走吧，我给你指路。”

他们走呀，走呀，不停地走着。故事讲起来快，事情做起来可不那么快。瞎子和断腿的人慢慢地往前挪动着。走累了，歇一会儿，吃点野果、蘑菇，有时还打点野味充饥，然后又上路了。

他们就这样走过了无数宽阔无际的田野，穿过了无数暗无天日的森林，爬过了许多苔藓丛生的沼泽，终于来到了马秋沙那次大雷雨天温暖过小鸟的地方。他们走到标有记号的大橡树跟前，瞎子从肩上解下背囊，马秋沙·别别利诺伊滚到树旁，迅速挖出一个铜罐子。他先用仙水给结拜兄弟抹了眼睛——瞎子立刻重见光明。他高兴得又哭又笑：

“善良的人啊，感谢你呀！永世都记住你的恩德。”

“现在你帮助我把腿接上吧。”

他们把腿照原样接好，喷了一遍仙水——脚长上了。

“这会儿好了，咱们俩都恢复了健康。”马秋沙说，“现在咱们该去打

听打听，在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国王对我的忠实效劳给予了慷慨的赏赐，在我睡着的时候，他把我的双腿齐膝盖砍断，并把我推到海里。必须见见他，如数报答他的全部恩典。”

他们每人又喝了一口仙水，一切疲劳顿时消散，感到力气倍增。

他们走出森林，眼前立刻出现一座城市。城外的草地上，有一大群牛在吃草。他们靠近时，马秋沙认出了放牛的人就是他从前的国王。马秋沙问他：

“现在是谁在统治着国家？”

“唉，好心的人哪！你们还不知道我的痛苦哇！从前这里是我的王国，我是国王，而现在却落到了放牛的地步。过去我很长时间未结婚，治理着这个国家。后来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国家，娶来瓦赫拉梅国王的大力士女儿娜斯塔西娅。当她发现我没有勇士的大力气之后，就命我来放牛，她自己却接任了国王，每天我把牛赶回家，她就骂我，恶狠狠地骂，不给我吃饱饭。”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会有一位美女的，但她却不属于你！’瞧，一切果然又像我说的一样。”

这时，放牛的国王认出了马秋沙·别别利诺伊，哭得比刚才更伤心了。

“唉！马特维尤什卡·别别利诺伊，帮帮我的忙吧！把我的国家还给我吧！我一定封你当一名大臣，赐给你拜把兄弟一个省长的职务。”

“哼，你真会甜言蜜语，慷慨许诺，可是一旦你的灾祸过去，你就忘了。你对我从前的忠实效劳是怎样奖赏的？本该杀死你，但我不想弄脏了手。快滚出这个国家吧！快滚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如果再在这儿露面，那就自食其果吧！”

放牛的国王听完这番话，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拔腿就跑，转眼间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马秋沙·别别利诺伊和结拜兄弟进了城，要求看守后宫的老大娘留他们住一宿。

老大娘目不转睛地看着马秋沙说：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小伙子！从前在宫中运水的是不是你呀？”

马秋沙承认道：

“是我，大娘。”

“哎呀，是你呀，亲爱的孩子，你可活着结结实实的回来了！这儿谣传说，好像你已经死了。新来的水夫谁也不肯给一勺水。你从前却总是给所有的穷人和残废人送水啊，要多少，给多少。这不，大伙儿可舍不得你啦，老想着你哩。”

后宫大娘忙活起来，给两个年轻人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烧热了浴室。

客人们美美地洗了个蒸汽浴，洗掉路上的尘土，倒下就睡着了。后宫大娘这时赶快跑到王宫报信去了。

“马秋沙·别别利诺伊回城里来了。”

这消息一下子便传到了内廷。一清早，女王叫来一个皮肤黝黑的姑娘，对她说：

“快去把马秋沙·别别利诺伊叫来。”

马秋沙来到宫中。娜斯塔西娅·瓦赫拉梅那英娜一看见他，立刻从高高的台阶上飞奔下来，抓住他白皙的双手：

“你不是我那个放牛的未婚夫，你才是向我求婚得到许诺的真正的未婚夫。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可恶的国王说，‘好像你在船上喝醉了，掉入海中。’我为你哭泣，想念你，我把那可恶的国王赶去放牛了。”

马秋沙·别别利诺伊告诉了她一切真情：国王怎样在他睡着时砍断他的双腿，又把他推入海里；他和结拜兄弟又怎样找到了仙水，等等。

“咱们再也不提这个放牛的了。现在他已逃得无影无踪，永远不敢再露面了。”

女王把马秋沙领到房中，桌上早已摆满丰盛的佳肴美酒。她敬客人道：

“吃吧，亲爱的朋友，我的心上人！”

马秋沙吃饱喝足了，起身告辞：

“我要暂时离开你，回去探望我的双亲。”

娜斯塔西娅吩咐套好一辆马车。

“你去吧，快把爸爸。妈妈接来，让他们和咱们一起过吧。”

马秋沙·别别利诺伊接来了双亲，立刻举行婚礼。摆宴欢饮，庆贺一番。

马秋沙·别别利诺伊接任了国王，结拜兄弟任命为大臣。他们积德行善，除恶消灾，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贪赃枉法的审判

从前，有两兄弟，一个是穷人，一个是富人。一次，穷兄弟没柴了，没有东西可生炉子，屋子里冷得要命。

他到树林里砍了一些柴，可又没有马拉。怎样把柴运回来呢？

“我去哥哥那里，求他借我一匹马。”

富哥哥冷冰冰地对他说：

“马你可以借去，只是得注意，别装太重的东西。以后可别再指望我了，别今天来借一点，明天又来借一点。往后你自己去乞讨去吧。”

穷人把马牵回家，忽然想起：

“哎呀，我可没有马轭呀！刚才没有借，这时去也没有用了，哥哥不会借的。”

他凑合着把装满柴的雪橇紧紧绑在哥哥的这匹马的尾巴上，就拉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雪橇绊在一个树墩上，穷弟弟没有看见，轻轻抽了马一鞭子。

这匹马的性子很烈，猛地往前一冲，结果把马尾巴拉断了。

富哥哥发现马尾巴没了，大吵大骂起来：

“你把马弄残废了！这回我可饶不了你！”

他去法院控告了穷弟弟。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哥儿俩被传讯去城里法庭。

他们走着走着，穷人想：“我从来没打过官司，但是听说过一句谚语：弱者别同强者斗，穷人别同富人上法院奏。法院定会判我罪的。”

他们正巧经过一座桥，桥上没有栏杆，穷弟弟滑了一下，从桥上摔了下去。这时，恰巧一个商人驾着雪橇从桥下面的冰上驶过，雪橇上拉着一个老头，这是那商人的父亲，要去找医生看病。

穷人正好摔到雪橇上，把老头砸死了。而他自己却安然无恙。

商人揪住穷人嚷嚷道：

“咱们上法院！”

于是去城里的就有了三个人：一个穷人，一个富人，一个商人。

穷人非常忧愁：“这样一来，准会判我的罪了。”

突然，他发现路上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他抓起石头，用一块破布包好，揣到怀里。心想：“多犯少犯，反正免不了查办。如果法官判得不符合我的心意的话，我就连法官一起打死算了。”

他们来到法院。这下子旧案又加上了新案。法官开庭审判问罪。

穷人眼盯着法官，从怀里掏出石头布包，低声对法官说：

“法官呀，你审判，不过请你先往这儿看！”

他这样一遍又一遍地说，一共说了三遍。法官终于看见了，他想：“这乡巴佬拿给我的莫非是金子？”

他再瞧了一眼——贿赂真不少：“即使是银子的话，那也够值钱的。”

于是他判决没有尾巴的马暂由穷弟弟照管，直到马尾巴长出来为止。

接着对商人说：

“此人撞死你的父亲，因此，让他也站到那座桥下面的冰上，你也从桥上跳到他身上，像他撞死你父亲那样，把他撞死。”

审判到此结束。

富哥哥说：

“那就算了，这样吧，你把没尾巴的马还我得了。”

“得了吧，哥哥！就照法官的判决办吧。我把你的马照管到长出尾巴来为止。”

富哥哥开始劝说他：

“你还我马，我给你三十卢布。”

“那好，拿钱来吧。”

富哥哥如数给他三十卢布，他们就此了结。

这时商人也开始央求：

“乡巴佬，你听着，我饶恕了你的罪过，反正我父亲也不会再活过来了。”

“不行，咱们还是去吧。既然法官已作出判决，那你还是从桥上跳到我身上来吧。”

“我也不打算要你的命，咱们和解吧。我给你一百个卢布。”商人恳求道。

穷人又从商人手中得到一百卢布。他刚想走，法官悄悄把他招呼到跟前，说：

“喂，你把答应给的东西拿来吧。”

穷人从怀中掏出布包，解开破布，把石头露给法官看：

“这就是我几次给你看的那东西，我对你说，‘法官，法官，由你判，不过请你先朝这里看。’如果你判了我的罪，我就要打死你。”

“哎哟，真幸运，”法官想，“幸亏我判得符合这个乡巴佬的心意，不然，我也没命了。”

穷人兴高采烈，哼着歌儿回家去了。

农夫和老爷同桌吃饭

在过节的一天，农舍墙根土台上坐着几个农夫。他们正在聊天，谈着个人的事情。一个村里的小铺老板走到他们跟前，自吹自擂地说，他这么啦，他那么啦，他还在地主老爷的上房里呆过。

最穷的那个农夫坐在那儿嘲笑：

“在老爷上房呆过，这有什么稀奇！我要是想去的话，我还会在老爷那里吃顿饭哩。”

“你能在老爷家吃饭——我死也不信！”有钱的小铺老板叫喊起来。

“我准能和老爷同桌吃饭！”

“不，你准吃不上饭！”

他们越争越激烈，穷农夫说：

“我打赌，我一定会吃上饭！你拿一匹黑马和一匹棕马跟我赌吧。要是我没同老爷一起吃成饭的话，我上你家白干三年活。”

小铺老板大喜：

“我打赌，就拿一匹黑马和一匹棕马打赌。我还饶给你一条小母牛，我当着见证人说。”

他们击掌为定，当着见证人的面就算定下来了。

穷人到地主老爷家去了，说：

“我想暗地里请教您：像我这顶帽子这样大的一块金子，可值多少钱？”

老爷什么话也没说，只拍了一下巴掌，叫道：“快端酒上来，我要和农夫一块儿喝酒。饭也端上来吧。请坐，请坐，别客气，喝吧，吃吧，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老爷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农夫吃了一顿饭。他浑身哆嗦，直想得到这块金子，忙说：

“农夫，快去，快把你的金块拿来，我给你一普待面粉，还给你半个卢布的钱。”

“可是，我啥金子也没有呀。我只是问问，像我这顶帽子这么大的金块值多少钱。”

老爷大怒：

“蠢货！滚蛋！”

“哎，我怎么会是蠢货！是你自己把我当成高贵的客人，招待我饱吃一顿。就因为这顿饭，小铺老板还得给我两匹马和一头小母牛哩！”

农夫高高兴兴地走了。

七岁的女孩

从前，有两兄弟，一个穷，一个富。两人都骑马而行，穷弟弟骑一匹母马，富哥哥骑一匹阉马。夜里他们都住宿在一家客店里。

半夜，穷弟弟的母马下了一匹小马驹。小马驹滑到了富哥哥的大车下面。第二天清早，富哥哥叫醒了穷弟弟：

“起来，老弟，昨天夜里我的大车下了一匹小马驹。”

弟弟一骨碌爬起来，说：

“大车怎么会下马驹呢？这明明是我的母马下的嘛。”

富哥哥嚷道：

“要是你的母马下的，那小马驹就会呆在母马身边。”

他们俩争吵一番后，便一同去打官司。富哥哥以重金贿赂了法官，而穷弟弟只能以理申辩。

这件事一直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

国王下令把兄弟俩召去，给他们出了四道谜：

“世界上什么东西力气最大、跑得最快？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肥？什么东西最软？什么最可爱？”

限他们三天猜出。

“第四天来回答。”

富哥哥想着，想着，忽然想起他的干亲家，便跑去向她请教。

干亲家请他在桌旁坐下，款待他一番。接着问他：

“好亲家，你为啥这样忧愁？”

“唉，国王出了四道谜让我猜，就只给三天期限。”

“是些什么谜呀？说给我听听。”

“亲家，你听着：第一道是世界上什么东西力气最大、跑得最快？”

“咳，这叫什么谜！我丈夫有一匹棕色马，没有比它跑得更快的了。只要轻轻抽一鞭子，连兔子它都能追上。”

“第二道谜是：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肥？”

“我们家的一头斑花阉猪，刚养过年就肥得站也站不起来了。”

“第三道谜是：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软？”

“人人都知道的事：羽绒褥子呗！没有再比它更软的东西了。”

“第四道谜是：世界上什么最可爱？”

“最可爱的就是小孙子伊万努什卡啦。”

“干亲家，谢谢你，你教给我许多知识。永生难忘啊。”

再说穷弟弟，伤心地哭了一阵，回到家里。迎接他的的是一个七岁的女儿，家中就只有这一个女儿。

“啊，爸爸，您为啥又叹气，又流泪呀？”

“我怎能不叹气！怎能不掉泪啊！国王出了四道谜要我猜，我这一辈子也猜不出来呀！”

“您说说，都是些什么谜。”

“女儿，是这样一些谜：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力气、跑得最快？什么东西最肥？什么最软？什么最可爱？”

“爸爸，您去告诉国王：最有力气、最快的是风；最肥的是土地，凡是长着的、活着的，都靠大地来养育；最软的是手，人无论躺在什么东西上，

都是用手枕着脑袋；世界上最可爱的莫过于梦了。”

兄弟俩——穷一富，都到了国王那里。国王听完他们的答案后，问穷弟弟道：

“是你自己猜出来的呢，还是谁教给你的？”

穷弟弟回答道：

“国王陛下，我有一个七岁的女儿，是她教给我的。”

“这样说来，你的女儿聪明过人喽。现在给她一根丝线，让她明天清早给我织出一条提花毛巾来。”

穷弟弟拿了丝线回到家中，愁眉不展，闷闷不乐。

“咱们倒霉了。”他对女儿说，“国王命令你用这根丝线织出一条提花毛巾来。”

“爸爸，别伤心。”七岁的女孩说。她从笤帚上抽出一根小枝条，交给父亲，嘱咐他：

“您去见国王，要他找一个工匠，用这根枝条造出一台织布机来，我好用它来织毛巾。”穷弟弟如实禀报了国王。国王又给了他一百五十个鸡蛋。

“交给你女儿，”国王说，“要她明天给我孵出一百五十只小鸡来。”

农夫回到家里，更加愁眉不展，越发郁郁寡欢。

“唉，女儿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别发愁，爸爸。”七岁的女孩答道。

她把鸡蛋全都烤熟了，贮存起来，留着午饭和晚饭时吃。同时，她打发父亲去国王那里。

“您去告诉国王，小鸡要吃一天之内长出来的黍子：就是在一天之内耕完地、播完种、收割好、脱完粒的黍子。别的饲料我们的小鸡一口也不肯啄。”

国王听完后说：

“看来，你的女儿真是聪明非凡。让她明天清早亲自来见我，既不准步行，也不能骑马；既不准光着身子，也不能穿着衣服；既不准带来礼物，也不能不带礼物。”

农夫想：“哼，这样刁的问题，我的女儿肯定解决不了啦。这下可真是耍吹台了。”

“别发愁，爸爸。”七岁的女儿对他说，“您去猎户那里替我买一只活兔子和一只活鹌鹑。”

父亲去了，给她买来一只兔子和一只鹌鹑。

第二天清晨，七岁的女孩脱下所有衣服，往身上套了一个网子，手上抱着鹌鹑，骑上兔子，进了王宫。

国王在王宫门口迎接她。她向国王深深一鞠躬。

“国王陛下，这是送给您的礼物。”当她把鹌鹑呈递给国王时，鹌鹑拍拍翅膀，飞走了。

“很好。”国王说，“凡是我对你的吩咐，你都做到了。现在你再告诉我，既然你父亲很穷，那么你们吃什么呢？”

“我父亲在干旱的河岸上捕鱼，鱼网不下到水中；我就用衣服把鱼兜着，然后把鱼煮成汤。”

“你说什么？蠢东西！鱼什么时候会在干旱的河岸上活着的呢？鱼是在水中游的嘛。”

“你聪明，那什么时候你见过大车生马驹的呢？大车哪会下马驹呢？明

明是母马生的嘛。”

国王只得判决把马驹还给穷弟弟。

山羊的葬礼

从前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婆。他们没儿没女；只有一只山羊，那就是他们的全部家畜！老头子什么手艺也不会，只会编些粗草鞋，——以此聊以养家 口！山羊跟惯了老头，不管他出门到哪儿，小山羊总爱跟着他。

有一次，老头到树林里去剥树皮，小山羊也跟了去。他们来到了树林：老头子剥他的树皮，小山羊在那里跑着啃草。啃着啃着，突然两只前蹄陷入了一堆松土里，它又翻腾又扒拉，结果扒出了一锅金子。老头子看到小山羊在那里扒拉，走过去一瞧，是一锅金子，他乐得发疯似的，扔掉手里的树皮，拣起金子就往家跑。他把这件事儿原原本本告诉了老婆。老婆子说：“哎，老头子，这是上天有眼，见我们长年劳累，受苦受难，赐给我们这些财宝，让我们欢度晚年。现在该过几天悠闲舒服的日子啦。”

“不，老婆子，”老头回答说：“找到这些金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福分，而是托山羊的洪福，从今往后我们对山羊应当比对自己还要疼爱。”从此，他们爱护山羊胜过他们自己。他们无微不至地照料山羊，同时也养胖了自己，小日子过得不能再好了！老头子把编草鞋的小手艺也快给忘了。日子过得舒舒坦坦——无忧无虑。

过了些时，山羊一病死去。老头子和老太婆商量怎样料理此事：“要是把山羊扔给狗吃，那我们在上帝和众人面前都难说得过去，因为我们的幸福全是托山羊的洪福才得来的。最好还是去找神甫，请他按照基督教的仪式给山羊举行葬礼，就像埋葬普通的死人一样。”老头准备一番，就去找神甫，见到神甫行了个礼说：“您好，神甫！”

“你好，亲爱的，有啥事呀？”

“神甫，我来是想劳劳您的大驾，我家出了件很不幸的事儿——山羊一病死去。我是来请您给它举行葬礼的。”

神甫一听完这番话，顿时火冒三丈，揪住老头的胡子在屋子里打起转来：“啊，你这个该死的东西，竟想起给一只臭山羊举行葬礼！”

“可您要知道，神甫，这只山羊是个地地道道的正教徒，它临死时遗赠给您二百卢布呢。”

“听着，你这个老混蛋，——我打你，不是因为你来请我给山羊举行葬礼，而是因为你没把山羊逝世这一噩耗及早报告于我，它可能已经去世很久了吧。”

神甫接过农夫的二百卢布，说：“好吧，快去找执事，对他说，让他准备一下，我们这就去举行葬礼。”老头子找到执事，请求说：“执事大人，请劳驾，到我家料理一件出殡的事！”

“你家谁死啦？”

“你不知道我那只山羊吗，是它死啦！”

执事一听，左右开弓刮起耳光。

“您且住手，执事大人，”老头子说，“你知道山羊是个货真价实的正教徒，它临死之时还给您遗赠了一百卢布作为出殡的费用呢。”

“哎呀，你这个老糊涂，”执事说，“你为什么不把山羊的光荣逝世早点告诉我；快去找祭司去，让他打钟给山羊送灵。”

老头子跑去找祭司，请求说：“请您去打钟给我的山羊送灵。”祭司大发雷霆，伸手就去揪老头的胡子。老头子喊道：“请您松手！您要知道山

羊是个正教徒，它临死之时给您遗赠五十个卢布作它的安葬费呢。”

“你怎么到现在还慢慢腾腾的，你该早点来对我说，早就应该打钟送灵啦！”祭司飞也似地跑上了钟楼，撞起所有的大钟。神甫和执事来到了老头的家里，开始举行葬礼，先将山羊入殓，然后抬到坟场，埋进了坟墓。

路人都窃窃私议起这种稀奇事儿，风声一直传到了主教大人的耳朵，说是神甫按照基督徒的仪式给山羊举行了葬礼。主教传老头和神甫，要对他们严加惩治：“你们怎么胆敢给一只山羊举行葬礼？啊，你们这些亵渎神明的坏蛋！”

“可您知道这只山羊，”老头说，“完全不同于别的山羊，它在临死之时给您阁下遗赠了一千卢布呢！”

“哎，你这个蠢老头，我不是因为你给山羊举行了葬礼才惩罚你的，我是因为你没有活着给山羊举行涂油仪式而惩罚你！……”他接过一千卢布，放老头和神甫各自归家了。

